



READERS

读者®

■ 狗带稻种 ■ 风流者张贤亮 ■ 乡愁是一个监视器 ■ 图书馆里的将军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1.77



微《读者》



读者读书会

2017·17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46期 九月上



卷首语



油画(比利时)雷尼·马格利特

八十八夜的茶摘

◎沈嘉柯

有一家日本公司，出品了500种颜色的铅笔，并且给每一种颜色都起了一个名字。

那些名字念起来，有一种诗朗诵的感觉：日本海的渔火、杨贵妃的梨花白、彗星的传说、故宫的夜、八十八夜的茶摘、朝露打湿的牧场、京都的屋檐瓦、长谷寺的牡丹……大部分名字我都能直接意会，只有八十八夜的茶摘，我不是很懂。当时不求甚解，也就跳过去了。

有一天我买抹茶，店里附带教顾客怎么区分抹茶和普通绿茶粉。仔细比较辨析了十几种产品，我这才知道，抹茶是要采取特定时期的绿茶来做的，并非把绿茶磨成粉就是抹茶。

在日本，立春之后的第八十八个夜里，茶农要抢收新茶。时间早了或迟了，茶叶就达不到最好的口感和色泽。茶树是有自己的生长规律的。

茶叶的色泽取决于叶绿素的含量，口感则取决于茶多酚、氨基酸和一些芳香酯类的含量。春天阳光温和，夏天阳光强烈，直接影响这些物质产生的比例。

八十八夜是色泽和口感达到最佳平衡的时间。这个时候的茶摘，可以制出鲜美碧绿、味道浓郁的绿茶，再研磨成抹茶粉。

这种真正的抹茶，以水冲开，绿得鲜明艳丽。那家日本公司对铅笔颜色的命名，如此细致精确而又充满诗意美感，令我叹服。

一个人的心用在哪里，是看得见的。哪怕短时间内看不到，年深月久，当我们的心智足够成熟，所知足够丰富，就会越来越能够感知美，觉察创作者深沉的用心。

(珠 珠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你配得上更好的人生》一书)

精品电子书第一时间发送到您的邮箱!

点击此处订阅邮件，剩下的交给我们!



个人成长电子书分享群：97172793

读者
2017·17

1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辑 李秀娟 孙烈举

高翔飞 南衡山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7年第17期

文苑

【卷首语】 1 / 八十八夜的茶摘 沈嘉柯

【文苑】 4 / 狗带稻种 李 娟

12 / 城里乡下 刘 平

40 / 图书馆里的将军 卡尔维诺

44 / 一个唐朝和尚的“深夜食堂” 任公子

66 / 爷爷的故事 韩辉光

69 / 黄昏跟着他一起进来 肖复兴

【书林一叶】 48 / 说书 韩少功

57 / 驴脑子里的事情 刘亮程

【诗 帖】 72 / 菩提树 威廉·缪勒

人物

【人 物】 18 / 风流者张贤亮 闫 红

【回 忆】 64 / 我们的英雄我们安葬 王树增

社会

【杂谈随感】 7 / 美人 唐 诺

10 / 星空 陈思和

22 / 长寿之乡不在深山 顾 怡

23 / 谁是你大叔 贝小戎

54 / 不要代表，只要表达 冯 仑

56 / 恐惧的意义 毕飞宇

【话 题】 62 / 傻瓜的箱子 假装在纽约

【社会之窗】 32 / 乡愁是一个监视器 荆 方

人生

【人世间】 20 / 女出租车司机 邓安庆

49 / 两张旧地图 余光中

【人生之旅】 6 / 决定命运的事情早已发生 邓建永

8 / 英雄面馆 和菜头

26 / 心的归巢 黎 戈

58 / 牧草样的生命 杜文娟

【两代之间】 14 / 家书里的爱与怕 海 欣

45 / 母亲的话 黄永武

生活

【心理人生】 29 / 电梯“关怀” 华明玥

【生活之友】 37 / “掀桌”砍价法 邱 晨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46期) 九月(上)

文明

- 【知识】 11 / 一千年意味着什么 袁志华
- 【家园】 35 / 血色的羽毛, 血色的湖 Ent
- 【在海外】 16 / 写给被拒学生的公开信 理查德·肖
24 / 不理财的日本人 刘新宇
- 【文化茶座】 28 / 李约瑟之问 禾 刀
36 / 时髦信号 岑 嵘
52 / 留美的与留日的 黄小凡
55 / 脏话 胡 晴
- 【历史一页】 46 / 集中营的幸存者 叶克飞

悦读

- 【言论】 17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50 / 小时候
- 【话与画】 30 / 作家的自画像

点滴

- 【意林】 61 / “历史”何以作“春秋” 余世存
61 / 够格 王鼎钧
61 / 重新开始 曹文学
61 / 实话 祁白水
61 / 衰落的征兆 江寒秋
61 / 骆驼与马 保罗·科埃略
- 【点滴】 9 / 卢德分子 王 闯
13 / 天井 熊培云
19 / 人力车夫 胡 适
27 / 父母的富有 陆 灏
34 / 芝麻事 马未都
43 / 读者的功能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43 / 我游历自己的第八大洲 费尔南多·佩索阿
43 / 有一片田野 鲁 米
63 / 微书摘
65 / 男孩和蛇 莱 辛

互动

- 【读书会】 70 / 何时我们能告别偏见 叶杨莉

艺术

- 【封面】 乘风 (摄影作品)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
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
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 读者读书会 ·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读书会,
开启美好阅读生活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 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8177627 转8122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 100050, 电话: 010-65978917, 传真: 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 《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 定期出版



狗带稻种

◎李娟



参加完外婆的葬礼，我在城里多待了几天。我妈则立刻赶回葵花地边。

她担心赛虎，它已经被关在蒙古包里好几天了。虽然留有足够的食物和水，但它胆儿小，从没离开过家人，也不曾独自待过这么长时间。还有大狗丑丑，因为又大又野，没法关起来，只好散养在外。这几天它得自己找吃的。还有鸡和兔子，也被关了好几天，得赶紧放出来透透气。

我回到家，看到一切已经重新稳稳当当、井井有条。没了外婆，生活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

一到家，我妈赶紧准备午餐。非常简单，就熬了一锅稀饭，炒了一大盆青菜。

菜煮了很久，还放了好多豆瓣酱。真是奇怪的做法。更奇怪的是，居然也很好吃。

吃着吃着，突然意识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觉得我妈做的饭好吃。

我记得小时候，有好几次，吃饭吃到一半就吐了。

对此，我妈的态度总是：“爱吃吃，不吃滚。”

幸亏有外婆。虽然外婆在养育孩子方面也粗枝大叶的，但在吃的方面从没委屈过我。一想起外婆，对土豆烧豆角、油渣饺子、圆子汤和莲藕炖排骨的记忆立刻从肠胃一路温暖到心窝。

我一口一口吃着眼下这一大盆用豆瓣酱煮的青菜叶。恍惚感到，外婆死后，她的一部分回到了我妈身上。

或者是外婆死了，我妈最坚硬的一部分也跟着死了。

吃完这顿简单的午饭，我妈开始和我商量今后的打算。

今年是种地的第二年，她已经算很有经验了，从地边生活到田间管理，都比去年省心许多。但今年的大环境更恶劣，旱情更严峻，鹅喉羚的侵害更甚。

她一共补种了四茬葵花，最后存活的只有十来亩，顶着稀稀拉拉的花盘扎在荒野最深处。她说：“所有人都说再往后就彻底没水了，这最后的十来亩可能也保不住了。”

幸亏今年种了两块地。

第一年承包的是一块两百亩的整地，遇到天灾，一毁俱毁。于是到了今年，鸡蛋分两个筐放。我妈守荒野中这块八十亩的，我叔叔守上游水库边那块一百多亩的。

那边紧靠水源，虽然租地费用极高，但总算有保障。而这边的投入虽低，却带有一定的赌博性质，基本是靠天吃





饭。

为什么宁可冒险也要赌一把？因为赌赢的太多，一夜暴富的太多。

第一年种地，隔壁那块五百亩土地的承包者是两个哈萨克小伙子。前几年他俩赶上风调雨顺，种地种成了大老板，还买了两人高的大马力拖拉机。后来，还被政府树立为牧民转型农业生产的典型，去北京开过劳模大会。

他俩非常年轻，乍然通过土地获得财富，便对这种方式深信不疑。之后无论遭遇多么惨重的损失，仍难以放弃。

我妈也一样。她总是信心满满，坚信别人能得到的她也有能力得到；别人失去的，她也不畏惧失去。

她的口头禅是：“我哪点不如人了？”

记得外婆很喜欢讲一个狗带稻种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大水淹没旧家园，幸存的人和动物涉过重重洪水，逃到陌生的大陆。这时人人一无所有，一切只能从头开始。

但是没有种子。滚滚波涛几乎卷走了一切。人们陷入绝望。

就在这时，有人在一条共同逃难至此的狗身上发现了仅有的一粒稻种——唯一的希望。原来狗是翘着尾巴游水的，这使得挂在尾巴尖上的一粒种子幸免于难。

于是，整个人类的命运通过这粒带着偶然性的种子重新延续下来。

外婆吃饭的时候，总爱用

筷子挑起米粒给赛虎看：“你看，这就是你带来的！”她还常常揪住赛虎的尾巴仔细观察：“别人都讲，狗的尾巴尖尖没遭水泡过，颜色不一样，你怎么一身都白？”

外婆痴迷于这个传说，给我们讲了无数遍。似乎她既为狗的创世功劳而感动，也为人类的幸运而感慨。

一条狗用一条露出水面的尾巴拯救了整个人类，说起来令人又心惊又心酸。我走在即将被放弃的最后一块葵花地中，回想与人类起源有关的种种苦难和壮丽的传说。然而眼下这颗星球，也许并不在意人类存亡与否。

外婆死了，如同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之中，一生寂静得如同从未在这世上存在过。但她仍圆满完成了她的使命，作为最基本的个体被赋予的最微小的使命——生儿育女，留给人们庞大而沉重的个人记忆、延绵千万年的生存经验以及口耳相传的古老寓言。

她穷尽一生，扯动世上最脆弱的一根缆绳。我看到亿万根这样的缆绳拖动沉重的大船，缓缓前行。

两条狗缓缓跟在我身后。野地空旷沉寂。四脚蛇随着我的到来四处闪避。

我蹲下身子抚摸赛虎。它的眼睛明亮清澈，倒映着整个宇宙的光辉。只有它还不知道外婆已经死去。只有它仍充满希望，继续等待。

我忍不住问它：“你带来的稻种在哪里？”

葵花地南面是起伏的沙

漠，北面是铺着黑色砾石的戈壁硬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个人。天上的云像河水一样流淌，黄昏时刻的空气如液体般明亮。一万遍置身于此，感官仍无丝毫磨损，孤独感完美无缺。此时此刻，是“自由自在”这一状态的巅峰时刻。

最后的十亩葵花开得稀稀拉拉，株秆细弱，于大风中摇摇晃晃。一朵朵花盘刚撑开，手掌心大小，如瓶中花一样娇柔浪漫。

然而我知道它们最终咄咄逼人的美丽，知道它们最终金光四射的盛况。

如果它们能继续活下去的话。

突然，狗开始狂吠，一大一小一同蹿起，向西方奔去。我看到日落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一个微渺的人影。

扭头看另一个方向，我看到正赤裸着上身拔草的我妈从容起身，不慌不忙向蒙古包走去。等她穿上衣服出来，那人的身影只变大了一点点。

我们刚立起的假人则站在第三个方向。当我们离开这里后，由它继续守卫这块被放弃的土地。

突然而至的激情涨满咽喉，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便大声呼唤赛虎和丑丑。喊啊，喊啊，像在呼唤普天之下所有一去不复返的事物，又像在大声地恳求，大声地应许。孤独而自由地站在那里，大声地证明自己此时此刻的微弱存在。

（若子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李晨图）

决定命运的事情早已发生

● 邓建永

我究竟是不是1977年冬季高考宁夏考生中作文最高分的获得者？40年来，这个传言一直存在，但无法证实。疑虑始终笼罩在我心中，迷雾重重。

但我能确定的是：1977年10月21日下午6点30分，我正坐在北京开往银川的169次列车上，广播中的头条新闻是“关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通知”。

那一刻，列车正盘旋在军都山连绵的群山中。

那年，我20岁，在宁夏贺兰山下大武口的工厂里当电工。

在接下来不到50天的时间里，我身处人生中最昏天黑地的日子——白天去工厂上班，夜里挑灯复习。直到1977年12月10日早晨，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

那年高考一共考4门，政治、语文、数学、史地。

我没上过高中，而且数学本来就很差，所以我把赌注全压在了语文和史地上。

这是有原因的。

就在4年前，我毫无准备地下乡了。

当时，我觉得我要做一个人生的决定：未来干什么？

在星空下思考了半天，我坚定地认为，未来我要当作家，或者记者。

之所以这样决绝，是因为

我从小喜欢看书，刚上小学就能饶有兴致地阅读《参考消息》。

在我身处的那个贫寒荒芜的少年时代，凡能找到的书我统统读过，甚至连《赤脚医生手册》也读得津津有味。当许多同学视作文为畏途时，我早就轻松越过。上初中时，我甚至不打草稿地用整整一个作文本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炉热心红》。

下乡的我因为确立了宏大目标，自然迸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干劲，玩命读书并假装玩命思考。我甚至一字不漏地抄录过吉林大学出版的《文艺学概论》。

我开始认真写起了小说，而且一口气就写了两万多字，

起名“麦场风波”。

多年以后，每当回想起那篇胡编乱造的东西我还会脸红。

但是，当时的我却有勇气把它寄给《宁夏文艺》。

几个月后，《宁夏文艺》编辑部居然给我寄来信函，邀请我参加“宁夏工农兵短篇小说作者学习班”。

尽管那篇小说越改越糟糕，但从知青岁月开始的写作训练却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

高考前，我们也热衷于猜题，比如，语文试卷中占分最多的作文会出啥题目？

我不大擅长写议论文，于是我就备战记叙文。

而“难忘的……”一定是





美人 ●唐 诺

为什么我们常驯服地、不假思索地认为，海伦就是整个欧洲历史上最美的人（顶多加上之一），就像我们总是讲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是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

为什么“历史上最美的人”这一头衔停止于历史中远远的某一时间点？很不公平的是，稍后以及我们眼前满街的美女再也没有角逐比试、取而代之的资格？

是的，十年特洛伊之战不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一场战争，海伦也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美人，从事实、逻辑乃至从概率来看，这全是不可能的。这里面，真正绝无仅有的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盲诗人荷马，是曾经有过的希腊人的世界及其全部梦想——让海伦赢取后冠的不是选美大会的品头论足和逐项评分——说真的，我们从不知道她的确切容貌、身材。真正获胜的是史诗，是文学。

所有这样的美人都要有她们的故事才行，故事远比容貌重要。而且，比方说中国四大美人，除了出塞、漫天大雪里回望的王昭君，其哀伤简缩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君王忽然发现自己保卫不了一生所见过最美丽、最不舍的东西；其他三人全伴随着某个强大王国的衰亡。这说起来是经济学了不是吗？最美丽的人也就是最昂贵的人，她的定价等同于一整座城市、一整



个国家，乃至于一个时代。从历史的基本正义来看，把这样巨大且复杂的覆亡，把君王的荒唐、官吏的腐败、战士的怯懦等等，全归结为某一名女性的不爱笑或不爱洗澡，这当然是污蔑，是典型的找替罪羊。这样的诡计不可能永远得逞，也必定而且必须在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过程中一一被纠正。因此，海伦这一级的美人是有历史生产期的，当她不必再承担那么大而且不实在的罪名时，她也就不再能或不需要美到那种地步了。

中国的绝世美人终止于《长恨歌》里的杨贵妃，往后文学自己洞穿、丢开了这一古老的诡计。之后的美丽女子的命运与大世界脱钩，她们的错误和悲伤无法再撼动整个世界，只能选择安居一隅，其影响力仅止于方圆三里五里之内，比如文艺青年林黛玉，或悍然深入情欲的潘金莲。

（九 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尽头》一书）

一个重点题型。

高考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语文。

那年西北的冬天特别干燥寒冷。

午后，当我走进考场时，对语文抱着必胜的信念。

卷子发下来了，果然是记叙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

我早已胸有成竹，选择了那个极其独特的历史时刻：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那天。

因为当时我刚好在天津，亲眼见证了人们在海河两岸敲锣打鼓上街欢庆的情景。

我疯狂地写，脸上全是汗，写着写着把棉袄脱了。我一直写，一直写，写得握笔的手都僵了，写到最后我哭了。

我只觉得教室里的光线逐渐暗淡，周围寂静无声。

等到我写完，抬起头来，

发现教室里只剩下我和监考的两个老师。

我没有检查，就直接交卷了。

1978年早春二月，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于是，漫卷诗书，一路东行，回到我出生的城市天津，成为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新生。

（如是摘自《博客天下》2017年第11期，李晓林图）



英雄面馆

◎ 和菜头

据说在所有城市的深处，都有一家通宵营业的小餐馆。老板面冷心热，烧得一手好菜，却抱着手沉默如谜，伫立于暗影一角。每到夜晚，这城市里所有不愿入眠、不想回家的人纷至沓来，在小餐馆里偶然相聚，用美食填满肠胃，用美酒熨平灵魂。食客来来去去，老板洞见悲欢离合、冷暖人生。这样的小餐馆，人们称之为“深夜食堂”。

对于我来说，我的那间深夜食堂就是英雄面馆。

英雄面馆不是它的真名。在昆明市中心东风东路和白塔路交会的十字路口东北角，人行天桥下，有一家国

营老字号振兴饭店。早点连着午饭，午饭跟着晚餐，晚餐之后是宵夜，宵夜结束后又是早点。周而复始，无休无止。每天晚上12点以前，它是所有人的振兴饭店；每天晚上12点以后，它是我们的英雄面馆。

在午夜以后的市中心人们的选择很多，但是，能有一角屋檐挡风遮雨的只有英雄面馆。每天晚上12点一过，上班的贼，下班的小姐，执勤的警察，夜店里散场的红男绿女，温书到半夜饿了的学生，夜班值班员，都在英雄面馆相遇，要一碗热腾腾的面。吃完面之后各自散去，该干什么的

接着干什么。

每夜，这城中各路英雄会聚于此，于是英雄面馆这个名字就取代振兴饭店，变成不眠一族的深夜食堂。

英雄面馆在午夜之后永远热热闹闹，听听各种人聊天的内容，看看他们各自的打扮，就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干什么的，接下来要去哪里。所有人都在观察其他人，但彼此又装作漠不关心。偶尔听得入耳，就拼桌聊天喝啤酒。言语不对付就跳出门外，在街心大打出手。警察就在边上吃面，夹着烟卷低头猛抽，等打完了好去拿人——巡逻车就停在街角。

别处不大可能有这样的景象，也很难找出第二家餐厅能够像英雄面馆这样为夜店、宾馆、酒吧、冷饮店、旅行社、卡拉OK、公安局甚至领事馆所包围的地方，自然也就少不了三教九流、龙蛇混杂的食客。早先是大家照顾英雄面馆的生意，等到它成为这座城市的“不眠之眼”以后，反倒成了所有人的寄托。无论夜色何等深沉，一想起英雄面馆，就会想起它在立交桥下永不打烊的店面，和大海碗里浮沉翻滚的碱水面。有时候只是那么想一下，在冬夜里都会觉得胃里一阵温暖充实，于是就止不住前往英雄面馆的脚步。

在英雄面馆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嘴脸。进了英雄面馆，大家就只有一个身份，做同一件事情。有人西装笔挺，也就有人短裤拖鞋；有人香风



扑面，也就有人汗臭逼人。无论什么人，面前总有一碗面。饿了的话，你可以把脸埋在碗里苦吃；若闲得慌，那你可以用筷子慢慢往外挑葱。最妙的是英雄面馆里永不冷场，从来都是人声鼎沸，人人滔滔不绝；但是你仔细看过去，却发现所有人都在自说自话，两群人之间少有交集，仿佛对方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是一群人在自家客厅聊天。吹牛的总是在吹牛，装深沉的也一直在装深沉。因为彼此没有寒暄的习惯，所以吹牛的要弄出最大的声响，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能听到。因为需要驱散心头的孤寂寒冷，装深沉的一言不发，却又不肯放下碗就此离去。于是，吃面竟然变成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别误会，英雄面馆也绝对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场所。坦白说，中国人大概根本不需要一个殷切热情的老板，彼此冷淡才是真正良好的人际关系。老板越是冷淡内向，食客才越能感觉到这面条味道之精妙，一身的精气神完全被锁住，丝毫没有外泄，完全倾注在面里。相反，所有热情殷切对于食客来说都是一种精神压力，感觉又回到了日常社交的恐惧之中，一定要说点什么，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行。人们要的不多，只是午夜的一碗面，只需要每次味道都不变，哪怕难吃也要做到每次都一样好吃就好。至于说这碗面后面有什么别样的意味，有什么异样的感触，食客可以自行“脑补”，店家切勿趋前主动加

料。稍微靠近一些，食客很容易跳起来转身就逃。

英雄面馆里有另外一种温情，只是难以感受得到。上夜班的人心情不会很好，上夜班还要看着别人吃饭心情更不可能好，所以，英雄面馆里的伙计有一种让人放心的不耐烦的表情。看到这种表情就让人觉得踏实，觉得店里的依然都是正常人。都不需要伙计说话，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就能读出背后的昆明话来：“憨腩，赶叠吃完勾逼（蠢货，赶快吃完了滚蛋）！”但是如果你去过三十次、五十次甚至一百次，情况就会慢慢变得不同了。奇迹会分三次到来。

第一次，突然在某个晚上，你站在收银台面前，还没有开口，对方已经帮你点好了你最喜欢吃的那种面，直接递给你牌子的同时，从你手中抽走钞票。整个过程自然流畅，双方都保持了可贵的沉默。第二次，你端了面找个空位坐下，伙计在一边收碗筷擦桌子，临到你身边，突然毫无征兆地开口对你说话：“昨天没见着你？”你条件反射一般抬头，脱口而出：“调休。”你还没反应过来，对话就已经结束，只留下一道忙忙碌碌的背影。第三次，你来得早了一点，和某位伙计打了个照面，对方明显是认出了你，竟然朝你点了点头，露出了微笑：“来了！”你第一次意识到伙计在微笑的时候，才发现店里有一半的伙计已经在冲你点头致意。这时候你算了一下，发现你这段时间几乎每晚都来英雄

面馆，有如打卡上班。

等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你就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英雄，在这座城市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英雄面馆。✿

（从容摘自微信公众号“槽边往事”，李小光图）



卢德分子

●王 闯

冯内古特在《没有国家的人》中，称自己是一个“卢德分子”（Luddite，仇视新奇发明的人）。

冯内古特的妻子在他出门前质问他，为什么不多买一些信封放在家里，非要去邮局。冯内古特没有回答他的妻子，而是用他的行动揭开了谜底。他喜欢偷看邮局的女员工，喜欢用舌头舔信封上的胶，喜欢看信件称重，喜欢把信件投进邮箱。他觉得，电子的世界里什么都不会发生。只有当一个人去与生活正面接触、碰撞或磨合，他的生活才会更加有趣。✿

（若子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4期，123RF供图）



“星空”两个字，在复旦大学的学生生活里也是有点被滥用了。曾经有过星空讲坛、星空沙龙等，现在又有了《星空志》。但这两个字让我想到了中文系的严锋老师。很多年以前——至少有20多年了，还是杨福家校长的时代，严锋作为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被学校派往挪威奥斯陆大学，跟随著名的汉学家何莫邪研究中国古籍输入电脑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用386电脑，既精通电脑又熟习国学的严锋老师就成了我们之中最前沿的学者。那时候青年教师也真的是阮囊羞涩，能够出一次国，经济上不无小补，因而这也是大家眼热的机会。但是，我们的严老师出国归来，既没有买“四大件”，也没有买时尚名牌，更没有买洋抽水马桶，却带回来一台世界顶级的望远镜——据说整个亚洲的购买者只有7个——严锋老师就成了第7个购买这种望远镜的亚洲人。

我曾经问他，你买这么高级的望远镜干什么？他回答说，为了看星空啊。原来他在南通家乡时就能够仰望星空识别星象。严锋老师是否用这台世界顶级的望远镜发现星空中有什么外星人，我不知道，严锋老师也没有说过。不过他后来超喜欢科幻小说，还与宋明炜一起把中国科幻炒得全世界都知道。看来他在望远镜里没有找到的奇妙幻想，已经在科幻小说里找到了。

严锋老师是复旦大学的骄傲。他还是中文系讲师的时

候，曾经被日本东京大学聘为副教授，担任了两年的教职，除了英语流利得让日本教授折服，他玩世界顶级游戏的本领大约也是举世无双。10多年前他被公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讲授“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的政治与艺术”和“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与社会”，在课堂上他能把天真活泼的美国大学生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严锋老师后来回忆说：“我们一起讨论一个话题，就像在快乐地滚一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远。3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这么亲密的师生关系，可以想见他做老师的成功。严锋老师自己的爱好似乎也没有耽误，据说他在美国迷恋音乐迷得天昏地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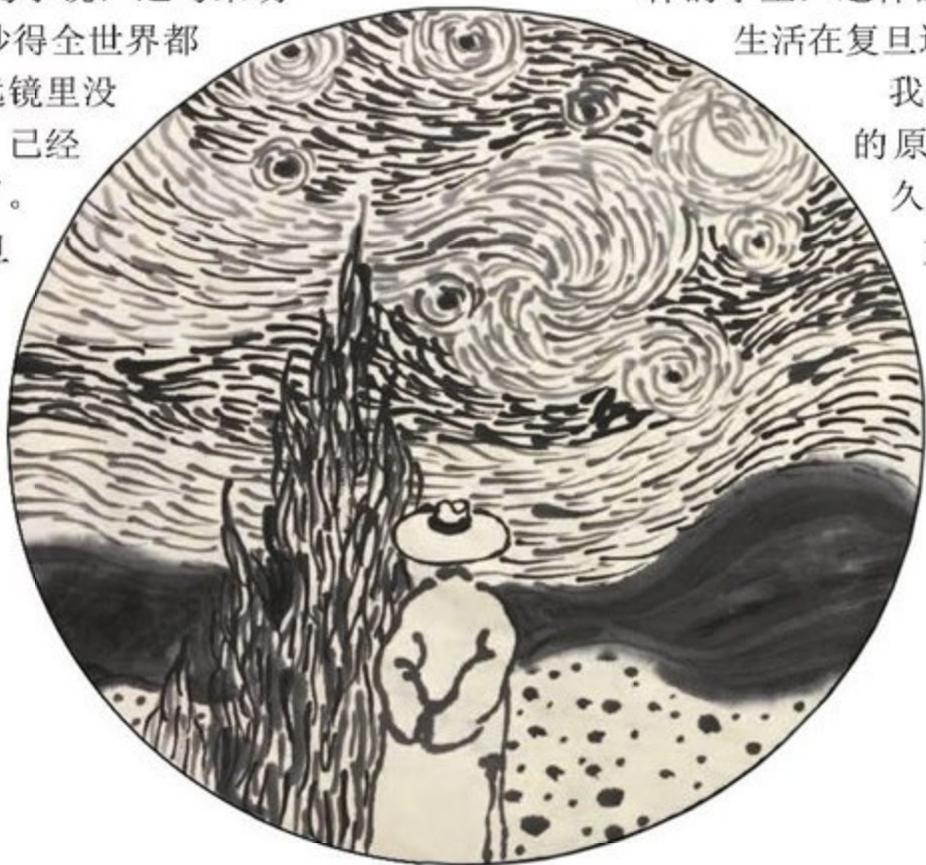
严锋老师到2012年——因为杨玉良校长推行代表作评审制度——才被学校评为教授。那时，他已经是快要知天命了。这当然不是因为他的水平不够，天马行空的严锋老师根本就不屑于斤斤计较自己发表了几篇论文，刊登在什么刊物，拿到了几个课题，又赚了多少钱，还有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梦寐以求的职称啊，级别啊，前途啊，名利啊，他一概不羡慕，更不会不择手段去谋取。当然他也不会怨天尤人，抱怨怀才不遇……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老师，大约也只能生活在复旦这样的校园里。

我今天想到要讲讲严锋的原因，是因为在前不久，我读到一篇远在澳大利亚孔子学院的严锋老师发出来的短文：“复旦的学生

星

空

●陈思和





一千年意味着什么

◎袁志华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1000年意味着什么？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事实上，就人类将近百年的生命来说，百年的跨度还是可以感受到的。今天的很多老人都经历过民国时期，对日本侵占家乡的历史仍记忆犹新。可是，1000年前的历史，对于我们短暂的人生来说过于遥远了，我们只能通过历史学家的记述来大

是真心的好。”复旦的学生为什么好？好在哪儿？这篇文章里都写了，我不重复。我只是注意到他使用了“真心”两个字，似乎不太确切，但我理解这是严锋老师的“真心”，这是一个老复旦学生对今天复旦的学生发出的真心赞美。一所学校是否优秀，在于其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优秀，这是唯一的标准。

在宇宙中，星球（在我们的眼里它们仿佛很小，所以昵称为星星）总是按照自己的轨迹

致了解。

1000年里，人类社会进行了怎样的改变？在中国，1000年前的1017年，正是北宋中期，国家安宁、四海升平、经济繁荣，当时北宋的GDP占全球GDP的一半以上。但时间不是静止的，在这1000年里，两宋很快灭亡，中国经历了元、明、清以及民国，经济水平从世界第一跌落到最低谷，然后又用几十年回到世界第二的位置。在欧洲，1000年前还是黑暗的中世纪，宗教战争、小冰期、黑死病的打击接踵而至，但欧洲很快通过文艺复兴、大航海、工业革命恢复过来，并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把殖民地扩张到全世界。但在这1000年的最后100年里，欧洲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以及核威慑的冷战，数次站在完全毁灭的悬崖边上，直到最近30年，才经由新技术革命的爆发进入信息社会。

回望这些人类历史，我们发现，1000年的沧桑巨变，真的足以让人类社会经历好几次生死轮回，让一个强盛的帝国成为一片废墟，让一个边陲小国跃升为全球霸主。

可是，对于自然界来说，1000年只不过是漫长地质史的短暂瞬间。在1000年里，自然风化形成10厘米厚的土壤，溶洞里的石笋长高了10厘米，珠穆朗玛峰升高了4米，大西洋中脊扩张了27米。在宇宙中，哈雷彗星绕太阳转了13圈，地轴进动移动了近20度，太阳光在比邻星之间能走118个来回，而1000光年外的星光刚刚抵达地球——看到它们的却不是和星光刚出发时同时代的人，而是几十代之后的人了。

（沁云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2017年第5期，小黑孩图）

运行。地球的环境太差，因为霾或者其他污染物，我们的眼睛经常看不见天空的星星，即便看见了，也觉得暗淡无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星星消失了，天空暗淡了。我们只能相信，星星是永恒的，星光也是永久的。不管我们的眼睛看得见看不见，都没有关系，我们的心里需要这样的信念。

（潘光贤摘自《文汇报》2017年6月28日，刘树勇图）



城里乡下

◎刘平

焉瓜两口子有一个梦想：在城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很多农民工都有这个梦想。他们这个梦想是两年前萌发的，那时他们已经攒了5万元。焉瓜就对老婆翠玉说：“我们都努力挣钱，争取过几年在城里买一套房子。”翠玉说：“嗯。努力。”

现在，他们有23万元了。

焉瓜在建筑工地开塔吊，每个月可以挣6000元钱。翠玉在制衣厂上班，每个月有3000多元收入。他们租住在套30多平方米房子里，狭小拥挤，但每个月租金要1000元。为了实现梦想，焉瓜和翠玉结婚4年还没有要孩子，他们打算在城里买了房子后再要孩子。他们都认为，只有在城里，孩子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每个月存5000元钱，雷打不动。焉瓜原来抽8元钱一盒的烟，3天两盒，后来翠玉说：“不想买房子，你想咋抽就咋抽。”焉瓜一咬牙，就把烟戒了。

焉瓜和翠玉开始往房产中介跑，买不起新房子，他们打算按揭一套二手房。家里老人一直在催他们要孩子，他们觉得该买房子了。

掐算着手里的钱，又想买面积稍微大一点的，焉瓜和翠玉心里很纠结。后来他们终于看中了桂苑小区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6楼，电梯房，房主是个姓李的老太太。小区附近有学校、超市，生活、娃娃读书都方便。可首付要32万。焉瓜嘴甜，说：“李

阿姨！再少点？”老太太摇摇头：“这个价，已经很低了。”

琢磨了半天，焉瓜和翠玉有了办法：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老家的房子带个小院子，5间青砖瓦房，篱笆墙上爬满牵牛花，院门口，有一棵大香椿树。每年春天，牵牛花开出白色小花，香椿发出嫩芽。老娘喜欢用香椿芽炒鸡蛋、煮苕菜，好吃。焉瓜和翠玉进城后，老房子就老娘一个人住。焉瓜和翠玉商量，卖了老房子，就把老娘接到城里住，以后有孩子了，也有人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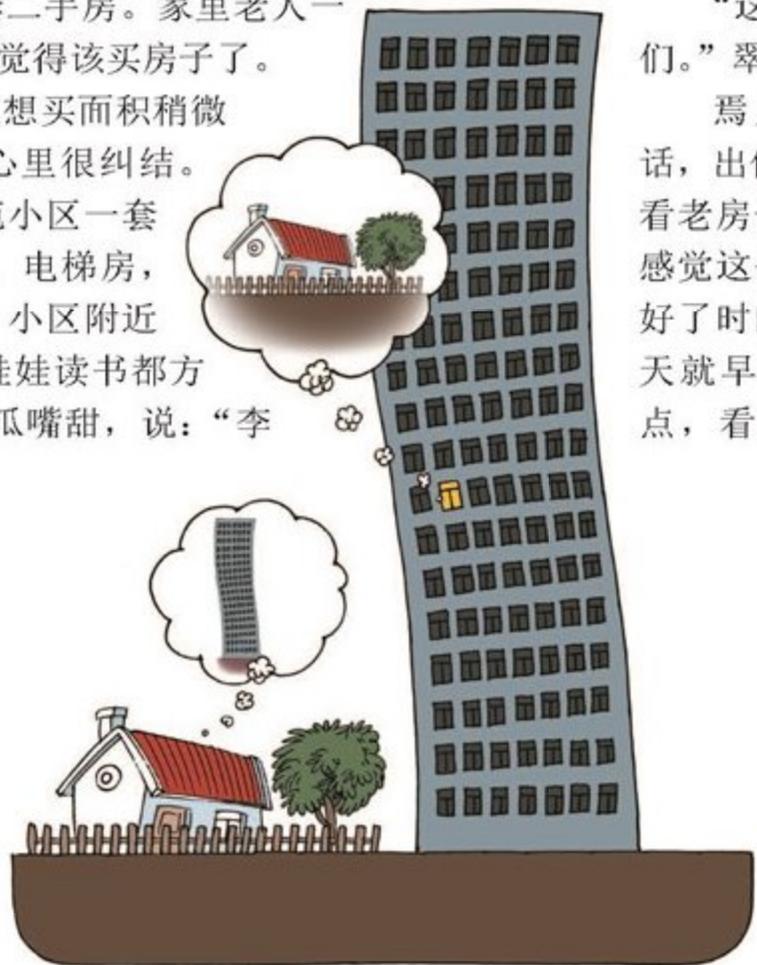
焉瓜回去和老娘商量，老娘心里有些舍不得，但还是顺了焉瓜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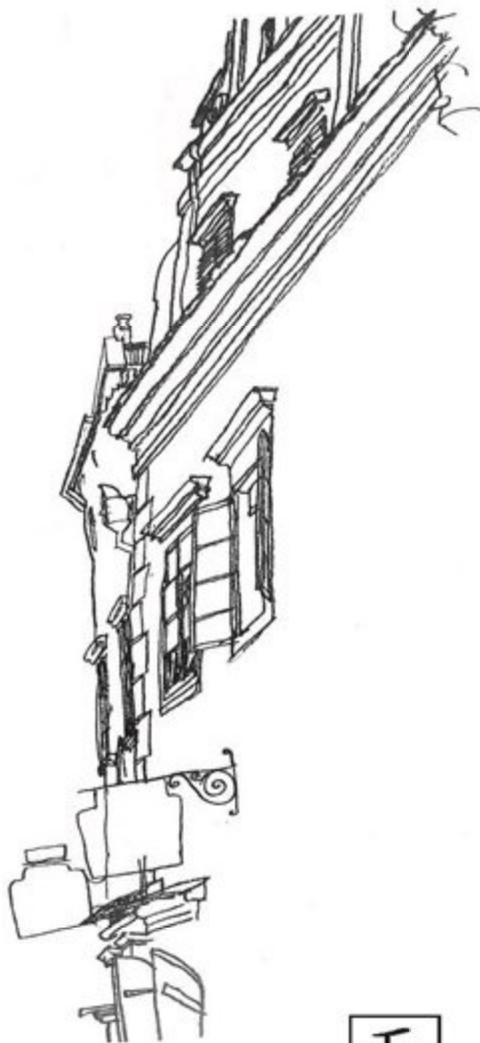
焉瓜用手机拍了一些小院子的照片发到网上，还专门拍了香椿树的照片。焉瓜把照片发到网上，标价15万。焉瓜想，13万也卖。

隔三差五就有人打电话联系，高的出价八九万，低的，出价6万。因为价钱不合适，都没成。焉瓜知道他们不是真心要买，那个小院子，怎么也值13万。

“这些人，巴不得白送给他们。”翠玉说。

焉瓜又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出价11万，还提出明天去看看老房子，再最后定价钱。焉瓜感觉这个人好像是真心要买，约好了时间，向工地请了假，第二天就早早回去等着了。上午10点，看房子的人来了，3个人，





天

井

● 熊培云

有一年回乡下，我开车带父母去邻县游玩。半路上遇到一个古村落，据说有一千多年历史，里面有不少老房子，我们就买票进去了。

踩着年深月久的麻石路，我在一间老宅子前停了下来。就在我走进，缓慢踏上木板楼梯时，我突然变得有些恍惚。

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幻觉里，我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前世。过了好久，我才明白这恍惚源自我童年的记忆。

小时候，我曾在大姑家住过一些日子。那是一栋有天井的老房子，陈旧的木色、雕花的窗子及房型，和我身处的这间房子几乎一模一样。

我曾经站在那间在乡下已经难得一见的屋子里，仰望天井外面湛蓝的天空，倾听落雨时雨水从天井的瓦沟檐角淅淅沥沥流入地上的水槽。待到雨停了，如果时间凑巧，几户人家的女人们还会坐在水槽边洗衣服，开我和另一个同龄小姑娘的玩笑。

那时候，我对发生在农村的苦难了解不多，更不清楚那些苦难有什么来龙去脉。后来知道那栋房子原本是一户地主家的，土改后分给了几户贫农，其中一户就是我的姑父家。

因为这场时代的变故，那个地主不仅失去了自家的房子，他的老婆也因为不堪受辱和无法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在山上找棵树上吊了。

我记不清最后见到那栋房子是在何年何月，只知道它在各位新主人盖了新屋后被拆除了。若干年后，姑父对我说：“当时以为这个破房子不值钱，拆完后各户平分了几根木棍和一堆砖头……现在知道它值钱，但是已经被败光了。”

进城以后，我一直想住回农村那种上接天下接地的房子。寻找一栋有天井的房子成了我的一个心结。在我之前，有的人实现了这个梦想，但他们的梦想很快破灭了。

（田龙华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追故乡的人》一书，〔奥地利〕埃贡·席勒图）

一对中年夫妻，还有一个，竟然是桂苑小区那个房主李老太太。

中年夫妻都喊李老太太“妈”。

他们对小院子很满意，特别喜欢院门口那棵香椿树。一番讨价还价，他们出价13万。

一个月后，焉瓜和翠玉就拿到了桂苑小区那套房子的产权证。他们离开那套狭小拥挤的出租房，带着老娘搬进了繁花似锦的桂苑小区。而乡下那个熟悉的小院子，也成了别人养老的地方。那天晚上焉瓜和翠玉都很高兴，他们心里都有一种新鲜的归属感。焉瓜抚摸着鲜

红的产权证，说：“我们是城里人啦？”

翠玉说：“当然是城里人啦！”老娘在厨房里做着好吃的。

焉瓜和翠玉也打算要孩子了。

偶尔，焉瓜会想起那个李老太太。他想，城里人咋会喜欢到乡下过日子呢？焉瓜喜欢城里的日子。

只是，焉瓜常常想起老家院门口那棵香椿树。

（潘光贤摘自《羊城晚报》2017年6月19日，喻梁图）



傅雷夫妇和傅聪

家书里的爱与怕

●海欣

《傅雷家书》的历史切片

在翻译界，人们对于傅雷的评价是：“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傅雷的家书远比其翻译成就有名得多。

对于长子傅聪而言，傅雷是一个严厉的父亲。那本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感动了无数父母的《傅雷家书》，是一个父亲对远在异国的儿子的谆谆教导，从音乐学习到如何恋爱，父亲几乎为儿子想到了所有。然而，近200封的书信，曾经是儿子傅聪心里长久的痛。

很长一段时间，傅聪没有再看《傅雷家书》，因为只要看到那些字句，他便会忍不住泪流满面，整整一天都激动不安。

“后来慢慢就好了，时间实在是可以治愈一切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清楚地记得他写给我的每一封信。有时，当我沉浸在音乐中的时候，某些灵光闪现的专注时刻，我似

乎能回到小时候的那种心境，仿佛父亲还在楼上的房间监听我练琴。”傅聪至今还能回忆起自己开始练琴不久时的情景。有时他嫌练习单调枯燥，便偷偷一边看小说一边机械地敲击琴键。父亲听见琴声不对，便蹑手蹑脚地下来看，经常吓得傅聪一身冷汗。

“但是现在，若是让我再说这本家书，那么父亲在1962年洋洋洒洒给我当时的夫人弥拉抄写菜谱，教她如何做核桃鸡丁和贵妃鸡的那封信，也许比和我多次讨论文学和音乐的信，更令我感慨。”

家书里的“成功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可谓数一数二的人物，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不过梁启超还有一个可以为今人称道的成就：其9个长大成人的子女均有才学，并在各领域成为翘楚，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均成为院士。

梁氏家书中并没有过多的说教，也没有传授所谓的“成功经验”（这是梁启超所刻意避免的）。我们可以读到的是一个父亲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信中既有国家兴亡，也有家庭琐事。时常被视为政治人物的梁启超在家书中展现了我们并不熟悉的一面——温情。

梁启超用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与政治家姚崇、宋璟作比较，告知梁思成应该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好好学习，并且引用曾文正的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在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如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



梁启超与梁思忠、梁思庄

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在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与梁启超的“成功学”典范相比，胡适的家书中则流露出一些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3个子女，女儿5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生活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孩子。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投入的精力少，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引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秀，品行要列最优秀，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10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让他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他接到学校发来的儿子“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8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了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不少坏习气。后来，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对传统观念与利益诉求的背离

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成长，请带上这封信》一书中，汇集了30位来自各领域的知名人士为孩子写下的家书。他们细数孩子成长中的酣畅与迷茫，期待孩子能“遵从内心，成为最好的自己”。

黄磊在信里写道：“幸福就是选择一种你们喜欢的方式活下去。”

黄磊看出女儿多多对练钢琴是不情愿的，他表示对于孩子学习某种艺术和体育方面的技能，他一向不支持也不反对，“我相信你们最需

要会的一定不是弹钢琴这件事。”

在黄磊看来，如果孩子一定要学会什么，首选诚实，“忠实于你们自己，忠诚于内心的简单与轻松，不去计较周遭和自己曾有过的怀疑与不满，诚实地接受自己的人生”。黄磊说，除此之外的都是雕虫小技，不会也罢。“相信爸爸，你们即使一事无成也不必难过，没有世俗认同的成就的人是多数，你们不必成为少数，平凡最好。”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信里对两个孩子直言，“养子防老”的传统观念是不道德的，“我们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安排，等年老后不用你们‘孝敬’回报，我们不会成为你们经济上的任何负担”。陈志武说，整个中国社会都会以是否孝顺来评判子女的好坏，“到了社会保障已很发达的今天，还要靠‘养子防老’，那就过于自私、过于对子女不公平了”。

陈志武告诉孩子，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以是否让自己幸福为标准，“我们对你们只有爱护，没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诉求。”

在家书中特立独行的父亲还有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

几年前，曹文轩的妻子去美国，儿子与他共同生活。不久，他发现，事情远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孩子关心的一切，都与学习无关，并且脾气暴躁，毫无克制。

面对孩子的叛逆，曹文轩陷入两难。终于有一天，曹文轩对孩子动粗了。后来，他偶遇一位心理学家。心理学家对曹文轩说：“不必焦虑，这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只不过他的逆反有点超出正常值。”他的建议是：“你只有哄着他长大。”曹文轩开始细心反思，他发现，“叛逆”的责任并不应该全由孩子承担。“教育制度、老师的境界与教育方式，还有我们通常流行的道德观、价值观，都要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责任。”

由此，曹文轩开始发现孩子身上的美好。他在信中对孩子说：“儿子，鲜亮的青春，才刚刚开始光顾你。从今以后，你生命的光彩会迷倒无数人。长大吧，不住地长大，爸爸愿意哄着你。”

（辛 普摘自《齐鲁周刊》2017年第23期）



写给被拒学生的公开信

●理查德·肖

即使我已负责招生工作30年之久，在这个周末，我依然为那些没能如愿拿到 offer 的年轻人感到遗憾。同时，我也能预见，很多家长会因为孩子有着优异的教育背景、很高的 SAT 成绩却被斯坦福拒绝，而感到心烦意乱。

我一直相信，斯坦福的教学水平是无与伦比的，但经验告诉我，当这些孩子被斯坦福拒绝，他们的家长往往更加沮丧。我能体会到这些家长的感受。鉴于孩子们已经承受了太多压力，在这里，我想与你们分享3条理念。

首先，一切都是相对的。虽然每年录取的本科生人数已数年保持不变，但斯坦福像其他同级别的学校一样，每年收到超过42000份申请。不论学校对某一学科的侧重和倾向如何，每年总会有数千学生被无情拒绝。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被拒的学生中，绝大多数是符合斯坦福的申请要求的。实际上，有着GPA 4.0或更好成绩的申请者数量，是我们实际录

取人数的4到5倍之多。

我也希望能有个公式来解释谁能够被录取，谁会被拒，但决定是否录取一名学生是门艺术，而非科学。每一个课堂就像一个交响乐团，需要有独特的组合与声音。我们意在营造一个和谐而多元的环境，这就意味着额外的贝斯手是没必要的。另外，我的同事内部也对申请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世界不会因为你被斯坦福拒绝，而否定你的价值和努力。

其次，看得长远一些。就我审核过的这些申请斯坦福的年轻人来看，他们的能力无与伦比。那些被我们拒绝的学生，很多会被其他同一级别的大学录取。从高中升入大学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何完成这个转变，从此走上人生新的阶段，要比在哪里完成转变重要得多。此时此刻，家长们需要关注的是孩子已取得的成就，以及享受4年大学生活带来的快乐。

这就是我想说的最后一

点：教育成就人。不可否认，不同大学之间存在教育资源的差距，但它们都能给予学生学习、成长的资源和空间。

这让我想起1975年加州森尼韦尔市的一名高中毕业生。他申请了斯坦福和另外一所学校，得知被斯坦福拒绝，他十分沮丧，但后来他被另一所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了。

他在麻省理工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成了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的研究员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2003年，他加入斯坦福医学院，并在2006年获得诺贝尔奖。

一个斯坦福的本科学位，抑或是任何一所常青藤盟校的本科学位，在漫长岁月中只会成为你简历中最不起眼的一行字而已。所有正在申请大学的学生和家长应该懂得的是：不论你被录取还是被拒绝，进入大学，相对于漫漫人生路来说，只是一个简单的里程碑。✿

（朱权利摘自《青年博览》2017年第12期，辛刚图）

未来的工厂只需要一个人和一条狗。

——曾担任过美国总统肯尼迪顾问的沃伦·本尼斯说，人的职责是喂狗，而狗的任务是让人不要碰机器

谁说阶层固化了？向下的通道一直打开着呢。

——窦文涛

彩票是对穷人的税收，是对那些数学畏惧者的税收，也是对傻子的税收。

——美国评论家阿里卡·汉森

现代人类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不断扩大“正常人”的范围。

——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

转卖：婴鞋，全新。

——这是海明威在上世纪20年代写下的一则故事，虽然只有短短的6个字，却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并不在于它有多努力，而是因为它父母就是白天鹅。

——网友签名

男人的脸是自传，女人的脸是小说。

——奥斯卡·王尔德

在地铁上，两个小学生打来打去玩。其中一个烦了，就掏出手说：“你这是校园欺凌，等下我发网上你就红了，



怕吗？”另一个说：“你以为我怕啊，你要让我火了，我就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豆瓣用户为这条广播打上的标签是“感觉完全不需要担心现在的小孩”

我不担心人工智能会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更担心人类像计算机一样思考，失去了价值观和同情心，罔顾后果。

——苹果公司总裁蒂姆·库克认为，如果说科学是在黑暗中探索，那么人性就是黑暗中的蜡烛，照亮我们走过的道路，以及前方潜伏的危险

演员就像面包师傅，我从来没有烤过难吃的面包，没有一部电影让我羞愧。

——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

火箭的直径居然跟马屁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屁股的宽度决定了罗马战车的宽度，战车的宽度决定了铁轨的标准轨距，铁轨

轨距决定了铁路隧道的宽度，而最终火箭为了陆运的方便又要考虑隧道的宽度

我们要人你要钱，那就来看看。我们不跟你谈理想，我们知道你的理想是不上班。

——某招聘广告

靠这个赚钱啊，人总得吃饭吧。

——歌手朴树回答为什么参加综艺节目

三种最为有害且令人上瘾的东西：海洛因、碳水化合物和月薪。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再暗的夜也有人采芙蓉。

——诗人张枣

那些听不见音乐的人认为那些跳舞的人都疯了。

——尼采

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

——阅读的魅力

最痛苦的是我们要从别人的眼中看幸福。

——莎士比亚

完治：“喂，我一直搞不懂，背这么大的包，里面都放了些什么东西呀？”

莉香：“爱情和希望！”

——日剧《东京爱情故事》台词

（多多等摘）



风流者张贤亮 ● 闫红

我不记得那时我多大，只记得当时我家的杂志都堆在我爸妈的床底下。我爸妈订了很多文学期刊，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一本本地拖出来看。有一次，我翻到一篇名叫《绿化树》的小说。

那篇小说很长，我爸妈下班时我还没看完。这次我没像平时那样将它放回床底下，而是藏进了我的书包。等爸妈睡着了，我又取出来看。夜深人静，周遭寂然，只有日光灯发出细微的嗡嗡声，如诗里形容的那样，“漂白了四壁”。整个世界变成起伏不定的汪洋大海，我在海的最中间，看那个年代久远的故事。

凌晨的时候，我终于合上那本杂志。我不觉得疲惫，反而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振奋，仿佛在别人的人生里旅行了一回。同时，我还感到前所未有

的饥饿，一种带有实验性的生机勃勃的饥饿。我悄悄溜下床，到厨房里找了个馒头，大口吃完了。

我后来又看到他的其他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灵与肉》等。平心而论，这些小说没有让我觉得那么震撼，甚至多少还有点重复，都是才子（少爷）落难、红颜相助的故事，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对作者的敬意。一个作家，有这样一部作品就够了。自己的好作品，像是一个山头，翻不过去，也算一种无奈的光荣。

2000年，距离我读张贤亮第一部作品10多年后，我终于见到了他。那一年，他应安徽老作家鲁彦周之约，参加某白酒企业赞助的笔会，我很幸运地成为那次笔会的随行记者。想象了很多回的作家出现在我面前，他的样子，在意料

之外，情理之中。

他当时年过六旬，依旧风度翩翩，脸瘦削修长，五官是偏清秀的那种。最让他显得卓尔不群的，是他眉眼间的桀骜与淡漠。他也说笑，有时甚至显得比别人更热闹，但那种热闹是瞬间就可以收起的，他眼神里马上就能竖起一道拒人千里的屏障。

他会跟同行的女性炫耀自己的大牌衣履（我后来在别人对他的采访里也看到了这一点），遭到嘲笑也不在乎。有一次他还吹嘘自己非常擅长炒作，有很多得意之笔。“你们知道我最成功的炒作是哪一次吗？”他细长的眼睛踌躇满志地看向天花板。后来写出《媳妇的美好时代》等作品的金牌编剧王丽萍促狭地接口：“宫雪花那次呗。”他翻了个白眼，不朝下说了。但他的无语并不见得是难堪。

他喜欢女人，也喜欢展示自己的女人缘——据我观察，他也真的有。有天早晨，他大步跨进餐厅，一路嚷嚷，说是昨晚凌晨两点，会务组居然给他打电话，问某女士是否在他房间。他夸张地愤怒着：“别说不在，就是在，你们也不能打电话啊！”说不上他是想以此洗刷自己，还是存心张扬这也许是莫须有的暧昧关系。

那个笔会上有很多著名作家，其中不乏出口成章、能言善道者，但他明显是人群中的异类，60多岁高龄，却成为风头最劲的那个。有人琢磨他，有人嘲笑他，也有人嫉妒他。有个老作家私下里对他极



其不以为然，说他曾长期受迫害，很压抑，现在勾搭年轻女孩报复社会。但这位老作家也爱跟女孩子搭讪啊，只不过没那么坦荡罢了。而正是这种坦荡，使得张贤亮的风流只是风流，不带一丝猥琐。

那次是在九华山，山路陡狭，主办方安排了滑竿，两个轿夫抬着两根竹竿，中间架着一把竹椅。作家都是讲究人文关怀的，让人抬着难免觉得很尴尬，任主办方一再劝说，都不抬步，讪笑着左顾右盼，嘴里说着“这怎么好意思”之类的话。那滑竿虽然被主办方包下，却得有人坐了，轿夫才能拿到钱，于是轿夫也跟着一路央求。一大堆人堵在路口，你推我让，人声喋喋。

就在一团热闹之际，张贤亮顾自走向一架滑竿。我正好站在旁边，看见他无声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轿夫接过，悄声感谢，两人动作一气呵成，默契如行云流水。他怡然坐到椅子上，昂首坐轿而去，将身后依旧姿态百出的作家们，比得好不迂腐。

还有一次是在黄山，山高树多，正是照相的好背景。有个小姑娘搂着一棵大树，欲做小清新状，一件极为扫兴的事发生了：她竟然在树上摸了一手不明黏稠物。同行的男人们怜香惜玉，个个觉得自己有义务将小姑娘从窘境里解救出来，七嘴八舌地帮她宽心，有说是露水的，有说是树脂的。唯有张贤亮先生一言不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巾递过去，秒杀了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男

人。

这两个细节加在一起，凑成了这个男人的魅力。他桀骜不驯，风流放诞，更有淡漠的眼神，加上令人温暖的细节，传说中的纵欲，和他口中对佛教的笃信，这些反差，成就了他的丰富——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大境界，一种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洒脱。

而这些，跟他小说里展现的前40年的捉襟见肘对照起来，更有一种精彩，似乎他聚集了前40年的能量，只为了释放得更加充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伤筋动骨，从身体到灵魂，每一个分子都重组，成了这样一个他。

从苦难里趟过来，有人陷入深沉的反思，有人去做不相干的学问，有人更加唯唯诺诺；只有他，是抡圆了活。而他还说，自己这样都算落魄的，他原本的理想是做总统。

恕我不恭，这说法让我想起那个原本想做齐天大圣的孙悟空。他们还有个共同点，就是一点都不抒情。此外，他还像一个怪侠，有时心忧天下如郭靖，有时像严肃版的韦小宝，有时又似段王爷般温柔与无情兼有。他的多变面孔，引得热议纷纷。好在，这些对于张贤亮，从来都不是事儿。我心目中的他，永远是那个昂昂然坐在滑竿上的样子。他一言不发，顾自朝前而去，将杂沓的人声留在身后。

（张晓玛摘自腾讯《大家》栏目，刘程民图）



人力车夫

●胡 适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能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都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文 东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尝试集》一书，丰子恺图）



女出租车司机

◎邓安庆

出租车停在我面前，打开车门一看，稍感意外——是位女司机。女司机侧头看我，“走不走？”我说走，就上车了。告诉她我要去的地方，她“嗯”了一声直奔三环而去。车窗外的北京城浸泡在抹布水一般颜色的雾霾里，空旷的马路上路灯吐出一蓬蓬好似长了毛的光团，车里的我们沉默不语。其实我是一个很愿意跟司机师傅聊天的人，可以从叙利亚的局势聊到南太平洋的岛国，从北京的道路改造谈到美国白宫的八卦秘闻，但他们都是男人。这位女司机没有说话，只有广播里在说，今天的PM2.5值爆表。

我忍不住看了她一眼，她四十岁上下，随便扎了一个马尾辫，脸看起来胖软松弛，眼袋沉重，穿着男式的灰黑色带帽羽绒服，握住方向盘的手指发黄，应该是经常抽烟的结果。车过安华桥时，放在吸盘式支架上的手机响起了铃声，我一听是很耳熟的旋律，但一时间又没想起来是哪首歌。她伸手划了一下接听键，是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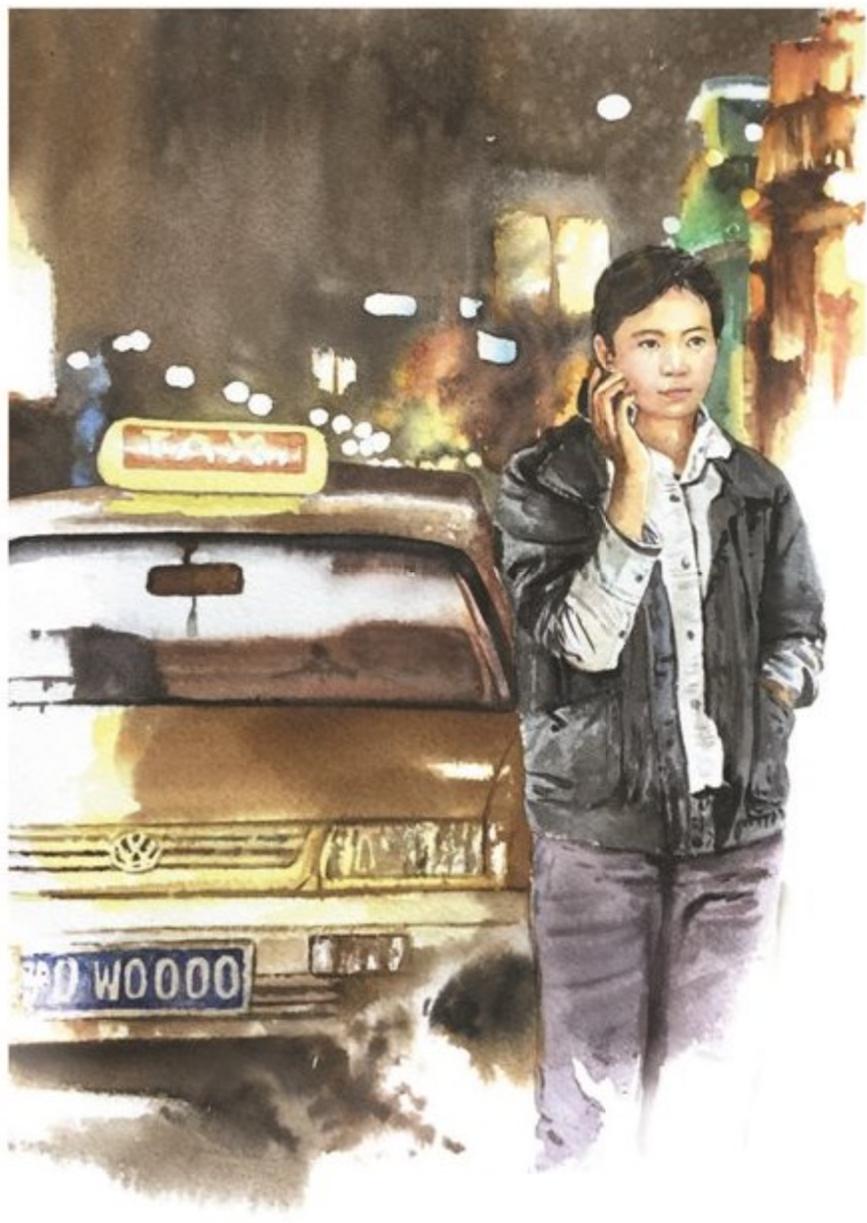
小男孩的声音：“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啊？”她说：“洋洋，妈妈在开车呢。姥姥不在家啊？”小男孩说：“姥姥看电视睡着了。”她“唔”了一声：“那你把姥姥叫醒，让她去睡觉，你也要好好睡觉好不好？”小男孩答应着：“妈妈，我想等你回来。”她说：“妈妈可能会回来晚一些，你先睡觉。”

她又嘱咐孩子睡前要刷牙，上完厕所要冲马桶，睡觉要关灯，不准看电视……小男

孩连声“嗯嗯嗯”，顿了一下，又说：“妈妈，亲我一下，我就睡。”她这时看了我一眼，我忙装作看着窗外。“洋洋，妈妈在开车呢。”小男孩说：“好的，我亲妈妈一下。”那边响起“mua”的声音，“妈妈，我去睡了。”她说：“睡吧。记得关灯。”那边说了一声“好”，电话挂了。车里又一次沉默了。我听到她深深地呼吸了几下，用一只手搓了搓脸。我冒昧地问了一句：“你的孩子啊？”她“嗯”

了一声，转头看我一眼，才反应过来，“呵，是。六岁了，淘气得很。”我“噢”了一声，她接着说：“非要等我回去才睡。”那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我说：“你回去都很晚了吧？”她说：“没办法，生活嘛。”

等红绿灯时，她从口袋里掏出一袋面包，“不好意思，我吃点儿东西，你不介意吧？”我摇头说不介意，“怎么，晚饭还没吃？”她扭开保温杯的盖子，喝了几口，“忙忘了。”绿灯亮起，她忙把保温杯搁在一旁，开





动车子。我说：“以前坐出租车，很少碰到女司机。”她笑了笑，“是少。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开出租。以前我老公是开出租的。”我等了一下，她没继续说下去，我便问：“那他现在不开了？”她摇摇头，“不开了。他到另一个世界享福去了。所以，我接着他开。”她说话时语气非常平静，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接话。她接着说：“人在的时候啊，天天吵。人一不在啊，又觉得吵吵挺好。”说完又笑了笑，“不好意思，说这些有的没的。”我说：“没有没有，只是觉得你真不容易。”

她的手机铃声又一次响起，是她妈妈打来的电话。“我还得好一会儿。洋洋睡了没有？”她妈妈说睡了，然后打了一个哈欠，“我也睡了。炖了排骨汤，你回来记得喝了。”她“嗯”了一声，电话挂了。我问她：“是不是张玮玮的《米店》？”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嗯？”我指了指她的手机，“你手机的铃声。”她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歌。这手机是我老公以前用的，歌也是他选的。”她顿了一下问：“是叫张什么？”我说：“张玮玮。”她“噢”了一声，“今天才知道是这个人唱的，就觉得还蛮好听的。我老公以前也喜欢唱歌，他唱得不比这个张玮玮差。他啊，”她笑了笑，“也算是个文艺青年，喜欢唱歌，还去崔健的演唱会，拉我去，真是吵得要死，所有人都在吼——吼得我头疼。我当时要走，他不肯

走，还大着嗓门儿跟着唱……”她默想了一下，“就是那个什么‘我想在雪地上撒点儿野’，反正也记不得了。演唱会结束回家，那时候我们还没洋洋呢，我跟他吵了一架，说我忍了一晚上。他就说我不懂。我们吵啊吵……”

我看到她脸部的表情柔和了很多，话也逐渐多起来。她又随手拿起面包，啃了几口。“你说这事情也是，吵架的时候恨死他了，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有点儿对不住他。说老实话，他也不是什么好老公，爱吹牛，瞎折腾，又自私，又小气，还动不动说自己受到了伤害。”她一只手拍了拍胸口，模仿她老公的口吻，“你们女人懂什么？懂什么？”说着她撇撇嘴，“就这德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过一块儿了。他这人，对家不管不顾的，晚上开完车，也不回家，跟他几个哥们儿去撸串儿吃涮肉，打电话给他吧，他就说马上回马上回。几个小时后回去了，倒头就睡，也不洗澡也不洗脚。”

她手指叩着方向盘，顿了半晌又说：“我们吵得多凶啊，所有东西都砸。”她咂吧了一下嘴，“有一次吵累了，他说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我走了。走就走，谁也不拦你。我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他走到鞋架边上换鞋。他低头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吧？”她瞥了我一眼继续说，“就觉得这个男人啊，真可怜。一出门，谁要他啊？没什么本事，长得又矮又胖的，脾

气又不好，谁要他呢？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心疼他，就叫他别出门了，睡觉吧。他就立在鞋柜那里，不说话。我抱着孩子就走到卧室里去了，他呢，不声不响地也换了睡衣进来睡了。”她说到这里，笑了一声，“后来我跟他说这个事情，他打死都不承认自己可怜。他就是个死要面子的人。”

车子到了我住处的附近，但我没说话，她继续说：“现在我清静了，也没人跟我吵。他走就走了，人迟早不都是这样么？早走晚走，都是个走。他的车子我现在开着，手机也是他的，我这身上的，”她拍了拍羽绒服，“也是他的。挺好，就跟他这个人还在似的。”她把车子拐上岔道，停到我家小区门口，“是不是这里？”我说是的，准备掏钱给她，她摇摇手说：“不用给了。今天晚上让你听了这么多废话，真是抱歉。”我忙说没有，一定要把钱给她，她不得已接了，说了声：“谢谢。”我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车子消失在路口的拐角处。走在回家路上，我小声哼起了那首《米店》：“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我在想，她会不会有时候也会哼起这首歌？小区的楼群多是黑的，在这样的深夜，大家都睡熟了。

（步步清风摘自豆瓣网，沈璐图）



长寿之乡不在深山

●顾 怡

想要活得更久一点，是人之常情，所以“长寿之乡”的名头，当然是吸引人的。近来，相继有媒体报道了蜂拥至广西巴马的中老年人群体。因为这些“养生客”，交通不便的巴马每年能吸引近400万人次的游客，房价过万。各种以养生为名的生意或骗局，数不胜数。许多老人去巴马抢“长寿圣水”，希望喝了之后有病治病，没病健身。你心动了吗？

先做一个选择题。以下哪个地方的人最长寿？A.上海；B.北京；C.香港；D.广西巴马。

选D的同学得庆幸一下这不是高考题。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就预期寿命而言，上海82.75岁，北京81.35岁。而著名的长寿之乡广西巴马呢？

76岁，与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持平。

但以上都不是正确答案。以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闻名的现代化都市香港，就最新的统计而言，已经打败了著名的长寿国度日本，以男性预期寿命81.2岁、女性预期寿命87.3岁，夺得全球人均预期寿命最长的桂冠。正确答案，选C。

当然，也有同学可能会说，平均寿命这个事情，还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巴马每10万人中就有29.35名百岁老人，还是很牛的。事实上，香港每10万人中的百岁老人有52.49名，比巴马高了79%。考虑到香港较早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人口档案，百岁老人数目是较为可靠的。而类似巴马山区这样的地方，长寿人士的

档案大多无迹可考，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来源只能以入户访谈调查得出，可靠性上多少要减一点分。

上海和北京的百岁老人数目，以总人口而言倒确实不算多。不过，考虑到两地的人口爆炸性增长及外来人口的大批涌入都是近30年的事情，倒也情有可原。

据此看来，真要说长寿之乡的话，比起久负盛名的巴马，香港更实至名归一点。然而中老年养生的爱好者们，似乎不怎么热衷去香港探究长寿秘诀。问题就在于，香港人长寿、上海人长寿、北京人长寿这个事实一点儿也不可爱，这些城市太现代化了，没法包装成有神秘感的地方，很难炮制出让让人信奉不疑、口耳相传的长寿秘方。也没有人相信搬到



PICC 中国人民保险

邀您 好文共赏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村上春树看上去温良敦厚，被一些人尊称为大叔。但他在专栏文章《恰到好处》中说：“虽然我已经有了了一定的年纪，但绝对不管自己叫‘大叔’。因为当一个人自称大叔的时候，他就变成真正的大叔了。女人也一样，当自称大婶的时候，她就变成真正的大婶了……人与年龄相称，自然地活着就好，根本就不必装年轻，但同时也没必要勉为其难，硬把自己弄成大叔大婶。关于年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尽量不去想。平时忘记它可以。”

英国老年病学家、皇家科学研究所所长莎拉·哈珀近日说，七八十岁的人都不算老人，应该叫他们“活跃的成年人”。只有虚弱到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才算年老。统计数据显示，人的预期寿命每10年就会增加两年半。在18世纪，整个欧洲只有大约10个百岁老人。现在单单在英国就有1.45万个。另一个预测是，现在在英国出生的孩子有一半能活到104岁。

哈珀说，寿命的增加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你要到

这些城市，或吃了这些城市的什么东西，可以治病或延长寿命。香港缺水，每年还要从广东东江引水，但没见有人把东江水包装成“长寿圣水”来兜售。

大城市的人为什么更长寿？首先，长寿最重要的是营养。营养均衡充分，是人能够颐享天年的基本前提。这一点



谁是你大叔

◎贝小戎

80多岁才能继承你祖父母的遗产，那意味着什么？夫妇要一起生活六七十年，是否需要重新思考婚姻？这真是一个勇于面对现实的科学家。

寿命增加带来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路上的高龄司机会多起来。你若遇到前面一辆车走得有点慢，可能不是因为司机是新手，而是“老手”。现在规定70岁以下可以去考驾照，也许以后还要放宽到80岁。也许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跟得上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

对预期寿命的提高贡献是最大的。其次，是卫生防疫。小时候能及时接种疫苗，有效预防疾病；能喝上清洁的自来水，享有清洁卫生的居住环境，养成有利于防疫的生活习惯，切断时疫的传播途径。这些对预期寿命的提高贡献也不小。最后，有更多更好的医疗资源。在大城市，生了大病后能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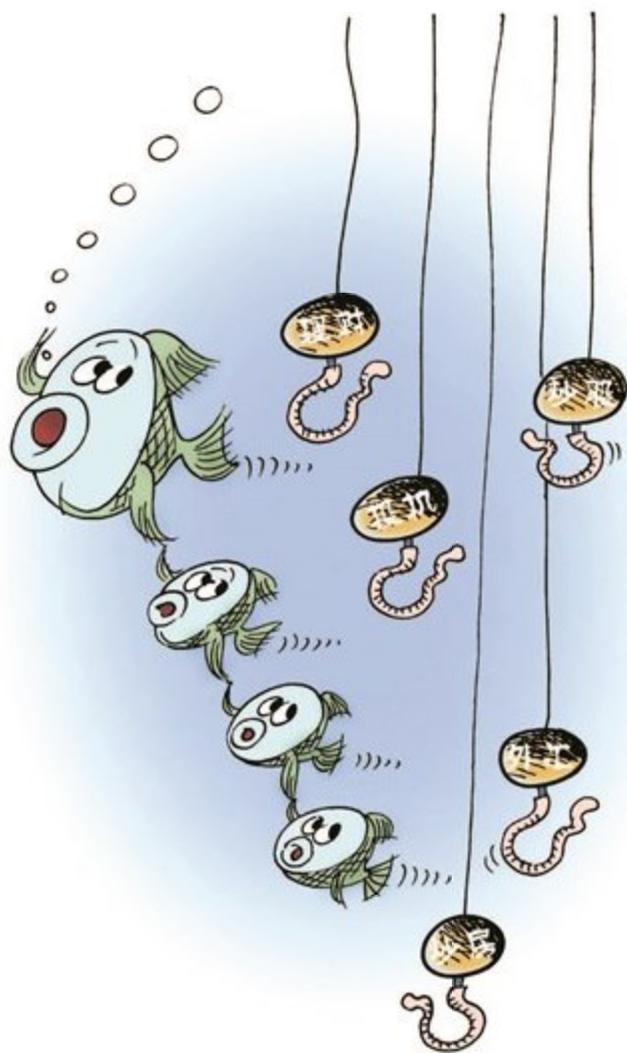
2017年4月15日，在世最年长的人、意大利人艾玛·莫拉诺去世，享年117岁。她的家庭医生认为，莫拉诺的长寿首先是因为基因。她的母亲活到91岁，两个妹妹也达到百岁高龄。另外，莫拉诺坚强的性格也对长寿大有帮助。112岁的时候，她还能使用沉重的铜质平底锅，还会在地上铺上报纸，以免地板被踩脏。

小时候莫拉诺倒是经常生病。医生诊断她患有贫血症，让她每天吃3颗鸡蛋，其中两颗生吃，一颗煮熟后吃。这个习惯她保持了近100年。午饭时她吃撒了生碎肉的意大利面，晚饭是一杯牛奶。夜里她会吃饼干和巧克力。最后还会喝一点白兰地。医生说，她的饮食打破了所有的规矩，唯一的好处是其朴素和规律性。其实以后不用再去看长寿老人的长寿秘诀了，几乎人人都能成为长寿老人，就看生存质量了。肥胖只会导致预期寿命减少一年半，但导致行动不便的时间会增加6年。

（若子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4期）

及时合理的治疗。不过，这一点对预期寿命的提高反而是贡献最小的。看吧，长寿之道一点儿也不神秘，说到底还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大城市是一国之内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其居民最为长寿，也在情理之中吧。

（芊芊摘自《南方周末》2017年6月15日，黎青图）



不理财的日本人

● 刘新宇

日本人不理财。

初次听说这事儿，是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欢迎午餐会上。按照在国内闲聊的套路，我向日本朋友询问他们是不是也做 P2P。

翻译刘小姐费了半天劲才解释清什么叫 P2P，两位同席的基金会领导随即回复：“No、no、no，我们不但不做 P2P，而且不上网理财，不上网炒股，也没有某某宝、某某通，甚至不上银行买基金国债，至于倒腾古玩字画、黄金外汇、房产楼花，那就更甭提了。总之一句话，我们视理财如无物……”啊?! 我停箸不食。

我告诉他们，在中国，不要说像他们这样年富力强的，上至 80 岁的祖母，下到黄口小儿，用手机买个基金什么的早已司空见惯。这种信息化时代的理财早就超越了金融范畴，外延到社交领域，已然成为加深社会连接的重要纽带。

在座的日本人淡然回复：“这个，刘桑，在日本人心里，理财跟赌博差不多，都属于投机……”听了这话，我不禁暗叹一声，默默端起面前的清酒一饮而尽，浇熄了我胸中本欲传授中国版致富经的热情。

后来我才知道，在日本，理财差不多是个贬义词。绝大部分日本人理财只有两个套路，一个是存银行吃利息，利息是——基本没有（反正多年来他们也不通货膨胀，时不时还紧缩一下子）；第二个是买房，但跟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买房不是为了坐等升值（因为房价差不多一直在降），而是瞄着租金，大概一年是五六个点。其余的理财方式，日本老百姓基本都是敬而远之。

但是，发财是人性，难道日本人都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吗？

当然不是，要说明其中缘由，还得从 20 多年前讲起——当中国人开始改革开放时，日本经济已经经历了 30 年的高速增长。从朝鲜战争带给日本的好运开始，经历了战后复苏、1964 年东京奥运会，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的高速增长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同的是，日本人爱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爱喊“一亿总中流”——他们一共 1.2 亿人口，1 亿都是中产阶级，直接搞成了共同富裕。城市化率从战后的 30% 一下跃到 90%，农民妥妥地进城变成城镇居民——因为没有户籍这东西。同时，城里的政客要讨好农民，因为农民是选举时最大的“票仓”，所以对这些进城务工人员都是鞠躬欢迎，从不敢搞什么孩子没学籍、限制买房买车之类的小动作——奇怪的是，这种“不作为”反倒真正实现了迄今为止最高效的现代化进程。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经历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无论是



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普通家庭还是富豪老板，无论是大财阀还是小企业，整个社会都觉得日本的前途和“钱途”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工人工资增加，企业利润上涨，即便1985年被美国按住牛头签署了阴险的《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在不到3年间大涨一倍，造成的出口危机反而因为日元国际购买力的增加，使得普通日本人成了能够在全世界“买买买”的“扫货侠”。随之而来的站在世界之巅的喜悦，幻化为万丈豪情，又内化为对本土股市和楼市的狂热，从东京开始席卷全国的炒房热成为每个日本家庭的必修课。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日本沉浸在一个“地价不倒”的神话中。当时东京地铁山手线（大概相当于北京2号线）内的土地价值已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买下美国，然后再把美国出租给美国人住”——这个著名的调侃意味深长：在日本民众心中，即便领土上仍然驻扎着美国占领军，但“二战”带来的战败屈辱，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了解构。于是，“经济景气+金融宽松+民族自豪”三驾马车合流。银座、新宿这样的地方成为全民销金窟，夜夜笙歌，卡拉永远OK。当时凌晨喝多的人要想打到车回家，据说要加价到100万日元的哥才肯搭理。

1989年日本的银行利率为2.59%，日本央行在一年时间里将之提升到6%，同时紧缩银根。这是政府“扑灭泡沫”政策的真操实练。而这种带有日式决绝的、已然超越了“休克疗法”的“切腹式”狠招，很快便见成效——1991年大量呆账、坏账拖垮了诸多银行，倒闭潮滚滚而至，那些杠杆加得太高的炒家接连倒下，股市同步崩溃——日经指数从最高时的4万点跌到1万点，迄今未回归……老人们对于那些日子，真是不堪回首。于是，这段先甜后苦的痴恋化为4个大字，刺在了日本民族的后背上——不能投机！

这4个字，因为过于惨痛，在漫长的岁月中，不但蚀刻渐深，而且洇出边界——不要说炒股炒房，就算低风险投资，比如上面说的理财等，都让百姓避之不及——总之，20多年前的楼市一崩盘，不仅刺破了经济泡沫，某种程度上好像也刺破了日本人的自信，整个国家的上升曲线出现了拐点。与之对应的是，日本也从高歌猛进转轨成为一个“风险厌恶型”社会。

这种风险厌恶不仅仅影响着理财，恐怕也影响着日本的未来。在东京的这些日子，我经常听人向我描述当下日本年轻一代的状况——处在本该朝气蓬勃、敢想敢干、肆意妄为的年纪，非但不像中国的同龄人一样激情创业、留学（中国青年的问题是过于激情），就连“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的欲望也淡得很，主要不是因为钱，而是——多麻烦啊，不会外语啊（日本人外语确实不好），日本多好，又干净又安全，干吗要费那个劲？

安全、安静、安之若素，这一代日本年轻人被称为“草食系”。作家近藤大介这样评价：“他们根本不会去思考怎样让自己的财富倍增，也不会有诸如以后自己开公司，将来上市的庞大野

心。他们所想的只是如何维持目前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以及少得可怜的存款；他们不会打破成规，不会轻易失败，当然也不会取得巨大成功。”

日本人自己其实早就看出这种风险厌恶引发的社会动能退化。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感叹，日本有两次“有劲”的时代，一次是明治维新后，一次是“二战”结束后，现在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几乎都是从那两个时代中产生的。而现在这种畏惧风险、不愿出头的氛围，多多少少跟20多年前那个泡沫的破灭有关……我们习惯对中日做某种比较——相隔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相隔30年的房产狂热，之后呢，会不会也有另外一个30年的幽灵在不远处徘徊？

我们总说“前车之鉴”，有时候想，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很像一辆探路的开道车，我只希望我们不要浪费了他们已付出的代价——现在看来，那不仅仅是经济上“失去的20年”，还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基因突变。

我们总说“预测未来”，有时候想，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很像《解忧杂货铺》里那个可以穿越时空的牛奶箱。如果你真心诚意地想获得指点，那你就一定会得到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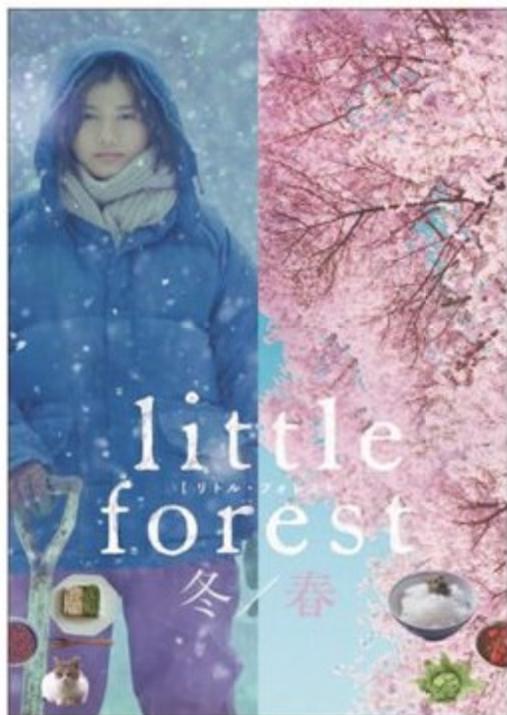
（林冬冬摘自《三湘都市报》2017年5月4日，喻梁图）

这是两个回归土地，如鸟倦归巢的故事。

日本电影《小森林》里，平凡的女孩不适应大都市的喧嚣生活，回到深山里的老家，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的村庄小森。这里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为青山绿水所环绕，她像其他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森在日本算是经济落后的山区，生活设施无法和城市相提并论（女孩一开始就介绍：如果要买生活必需品，只能骑车去乡公所。然后，镜头里出现了一个和中国偏远小镇差不多的，只有几幢破落的二层房子的集镇场景）。女孩独居在老宅里，半夜被偷栗子的熊惊醒；夜里读书，也会被扑窗的大蛾子吓一跳。她每天除了耕作之外，就是做菜。她根据记忆，一道道复制了离家而去的妈妈的菜谱：伍斯特酱油、榛子酱，在“物”的低语中，获取心的安宁。

电影里的台词很少，远离宏大的词语和主义，亲临生活，身体语言密集。在《小森林》里，所有的菜式都可以现学现做，非常具体。这不是田园牧歌，而是胼手胝足的劳作。在最热的天气里除草；为了保证口粮自足，得下地种稻谷；闲时帮人运鱼赚点零花钱；若想除湿气的话，只能在热天点燃火炉，以口吹火，要忍着炙热才行。但那种劳作一天后喝一口自酿米酒的快意，远远不是去饭店吃饭、洗桑拿那种被伺候的官能满足所能及的。

其实，我在想的是：身体



电影《小森林》海报

心的归巢

◎黎戈

和语言，到底哪一个离生命更近？

在电影里，女孩通过在酷暑、严寒中劳动，复制妈妈做的菜，缓解了被弃的伤害，最终获得内心的修复。这种用身体来打捞过往的方式，使我想到自己的烹饪史。我是在有孩子以后才开始做饭的，我不记

得妈妈教授我的人生哲理，但我清晰地记得她给我做过的菜。少时每到暑假，妈妈就会给我蒸小公鸡，说是可以帮助长个子，还有咸鱼烧肉。那些浓油赤酱的气味，是我假日的注脚。现在，每次我在水流下一寸寸地洗着菜，就会想：正是这样简单重复的家族菜式，正是在每日往复的身体动作间，妈妈养大了我，而我也将养大自己的孩子。

在电影里，戴着草帽干完农活，把头直接伸到水龙头下面冲洗、粗犷得像个汉子一样的少女，扬起汗津津的脸说：“语言总是不可信任，不过用自己身体感受到的，就可以相信。”

另一个故事，是男版的，来自文德斯拍的《地球之盐》。这部电影，其实是摄影师萨尔加多的纪录片。文德斯自述：“大概在20年前，我在一个画廊里发现了那张照片，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的价值，我只是觉得拍摄这幅照片的人一定是一名优秀的摄影师，也是一名冒险家。照片的背后有



纪录片《地球之盐》剧照



一个印章，还有一个签名：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

当时，文德斯被萨尔加多的照片所震撼，买下了两张，有一张一直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我了解了他对人类的热爱”。从20世纪70年代拿起相机开始，萨尔加多拍摄了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他把他们称之为“地球之盐（高尚的人）”。

《地球之盐》是一部电影，但也是静态图片的合集，穿插着摄影师的讲解和动态剪辑。电影开篇就说：“摄影这个词的词源，在希腊语里就是‘光’加上‘书写’，摄影师就是用光线来书写的人。”《地球之盐》开头就是5万人在一个深坑里淘金，一个地基一样被深掘的深坑里，梯子上、地面上、墙上的坑洞里，密密麻麻都是淘金者……好吧，我苍白的语言无法描述那种视觉冲击力。

萨尔加多是个巴西农场主的孩子，他有7个姐妹，15岁之前没有吃过餐馆里的食物，只吃自家的农产品。他作为独子被父亲勒令学了经济学，毕业后在法国的银行里工作，一直到他拿起相机去体味这个世界，并一发不可收拾地沉迷其中。在以后的半生里，他走遍全球，拍下冰雪覆盖的北极，杀戮不止、遍地哭号者的乌干达，以及被萨达姆点燃的科威特油田。

仅仅是看一眼他拍下的油田中的救火员，整个人浸在浑浊的油污里，你就会感受到那燃烧的大地的滚烫体温。而乌干达的烈日下，用自行车拖着

全部家产、头顶生活用品的难民，睡倒在道路两边，是为了逃避另外一个部落的血洗。这就是和我们共处一个地球的人类，甚至在文明程度最高的欧洲，塞族武装也在屠杀难民，营地里只剩下妇女和儿童。一个非洲孤儿，因营养不良露出了累累的肋骨，他倚着和他一样羸弱的狗，准备去远方寻找他的部落。萨尔加多说：“你看看他的姿势，就知道他有多坚定。”——我顺着他的指点看了，循着他的镜头去读，也读懂了。

当他拍完乌干达之后，眼见人类的暴力，再反思自己在这些事件中所处的尴尬位置，萨尔加多中止了他对全球人类处境的拍摄计划。他陷入绝望，觉得这个世界病入膏肓，自己的灵魂也生病了。为了拯救全家人溃不可当的低落情绪，他的妻子建议大家回到爷爷在巴西阿勒莫汉的农场，重建一片森林。而那片萨尔加多少年时代的绿色天堂，已经被环境污染搞得寸草不生。萨尔加多开始种树，没想到最后种了100万棵树。绿色重新覆盖了山谷，牛群踏出小道，瀑布也将复苏。萨尔加多用自己的手重建了森林，以及对人类的信心。他说：“当我过世时，我们种下的森林将会恢复成我出生时的模样。循环得以圆满，这就是我一生的故事。”——这是我喜欢的结尾，人类不仅在杀戮，也在建造。

（张秋伟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时间的果》一书）



父母的富有

●陆 灏

卡夫卡散步的足迹遍布布拉格的大街小巷。有一回，古斯塔夫·亚努赫约他一起散步，走着走着，经过一家大商店，卡夫卡说那是他父母的商店和房屋。亚努赫对他说：“你们可是有钱人家。”卡夫卡说：“什么才叫富有？有的人只要有一件旧衬衫便觉得富有了，有的人纵使有千万家产也是贫穷的。财富暗示着对于被拥有物（财富）的依赖，而为了避免失去这份财富，又得获取新的财富，于是依赖愈来愈深。那不过是一种物质化的不安全感罢了。话再说回来，这一切都是我父母的，不是我的。”

等他们走了一圈又转回来时，从挂着“赫尔曼·卡夫卡”招牌的店里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他声音洪亮地说：“弗兰兹，回家啦，外面空气潮湿。”卡夫卡用一种异常温柔的声音对亚努赫说：“那是我父亲，他在为我担心。爱经常戴着暴力的面具。”

（冬 冬摘自上海书店出版社《东写西读》一书）



李约瑟之问

◎ 禾 刀

1792年，急欲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英国，以为乾隆祝寿为名，派遣使臣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华。马戛尔尼带来数千件礼物，其中不乏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然而，面对送上门的令人大开眼界的难得机遇，乾隆仅以一句“奇技淫巧”便将这些礼物锁进紫禁城那守卫森严的库房，专供自己娱乐。乾隆死后仅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在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看来，此时中欧科技已差距明显。不过，“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以“十全老人”自诩的乾隆此时若能幡然醒悟，近200年来中国也不至于一败涂地。

历史没有假设，所以基于史料，李约瑟才会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以及“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

明有效得多？”

不难看出，李约瑟认为15世纪是中欧科学发展水平的重要分水岭。此前中国遥遥领先：中国“对铸铁技术的掌握比欧洲早了大约1500年”，而“整个免疫学都起源于一种基于中国中世纪医学思想的实践”，“世界上一切文明都是在浑天仪上建立刻度环来测量地球表面上的位置的”……

15世纪正值中国明朝。此时洪武皇帝的子孙们正极力捍卫朱家的万世江山。而此时

的欧洲正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其结果是新兴资本主义实现松绑。明朝虽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对“反商”思维根深蒂固的上层建筑而言，以为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也是因为如此，李约瑟指出，“若想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最好先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因为，“科学技术是随资本主义一起发展的”。

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经济史教授范赞登在对欧洲11至19世纪进行经济分析后认为，工业革命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在制度、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3个方面都有（持续）突出的表现”，比如“公民权”在法律层面得以确认，于是个体劳动成果得到更好的保障，“民智”由此得以激发。

相较而言，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度里，不仅天下土地是皇帝的，连大臣





简·奥斯丁在200多年前预言：即便再过700年，单身女性与已婚女性的互相怜悯，也不可能终止。

过了33岁，小Y越发感知到简·奥斯丁的先见之明，她也越怕走进下班时分的电梯。

可能因为一天的忙碌都结束了，电梯免不了成为八卦之地。已婚女同事互相打探去哪个月子会所坐月子，怎样为孩子挑选早教机构，怎样对付小孩的叛逆，怎样绕过溺爱孙辈的老人给孩子定规矩……忽然，有别的部门的同事瞄准了正垂头看手机的小Y：“我说，Y，你当年结婚我还去喝过喜酒，怎么还在铆足了劲儿丁克？晚生孩子，各种遗传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大大上升哦！”

小Y慌乱地抬头，撞上了一片铜墙铁壁般关切的眼神。她不晓得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公司里95%的人不知道她已在2012年离婚，而在她离婚后的第7个月，某个雨天，她在家门口见到脸色煞白的前婆婆。她这才知道她的



电梯“关怀”

◎华明玥

前夫，也是他们的独生子，前一天连续加班后，刚回到独居的家中，就突然死于心脏主动脉夹层破裂。

那段阴云压顶的日子，她压根儿不想再提。事情已经过去整整4年，她用一大堆爱好来把生活中每一个空茫悲伤的缝隙填满砸实：练书法、养花、旅行、画油画。她似乎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平静。

而现在，她的平静被电梯

里的关切打破了。而且，似乎只要有人开了个头，对她为什么不生孩子这事感兴趣的人就越来越多。

小Y终于找到了应对电梯“关怀”的办法。她开始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运动背包下班。相应地，她扎好头发，戴上手环，换好球鞋。

果然，已婚女同事眼中，迅速有嫉妒羡慕的光在闪烁。她们开始跟她打听健身私教的费用，打探练习瑜伽对收紧赘肉究竟有没有用。她们一面亲昵地轻拍小Y的后腰，一面艳羡地说：“没生养过的身材就像小白杨一样诱人。”

还没等她回应，电梯已经到达负一层。小Y麻利地把健身背包扔进后备厢。她决定还是回家把那张画错的画，铲掉一部分颜料重来。至于健身馆，她其实已经有一年多没去了，她给同事“安利”的教练，都是她从各家热门健身馆的网站上搜来的。

（大浪淘沙摘自《新民周刊》2017年第24期，123RF供图）

百姓也是皇帝的“财富”。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当所有权贵挖空心思向皇权中心努力靠拢时，社会上的所有资源包括科学都会趋利避害，主动形成攀附权贵的向心力——比如炼丹就是为了取悦皇帝。正因如此，“中国科学，无论是纯粹的，还是应用的，都是较为‘官方’的”：一方面，科学发明者希望借此努力拉近与官员的关系；另一方面，科技只有在获得“官方”确认后，才可

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慈禧时代荒诞的马拉火车便是最好的例子。

正是基于大量历史事实，李约瑟对春秋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得意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言外之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知识分子并不以知识为本业，而是把知识当成助力自己飞黄腾达的拐杖。

李约瑟认为，中国社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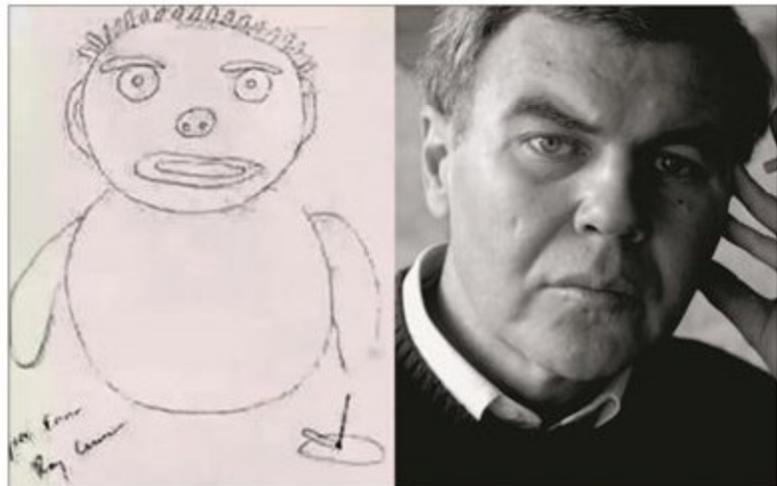
某种自发趋于稳态的倾向，而欧洲则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相较于频繁战乱，中国官僚制度的高压强力确实具有稳定优势，但同时民间聪明才智的发挥具有副作用。相较而言，欧洲私权在得到法律确认后，民间自主参与科学研究的热情得到空前释放，于是在科技发展上，中国的集权优势立马荡然无存。

（流光摘自《南风窗》2017年第13期，邝 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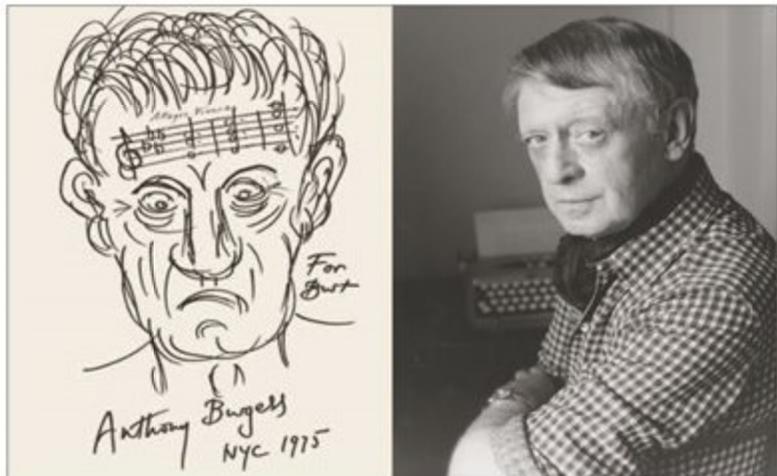


作家的自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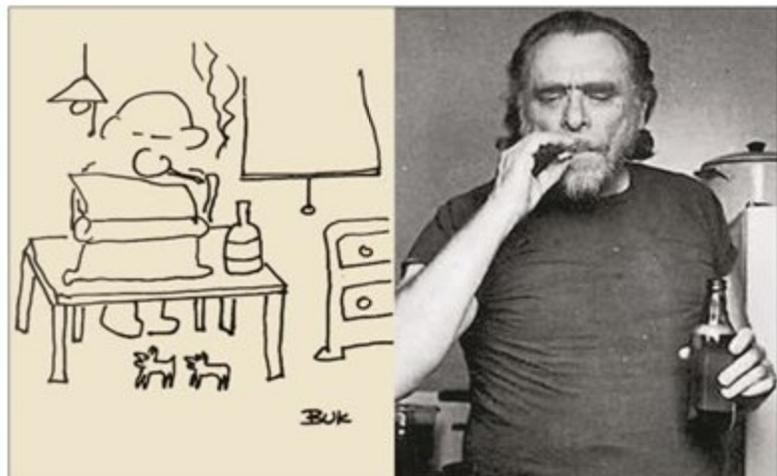
作家们个个都是“自黑”大师。照相机只能拍摄出人物客观逼真的躯壳，而最能描述人物主观形象的自画像，更配得上人物的名字。比如被誉为小说界“简约主义大师”的雷蒙德·卡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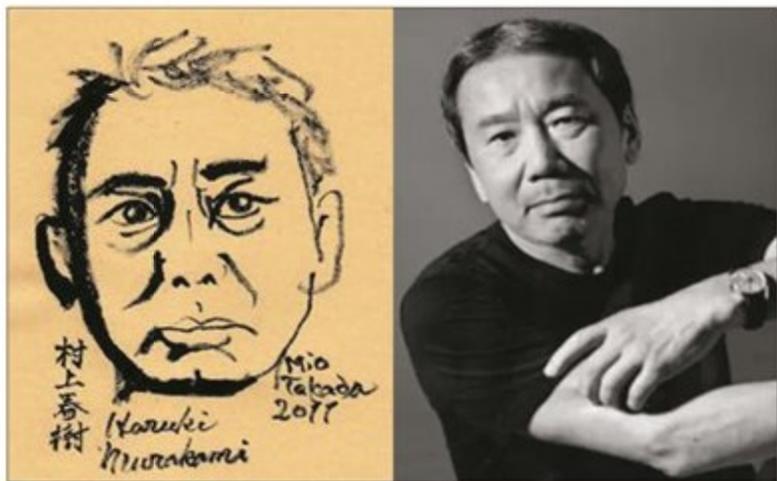
雷蒙德·卡佛（美国文坛罕见的“艰难时世”的观察者和表达者。去世后被《伦敦时报》称为“美国的契诃夫”）
这些平常的卑微的不起眼的琐碎日子，就这样成了永恒。——《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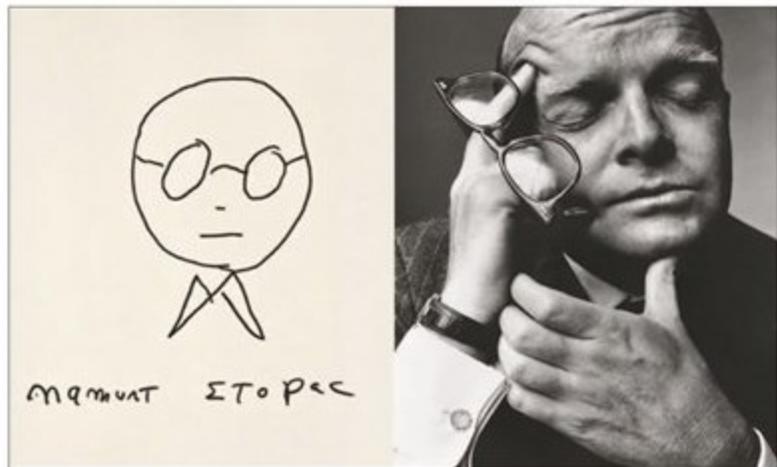
安东尼·伯吉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
如果恶不能被接受为一种可能性，那么善就是无意义的。——《发条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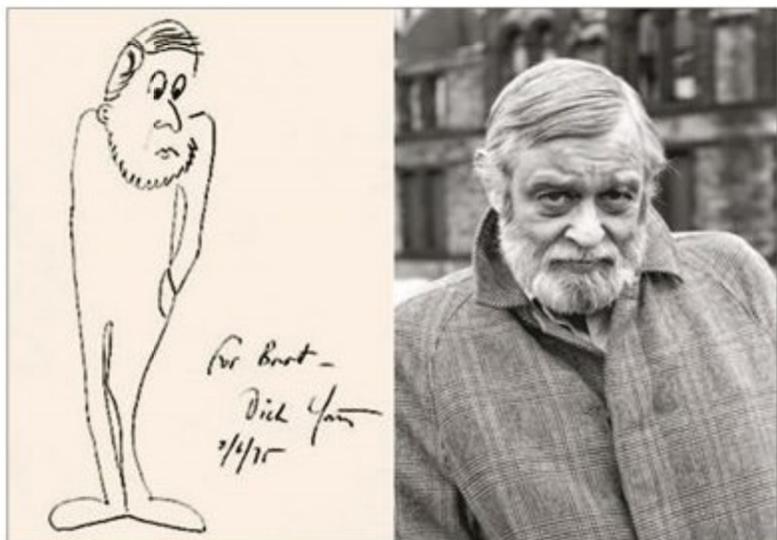
查尔斯·布考斯基（德裔美国诗人、小说家）
我是个靠孤独过活的人，孤独之于我就像食物跟水。一天不独处，我就会变得虚弱。我不以孤独为荣，但以此维生。——《样样干》



村上春树（日本小说家）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她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挪威的森林》



杜鲁门·卡波特（美国作家，纪实文学《冷血》被公认为大众文化的里程碑著作）
我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但是在达到的时候，我愿意自己还保持着自尊心。我希望有一天早上醒来在蒂凡尼吃早饭时，我仍旧是我。——《蒂凡尼的早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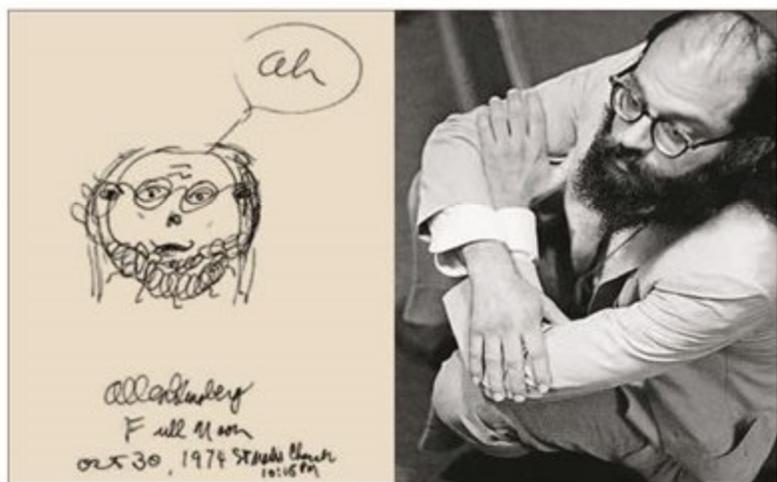
理查德·耶茨（美国小说家，被称为“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
我想，所谓孤独，就是你面对的那个人，他的情绪和你自己的情绪不在同一个频率。——《十一种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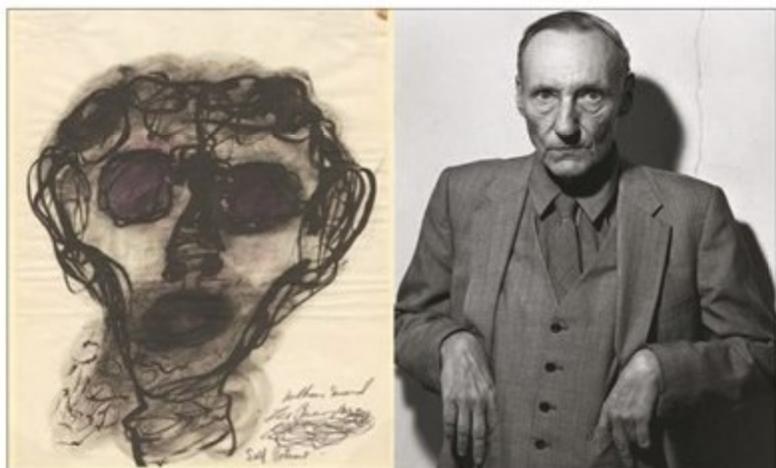
库尔特·冯内古特（美国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人物）
我写下墓志铭：“这个美好的地球，我们本可以拯救它，但我们太他x的卑鄙懒惰了。”——《没有国家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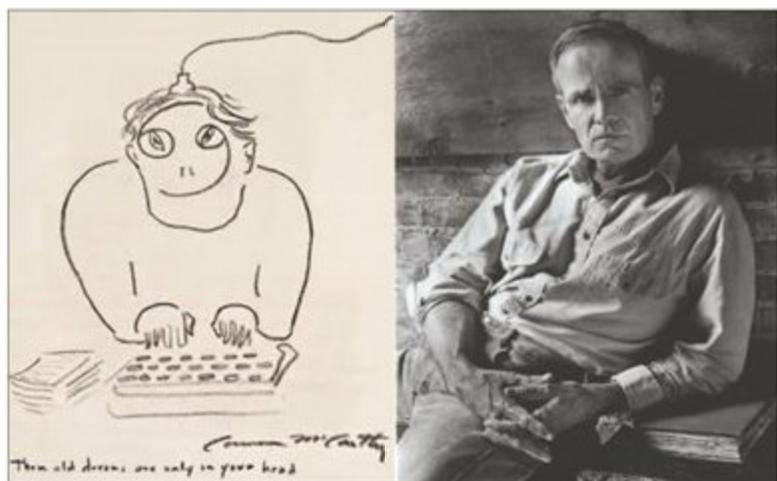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2000年凭《盲刺客》摘得英国文坛最高荣誉布克奖）
好了，战争结束了。枪声沉寂下来。幸存的士兵穿着湿乎乎的衣服，爬出散兵坑和肮脏的洞穴，抬起一张张满是污垢的脸仰望天空。战争的双方都感到自己输了。——《盲刺客》



艾伦·金斯堡（美国“垮掉的一代”领袖诗人）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嚎叫》



威廉·巴勒斯（美国作家，“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创始人）
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并不管事实如何。——《裸体午餐》



戈马克·麦卡锡（美国小说家，被誉为“海明威与福克纳的唯一后继者”）
无论你一生当中干过什么，那些事情所造成的影响早晚都会再回到你的身上。只要你活的时间足够长，它就一定会。——《老无所依》



斯蒂芬·金（美国畅销书作家，作品以恐怖小说著称，几乎每一部小说都被搬上过银幕）
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肖申克的救赎》



决定给老家的双亲安装监视器，源于弟弟的一个提议。

分别住在北、深、广的我们姐弟三人，经常在微信上讨论远在河南的父母的养老细节。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抱怨保姆偷东西，今天说偷了她的描花盘子，明天说偷了她的虾仁和汤圆。有一次，她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保姆偷了她8000元钱，我们要是不管，她就去报警。

我们心里明白，保姆是不可能偷她8000元钱的。父母的工资由父亲保管，母亲花钱大手大脚，每月发到手的零用钱迅速用完，不可能有8000元那么多。但是母亲不依不饶，说保姆光吃闲饭不干活，说不用保姆，自己完全能行。

这个保姆是我们姐弟三人出钱给父母请的，人很可靠。她不是全职，每天只是上午半天买菜、做饭、打扫卫生，中午就离开。我们跟母亲据理力争，让她不要冤枉保姆，但是母亲依然不依不饶。

弟弟提议给家里安装一个监视器。有新闻说，有子女通过监视器，发现家里老人被保姆虐待。于是，我和姐姐同意了。监视器安装好了，我们在手机上一打开视频，便可看见老家客厅的全貌。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机器。

安装监视器的头一个月，就发现了很多让我们姐弟三人震惊的事情。

我发现，母亲跟保姆的关系根本没有她说的那么紧张。保姆除了上午跟她一起出门买

菜外，大部分时间，客厅里就她们俩。保姆和母亲一人躺一个沙发，一起看电视剧，还不时讨论剧情。而她们周围，是乱得像猪窝一样的客厅。父亲不在家吃午饭时，保姆和母亲从早晨就开始聊天。母亲高谈

被我揭了短，既恼怒又羞愧。刚开始她企图否认，但铁证如山，她就改变策略，冲着电话这边的我翻了个白眼（我用座机打电话，用手机看着视频里的母亲），说：“这房间不用收拾，我看着挺好。让她（保姆）陪我说说话就行了。”

我气得给姐姐打电话告状，我们感觉

这几年请保姆的钱全白花了。姐姐代表我们姐弟三人打电话给父亲。父亲的态度很暧昧，觉得这不是问题，只要老伴跟保姆聊得开心就好。

还有一件事，更让我生气。我发现母亲跟保姆沆瀣一气地骗我。平时母亲和父亲都是10点准时上床睡觉，父亲

乡愁是一个监视器

●荆方

阔论，保姆用心听着，恰到好处地插一句，引来母亲更加热烈的高谈阔论。周围，依然如猪窝一般。

我怒不可遏地打电话回家，质问母亲，为什么不让保姆收拾房间，养着保姆就是为了扯闲话吗？母亲有点猝不及防，像被我偷窥了隐私，又像





偶尔出差，保姆就全天在家陪母亲。我特意交代保姆，一定要按时伺候老太太上床睡觉，保姆也答应得很好。安装监视器的两个月后，一次父亲出差，夜里11点半我打开视频，赫然看见客厅灯火通明，母亲和保姆正坐在客厅里津津有味地看综艺节目。

我立刻拨通家里的电话。母亲意识到我的来意，撒谎说：“我都准备睡了，正要关灯呢。”我说：“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俩都在看电视，看的是中央三套。”我话音刚落，保姆就把电视关了。

母亲渐渐明白了监视器对她的不利，她开始抗议，说这是对她的不尊重，还企图把网线拔掉，不过都被我们一一识破。父亲的态度跟母亲相反。父亲热爱新事物，上微信、逛淘宝。他觉得监视器非常先进，并很适应被监视的生活，经常在中午吃饭时，端着酒杯（他每天中午都喝二两）冲着镜头这边的我们举杯致意。

有一次监视器坏了，父亲着急地致电弟弟，问怎么修。弟弟立刻指挥在老家的堂弟找人上门维修。3天后，监视器修好了，父亲特地在微信群里通知我们：“视频修好了，欢迎观看。”

安装监视器后，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我打开视频，发现母亲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眼睛半闭。我打家里的电话，电话铃响着，母亲却一动不动。我立刻打电话给小姑姑。小姑姑赶到家里，发现母亲已昏迷。母亲是因为甲状腺

功能减退又合并糖尿病，引起了晕厥。她的双侧甲状腺已切除，需要终身服药补充甲状腺素，但她总是忘记吃药，保姆也不提醒，久而久之酿成恶果。医生说，像母亲这种情况，如果发现不及时，会死人的。

这件事，让我们每个家庭成员都对监视器心存感激。母亲也不再嫌弃它，服服帖帖地被它监视着。

最欢乐的时候，是我、弟弟、姐姐其中一个回家时。下了飞机往家赶的时候，回家的那个孩子就在群里提醒：“注意看视频，20分钟后直播开始。”远在家乡之外的另两个，会打开视频守着看直播，比半夜起床看球赛还准时。回家的那个孩子一进门，还得意地冲监视器挥挥手，就像主持人走进直播间一样。

父亲欢快的声音从那边传来，他略带夸张地介绍自己的生活。他拿出一瓶酒说：“中午喝这个，这是老二买的，据说不错。”又指着电视机，半埋怨半自得地说：“哎，你弟弟上个月换的，买个这么大的！没必要嘛。”盯着视频的人听到自己的名字，露出会心的微笑，仿佛也在现场。

寒暄过后，回家的那个孩子就会进入厨房，煎炒烹炸。我们姐弟三人受父母熏陶，都喜欢美食和烹饪，无论谁回家，都会去厨房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即便我们3个生活在东南西北若干年，记忆深处那几味最可口的菜肴，总能在此时被准确地想起。姐姐做的饭最

丰盛，我会把视频放大，对准餐桌，依次观察桌子上的菜。视频放大会变虚，但我仅凭模糊的酱红色方块，就能准确地猜出那是黄焖带鱼还是红烧排骨。

其实，这些特别事件都是少数。监视器里记录的，90%都是老爸老妈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光。他们有时候整晚不说一句话，看到10点，默默起身关掉电视，慢慢走进洗手间，再慢慢走出洗手间，路过客厅，关上灯，消失在卧室门口。

尤其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他们甚至一整天都坐在沙发里，固定的姿势，固定的位置，看着同一个频道。有时候从视频里听到朱军或者朱迅的声音，就知道是那个已看过几遍的节目，但他们还是盯着荧屏，说不上感兴趣，也说不上不感兴趣。

这时候我会忍不住打个电话过去，给他们介绍几个时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但家里的电视没配数字机顶盒，不能看回放，而电视剧已经播过开头了。这时候我会说：“等我回去给你带光碟。”父亲“嗯”“唔”地应着，听到这句，飞快地插话：“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被问得语塞，像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唯唯诺诺地搪塞几句，匆匆挂掉电话。

安装监视器半年后，很少打电话的弟弟，有一次给我打来电话。我问他什么事，弟弟东拉西扯了一会，终于下了决心，斟酌词句地说：“你看了



吗？老头老太太每天都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我随口回答：“那怎么了，不坐在那里能干什么？”说完，我就沉默了，我心里清楚他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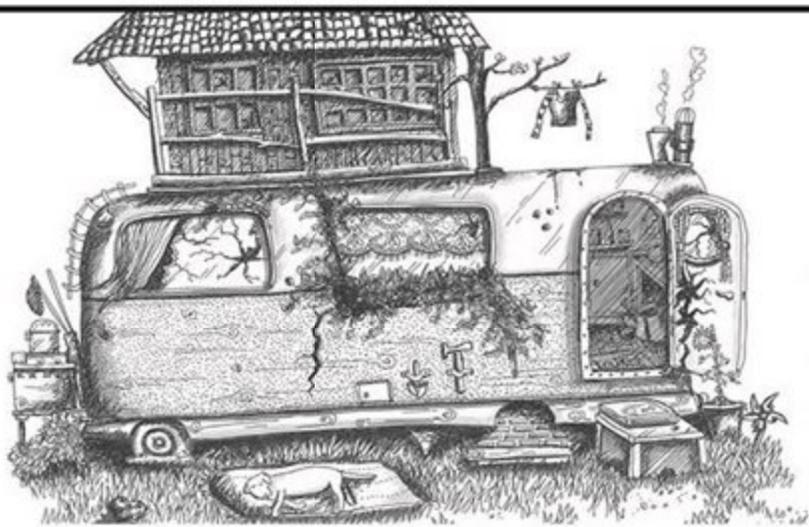
没有安装监视器的时候，我们仅凭电话沟通，父母那边总是热闹的——院子里谁家添了个孙子，白白胖胖的，好玩；医院的老同事来家里看他们了，小时候还抱过我；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今年花开得特别多。我们这些身处忙碌中的人，想当然地认为，父母的口子跟我们一样忙碌不堪，每天没有闲暇。

安装了监视器后，才知道父母的口子是被大段大段的空白铺满的。这些空白是荒芜的原野，没有庄稼，收割不了希望。

母亲撒谎说保姆偷东西，是想引起我们的重视，让我们参与她平淡如水的生活。那片荒芜，不是干净的地面和洁净的桌椅所能填补的。监视器把这荒芜的真相，摊在我们姐弟三人眼前。身处异乡的我们远远看着那大片的荒芜，静静地、日复一日地吞噬着衰老的父母。

本来，安装监视器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心安，但安装了监视器以后，我们姐弟三人都有种从未有过的惶恐，被划过父母生命的每一次滴答声弄得焦虑和内疚不堪。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子女，年轻时远走异乡，无论混得得意还是失意，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司志政摘自《新周刊》
2017年第12期，李 旻图）



芝麻事

◎马未都

人生总有大事小事之分，但界限模糊，何为大事、何为小事，每个人感受不同。但有一类事情每个人都遇到过，这类事情肯定属于芝麻小事，可这芝麻小事也不能不认真对待，否则会心烦意乱。

这类芝麻小事都与身体相关，塞牙，扎刺，指甲劈了，眼睛进沙子，哪怕舌头上粘根毛，都会让你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做事，得先把这小事解决了才行。

早年我爹喜欢养仙人掌之类的植物，有一次我不小心碰了一个仙人球，这球上有一层黄茸茸的细毛，扎了我一手。那时我眼神特好，找了一个小镊子，从早上夹到中午，从中午夹到华灯初上，仍觉得手上有刺。这感觉至少持续了三天，后果是以后我见到仙人球就哆嗦。后来看到一则新闻说，有个人掉进非洲的仙人掌丛中，浑身扎了几万根刺，一共拔了三十几年才拔光，我心里才稍稍平衡些。

再有就是塞牙。年轻时好不容易吃回炖牛肉，肉老火弱时间短，一大口肉在嘴里嚼十几分钟，好不容易才咽下。谁知牙缝中着着实实塞入一丝牛肉，怎么剔也剔不出来，最后被迫带着那牛肉丝入睡，心有戚戚焉，拔牙的心都有了。还有就是指甲劈了，暂时找不到刀剪，手指甲劈了还可以上牙咬，脚指甲劈了嘴巴就用不上了，用牙咬脚指甲那是猴。至于眼睛进沙子，舌头上粘根毛，若不处理完，什么天下大事也做不了。连我家马大贵（猫）舌头上粘了毛还自己干恶心半天呢！

关于芝麻事古人也有训：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谨慎于小事之始，成大事方为智慧。多小的事都要及时处理，防微杜渐，忧于未萌。✿

（张建中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血色的羽毛,血色的湖

●Ent

2016年11月28日,美国西北部的蒙大拿州遭遇了一场暴风雪。

呼啸的风里,除了雪,还有大约2.5万只雪雁(Chen caerulescens)。它们在迁徙途中被卷入风暴,往年熟悉的湖又提早封冻了,现在急需寻一处落脚点来躲避和休整。它们发现了布特市郊的一个湖。

但这并不是一个湖。

它叫“伯克莱坑”,是一个巨大的露天铜矿。如今它已经被废弃超过30年了。在这30多年间,它陆续积攒了300米深的污水。

那个无月的夜里,超过1万只雪雁安静地降落在伯克莱坑的红色水面上。

“湖面变成了一片雪白。”有人回忆道。

雪雁并不知道这里和此前休憩的其他的湖有何分别。甚至当初废弃这个矿坑的人类,都没料到一个积水的废矿坑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但是,此刻的矿坑是一个饱含硫酸和重金属的废水坑。雪雁会死于污水,而污水并不在乎生命的想法。绝望的工作人员想尽了办法,可依然有近4000只雪雁再也没能离开这里。

而矿坑和它的废水依然如故。也许下一场暴风雪带来的白色,又会被这一片血红吞噬。

可能百年之后,雪雁终将懂得有些湖泊是不能踏足的。可能到那时,自然选择终将教会动物如何与人类的“遗产”共存。没有人

能预测未来演化的轨迹,但我们知道如下的事实: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一群雪雁为了求生,降落在人类创造的死亡之湖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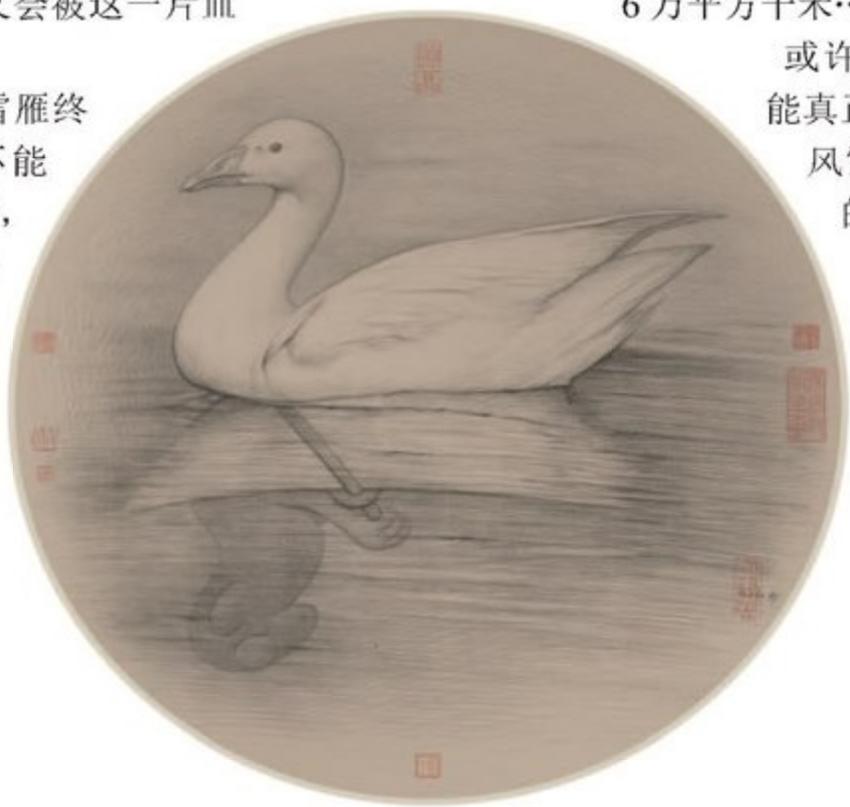
雪雁的故事之外,还有伯克莱坑的故事。

坑内的污水并非人为排放的结果,但又确实实是人类所致。当矿坑被废弃时,坑底的水泵也随之关闭,周围的地下水逐渐在此积聚。水中的溶解氧和坑底的含硫矿石发生化学反应,释放出硫酸。随后,硫酸又溶解了矿石里的铜、砷和镉。这些重金属污染物让它成了一潭酸液。几乎没什么生物能生活在这里,连仅有的真菌也发生了变异,研究者甚至在菌体内找到了几种全新的化合物。

美国环保署希望能够尽快净化坑内的水质,不过没人知道是否还来得及。坑很深,污水的水面还在地下水位之下,所以暂时不会污染地下水;然而,只是暂时,如今二者的高度差不足30米,估计几年之内就会齐平。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坑内富含重金属的污水就会反流进地下水,并且渗透到附近的克拉克福克河的源头。这条河长达近500千米,流域面积近6万平方千米……

或许只有到那时,人们才能真正理解,2016年那个暴风雪之夜里,降落在此处的雪雁眼中最后的景象。

(秋意摘自豆瓣网,刘宏图)





时髦信号

●岑 嵘

如果你穿越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一定会被街头的“时尚青年”所震惊。

他们骑着自行车，戴着深色镜片的“蛤蟆镜”，穿着格子衬衫和喇叭裤，踏着锃亮的小皮鞋，梳着大背头，手中拎着录音机在街头呼啸而过。你可能看得目瞪口呆，没错，这些时尚青年中，可能就有你的父辈。

人们不会无缘无故打扮成这样。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每一种行为都在释放信号。

那些时尚青年的行头，在当时都是奢侈品。比如说“蛤蟆镜”，这种太阳镜当时都是广东货，售价十多元一副（记得千万别把上面的不干胶标记撕掉）；自行车的地位和现在的轿车差不多，最好的自行车是上海产的凤凰牌，其次是天津产的飞鸽牌和上海产的永久牌；至于录音机，那时候大约只有一种日本三洋牌的，一开始是单喇叭，售价 200 多元，后来出了双喇叭、四喇叭，价钱涨到三四百元——这可相当于一个青年大半年的工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骑着凤凰自行车，拎着三洋录音机，和今天那些富二代开着音响震天响的跑车一样，都是炫耀行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说，一个信号要在竞争对手之间表现出可信性，它必须难以造假（当时可没有仿冒产品）。如果一方传递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而得利，那另一方则被迫暴露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自己没有这些装备）。而那些跟着别人的录音机跳舞的，当时被戏称为“蹭响的”。

当特定信号物的成本不断下降，有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时，它们就失去了身份象征的作用。比如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电视剧中，那些黑社会的大哥永远拿着一部像砖头一样笨重的“大哥大”，今天则已成为可笑的古董。

当农村姑娘由于整日在户

外劳作而拥有古铜色的皮肤时，淑女们便会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皮肤保持白皙；当大多数女性开始在室内工作以后，古铜色的皮肤又变成有闲暇时间在户外度假的奢侈象征。

牛津大学的学生喜欢穿着带有牛津标志的 T 恤，但是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当穿带有牛津标志的 T 恤成为一种风潮时，真正的牛津学生便不再穿它们，转而佩戴起他们所属学院的徽章。而这些徽章，市面上可买不到。

关于手提录音机这件事，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它发出的信号产生变化时，便有了以下这一幕：

上世纪 70 年代末，印度时尚青年和中国时尚青年一样，以在公共场合提着录音机大声播放为时髦。当时的印度政府为了推进减缓人口增长的政策，开始用这种录音机来奖励做结扎手术的人。于是，这种时尚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秋伟摘自《深圳商报》2017 年 5 月 24 日）





所谓“掀桌”，就是掀翻谈判桌，也可以叫翻脸。最常见的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你给我个价，我嫌贵，扭头就走，等你在我身后喊“回来回来，我给你打五折”。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扭头就走，然后就真的走了，因为没人叫我们回来。

这种假借条件不合就掀桌翻脸、逼迫对方让步的方式，很容易弄巧成拙。而这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掀桌前也是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因为如果对方压根儿就没和我们坐在一张谈判桌上，或是并没有什么无法接受的翻脸成本，我们这时候掀桌，自然很容易就白掀了。

一个朋友特别会砍价。如果在商店看到一个心仪的东西，他会很小心地拿起包装盒，反反复复地看很久。如果身边有朋友，他还会跟朋友交流几句，流露出对这个玩意儿的喜爱。他也会跟店家聊，但绝不开口问价，只问跟这个商品有关的细节，一直细到保修能保多少年，说得好像已经买了一样。同时，他还会很不情愿地表达出一些犹豫，哼哼唧唧地说：“老婆对于我总是买这样的东西很不爽。”“我自己其实并不需要它。”

到最后已经把钱包从兜里拿出来放手上了，他才开口问店家：“我要付你多少钱？”而不管店家报出什么价格，如1000元，他都会立刻做出极度震惊状，并迅速把钱包收起来，一边对店家说：“开玩笑呢，要我命呢！”一边对朋友



“掀桌”砍价法 ●邱晨

说：“唉，可惜了。”

这个时候，店家要么会立刻抛出一个大折扣，要么会说：“那你说多少钱好了。”而我这位朋友就可以十分从容地说：“我原以为一两百元就搞定了，谁知道这么贵啊，买回去还不得跪搓衣板啊！但我确实挺不好意思砍价的，这样吧，400元，我也不勉强，不行我就当认识个朋友。”

整个过程持续10~20分钟。在这个过程中，我这位朋友十分完整地完成了3个步骤。第一步，表达上桌意愿，把对方也拉到谈判桌上来。第二步，等对方上桌，再讲出还有不太友好的其他人也在桌上。第三步，时机成熟，果断掀桌。

即便不成功，我们也是有退路的，我们完全可以做痛心

疾首状，说：“今儿我就不管我老婆了，老板，就按你的价买了！”

相比之下，那些一进店就问价，然后砍一半的传统做法，大部分会“掀桌”失败。问题在哪儿呢？第一，前戏没做足，压根儿没把对方拉到谈判桌上，这笔买卖成不成，对方根本不在乎。第二，没有设置安全网，虚拟一个第三方敌人。如果你只知道掀桌，把对方一脚踢开，当然效果不会好。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很多时候谈判不成功，并不是因为我们哪句话没说好，而是在表达策略上没有有一个清晰的布局。

（冯国伟整理自喜马拉雅FM《好好说话》节目第2期，王原图）



两百

昨晚喝完酒打车回家。我问师傅：“什么是爱情？”师傅说：“吐车上两百。”

放生

今天有个小妹妹问我，为什么有个男生撩着撩着，最近突然就不理她了。

我回答：“大面积撒网，选择性捕捞，你被放生了。”

热

说真的，这天气就算是老公跟人跑了，我都懒得去追。太热了！出门5分钟，流汗两小时。如果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河里，请先救你妈，我想在水里待会儿。

转账

我：“爸，你要学会用微信支付啊。”我爸正吃着西瓜，说：“学那个干吗？我平时这样花钱挺方便的。”我：“这样我转账给你，你就可以随意花，不用跟我妈申请了。”爸放下西瓜，“给我说说，这个怎么用来着？”

三宝

昨天看宝兰高铁通车的节目，一个主持人说：“定西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

不在了

刚看到路边的一个年轻妈妈蹲下来和身边的小朋友说：“下次别人再问你的时候，别说爸爸不在了，爸爸现在只是



没在北京。”

知道了

在我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我妈对我说：“孩子，就算所有人都放弃你，你自己也绝对不能放弃自己，知道吗？”我感动地回答：“知道了。”

然后，我妈转头对我爸说：“他知道了，咱走吧。”

奶奶灰

很久没回家，今天回家后发现妈妈的头发都花白了。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的眼眶湿润了。这时我妈转过身问我：“昨天染的奶奶灰，酷不酷？”

送分题

赏析课测验我帮着监考。瞥了一眼考卷，有道题是问哪位音乐家从28岁开始听力减弱。同事说这是一道送分题。我一看选项，果然！——A.贝多芬；B.贝少芬；C.贝多少芬。

业务不熟

来工地实习的第三天，我

就被开除了。因为，昨天下午我在湿漉漉的混凝土表面写了句骂经理的话，准备抹掉时，发现混凝土已经凝固了。经理说，解雇我不是因为我骂了他，而是因为我专业不过关，连凝固时间都算不准。

证婚

朋友今天结婚，证婚人是个法国人，他用蹩脚的中文大喊一声：“形婚快乐！”

企业文化

问：有哪些很low的公司文化？

答：明明是契约关系，偏要大谈感恩。

不想去

爷爷83岁，想回老家和同学聚聚，喊我奶奶也去。奶奶不爱出远门，不想去，说：“你就跟他们说我死了。”

抢结账

昨天“撸串”时见识了新时代抢着结账的方式——捂着对方手机上的二维码不让扫。很可笑，但也有点可爱。

面试

去面试，HR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我的梦想是不上班。”

HR：“那你为什么还来应聘？”

我：“为了实现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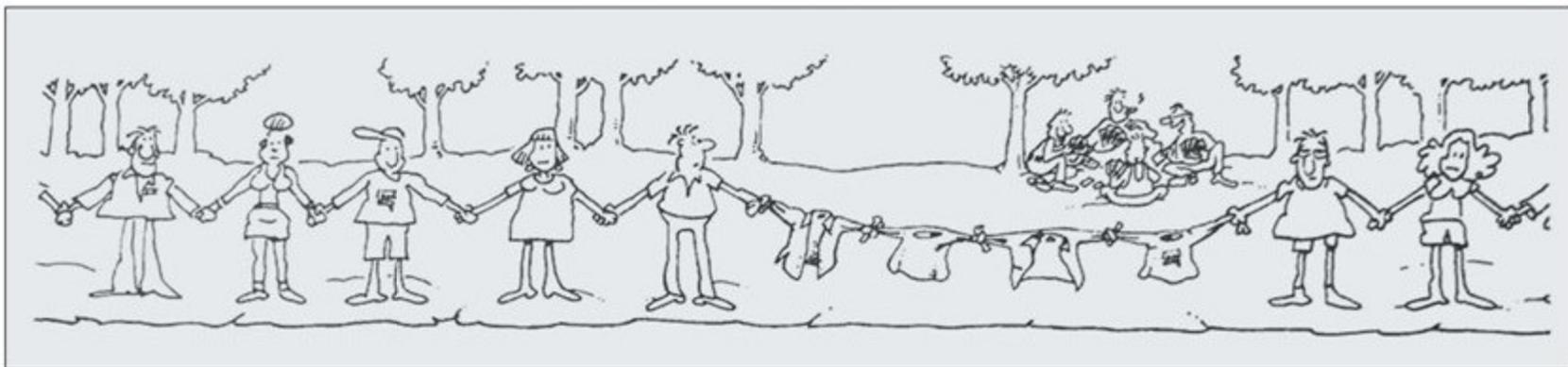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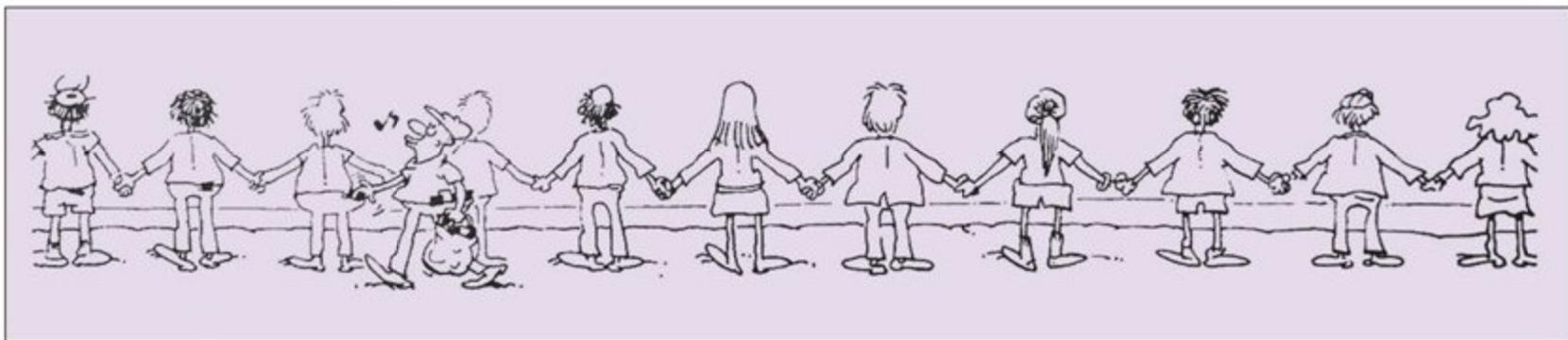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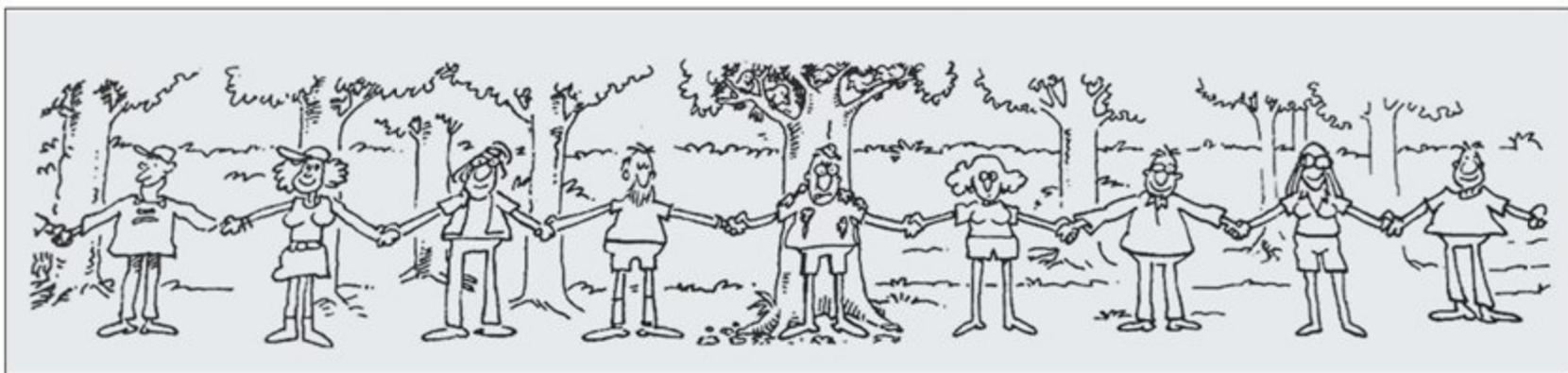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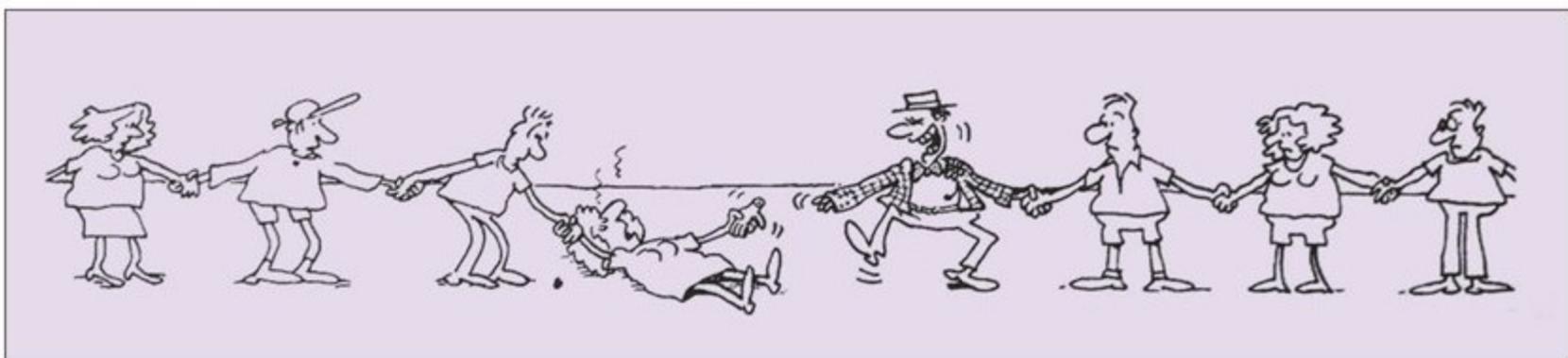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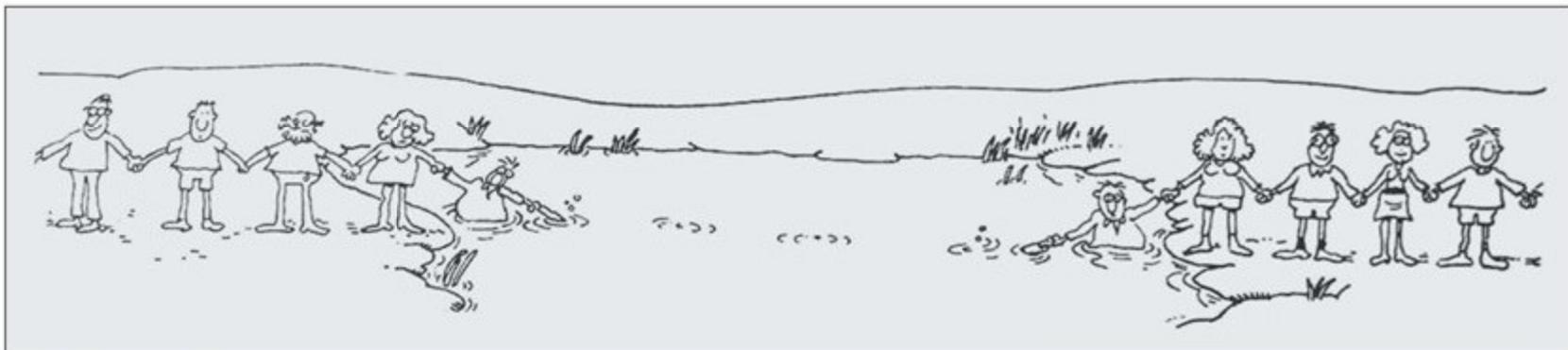
HR：“你等等，我理一下头绪。”

（潘光贤等摘）



手拉手

●〔美〕阿拉贡斯



（摘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阿拉贡斯哑剧幽默漫画》一书）



文苑·文苑

图书馆里的将军

● [意] 卡尔维诺 ○ 刘月樵 译





在潘杜里亚这个很有名的国家，有一天，一种怀疑情绪渗透进了高级军官的头脑里：书籍中包含着对军队威信不利的观点。实际上，询问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认为军官们也可以犯错误和闯祸、战争不总是相当于完成光荣使命的这种观点，传播广泛，存在于一大批现代的和古代的、潘杜里亚的以及外国的书籍中。

潘杜里亚的参谋们集合在一起，分析情况。然而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因为他们中没有人书目方面是内行。调查委员会成立了，由严厉又谨慎的军官费迪纳将军负责。委员会将要检查潘杜里亚最大的图书馆里的所有书籍。

这个图书馆是在一座老楼里面，到处是楼梯和圆柱，墙皮斑驳脱落，多处摇摇欲坠。寒冷的房间里全是书籍，堆得满满的，有些地方甚至难以通行，只有老鼠可以出入。在庞大军费开支的重压下，潘杜里亚的国家预算不可能提供任何帮助。

军队在十一月的一个下雨的早晨接管了图书馆。将军下了马，他身材矮矮胖胖的，挺着胸脯，夹鼻眼镜上边是紧皱的眉头。从一辆汽车上走下来四名瘦高个儿的中尉，他们下巴抬起，眼皮低垂，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公文包。随后又来了一队士兵，安营扎寨在老院子里，他们带来了骡子、大捆干草、帐篷、炉灶、战地无线电设备，以及信号旗。

门口布置了哨兵，并张贴了布告，上面写着：“大规模

演习期间，禁止入内。”这是一个计策，以便调查可以严格保密地进行。习惯每天早晨来图书馆的学者们，都身穿大衣，戴着围巾和登山帽，免得冻着，现在则必须打道回府了。他们感到迷惑不解，彼此问道：“怎么搞的，在图书馆里演习？难道不会搞得乱七八糟吗？那骑兵部队呢？难道还要射击吗？”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只留下一个小老头儿——克里斯皮诺先生，好让他向军官们解释书卷的编排和放置。他相当矮小，脑袋像鸡蛋一般光秃，眼睛则如大头针针尖一般藏在眼镜后面。

费迪纳将军首先担心的是行动的后勤保障，因为他得到的命令是委员会在完成调研之前不得走出图书馆；那是一项需要集中精神的工作，他们不能分心走神。于是，他们设法搞到了物资供应，比如一些营房使用的炉子、一些储备柴火和被认为不太有意思的旧杂志。图书馆在冬季从来没有这样暖和过。在被老鼠夹子包围着的安全的方，人们放上了行军床，将军和他的军官们将睡在那里。

随后，他们开始分工。每一个中尉都被分配了一个学科、一个世纪的历史。将军监视书卷的分选，并且根据一本书是适合军官、士官、士兵阅读，还是必须报告给军事法庭，来盖上相应的图章。

于是，委员会便开始工作。每天晚上，战地无线电都要把费迪纳将军的报告传给最

高指挥部。检查完的书卷有多少、因存疑而留下的有多少、适合军官和士兵阅读的有多少，那些冰冷的数字在极少的时候也伴随着某些非同寻常的汇报，比方说，一个摔坏了眼镜的中尉申请一副近视镜，一头骡子吃了一一份无人看管的珍贵的手抄本。

但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正在酝酿，而战地无线电却没有上报相关的消息。书籍的森林不但没有变得稀疏，好像反倒更加纠结、充满陷阱。假如没有克里斯皮诺先生帮忙的话，军官们可能会迷失在这片森林里。举例说，中尉阿布罗加特突然站起身来，把他正在阅读的一册书往桌子上一扔，说道：“从来没听说过！一本关于布匿战争的书在说迦太基人的好话，而批评罗马人！必须马上汇报！”（需要说的是，潘杜里亚人，错了也好，对了也罢，都自认为是罗马人的后裔）老图书馆管理员穿着长毛绒便鞋，不出声响地走近他。“这没什么，”管理员说，“您读读这里写了些什么，还是关于罗马人的，您可以也把这个放到报告里，还有这本，还有这本……”然后为中尉放下了一摞书。中尉开始很紧张地翻看这些卷册。他产生了兴趣，就阅读起来，并做着笔记。他抓着脑袋，嘟嘟囔囔地说：“哎呀！你知道多少东西啊！谁能想到啊！”然后，克里斯皮诺先生朝卢凯蒂中尉走去，后者正气愤地合上一册书，说道：“真是好东西！在这里，他们居然有胆量对十字军东征



理想的纯洁性表示怀疑！是的，先生，对十字军东征！”这时，克里斯皮诺先生则微笑着说：“啊，您看，如果必须对这个话题做汇报的话，我建议您可以阅读其他几本书，您可以找到更多的细节。”然后又为他取下了半个书架的书。中尉卢凯蒂低着头，很投入，整整一个星期，人们都听见他在翻阅书页，不时低声说：“不过，这些十字军东征的内容，不错呢！”

在委员会晚间的报告中，检查完的书籍数目越来越庞大，但再没有关于肯定或否定意见的任何数据。费迪纳将军的印章最后使用得很少。假如他试图检查一个中尉的工作，问：“您怎么会放过这本小说呢？士兵比军官更优秀？这是一个不尊重等级秩序的作者！”中尉就会引用其他作者的话来回答，就陷入了从历史、哲学、经济上进行论证的困境。这便又引发了全面的讨论，而一讨论就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克里斯皮诺先生穿着便鞋安静地走动。他套着灰色衬衫，一点儿也不显眼，却总是在恰当的时刻，拿着一本包含着与讨论的话题有关的书介入，而他也总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动摇费迪纳将军的信念。

与此同时，士兵们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开始感到厌烦了。他们之中的一个，最有文化的巴拉巴索，向军官们要一本书读。起初，他们打算给他那种已经宣布适合部队阅读的少量图书中的一本，但是考虑到还有成千上万本尚需检查的

书，将军不希望士兵巴拉巴索将阅读时间浪费在勤务上，于是给了他一本还没有检查过的书。读完这本小说之后，巴拉巴索必须向将军汇报自己的意见。其他士兵也如法炮制，要求并得到了书籍。士兵托马索内为一个不识字的士兵大声地朗读，而后者也说出了他的意见。士兵们也参加了一般性的讨论。

关于委员会工作的进展，许多细节人们都不清楚：在漫长冬季的好多个星期中，图书馆里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并没有被上报。事实是，费迪纳将军向潘杜里亚最高指挥部发送的无线电报告越来越少，最后甚至全部中断。最高指挥部司令开始感到惊慌，他传达了尽快结束调查研究并呈交一份详尽报告命令。

命令到达图书馆时，费迪纳将军以及他的下属们被相反的情感所困扰：从一方面讲，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发现需要满足的新兴趣，他们正从阅读和学习中获得从来不曾想象过的乐趣；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们又急于回到人们中间，恢复生活，但生活现在对他们来说好像更为复杂，它在他们的眼睛里几乎是面目一新了；再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们离开图书馆的日子临近了，这让他们心中充满焦虑，因为他们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然而他们头脑里涌现出各种想法，他们都不清楚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

傍晚，他们望着窗外树枝上的第一批芽苞被晚霞照亮，城市里灯光闪耀，他们中的一

个高声念着一位诗人的诗句。当时费迪纳并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他接到命令，独自一人留在桌子旁，起草最后的报告。但是大家时不时会听到铃声，还有他呼唤的声音：“克里斯皮诺！克里斯皮诺！”没有图书馆老管理员的帮助，他无法继续下去。最后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共同炮制那份报告。

在一个美好的早晨，委员会的人终于走出图书馆，并向最高指挥部报告；费迪纳在指挥部会议上介绍了调研的结果。他的讲话对从人类起源到今天的历史进行了概括，其中批评了对潘杜里亚正统派人士来说最无可争议的所有思想，声称统治阶级要为国家灾难负责，要赞颂人民，他们是战争和错误政策的英勇受害者。那是一次有点儿混乱的阐述，论断常常是简化的和矛盾的，就像是发生在一个刚刚接受新思想的人身上一样。但是其整体意义，确定无疑。潘杜里亚的与会将军们震惊了，他们睁大了眼睛，大声地喊叫起来。费迪纳甚至无法结束他的讲话。后来，出于害怕发生更为严重的丑闻，将军和四位中尉被以健康问题之名打发退役了，原因是“服役期间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人们常常看见他们穿着便装，裹着厚实的大衣和毛衣，走进这座老图书馆。在那里，克里斯皮诺先生以及他的书籍在等待着他们。❁

（刘海霞摘自译林出版社《在你说“喂”之前》一书，王青图）



读者的功能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路燕萍 译

1

当卢西娅·佩莱斯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偷偷读了一本小说。她把它藏在枕头下边，每天晚上读一点儿。这是她从叔叔的松木书架上偷偷拿的，那里放着叔叔的心爱之书。

许多年过去了，卢西娅走过了许多路。

她在安蒂奥基亚河的岩石上寻找幽灵，她在暴力的城市街道中寻找人类。

在路途中，一直陪伴她的是回声，是她童年用眼睛听到的遥远声音的回声的回声。

卢西娅没有再去看那本书，她可能再也认不出它来了。它已在她心里茁壮生长，现在变成另一本书，变成她的书。

2

何塞·曼努埃尔·卡斯塔尼



翁是西班牙内战中的陆军上尉，他为佛朗哥而战。战斗中他失去了一只手，并获得几枚军功章。

战后不久的一个夜晚，上尉偶然发现了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一本禁书。他斗胆读了一行诗，读了两行，之后就欲罢不能。卡斯塔尼翁上尉，战胜国的英雄，通宵达旦、如痴如醉地一读再读塞萨尔·巴列霍——战败国诗人的诗。

那天天亮之后，他提出退役，不再从佛朗哥政府那里拿一分钱。

后来，他被投进监狱，之后他流亡了。

（苏小园摘自作家出版社《拥抱之书》一书）

我游历自己的第八大洲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

◎韩少功 译

我对世界七大洲的任何地方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真正去看过。我游历我自己的第八大洲。

有些人航游了每一个大洋，但很少航游他自己的单调。

我的航程比所有人的都要遥远。

我见过的高山多于地球上所有存在的高山。

我走过的城市多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城市。

我渡过的长河在一个不

可能的世界里奔流不息，在我沉思的凝视下确凿无疑地奔流。

我访问的国家里，我是统治那里的国王，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习俗，是那些人民以及其他民族的整个历史。

我看见的那些景观和那些房屋，都是上帝用我想象的材料创造出来的。

而我就是它们。

（复古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惶然录》一书）

有一片田野

●〔波斯〕鲁米

◎梁永安 编译

有一片田野，

它位于

是非对错的界域之外。

我在那里等你。

当灵魂躺卧在那片青草地上时，

世界的丰盛，远超出能言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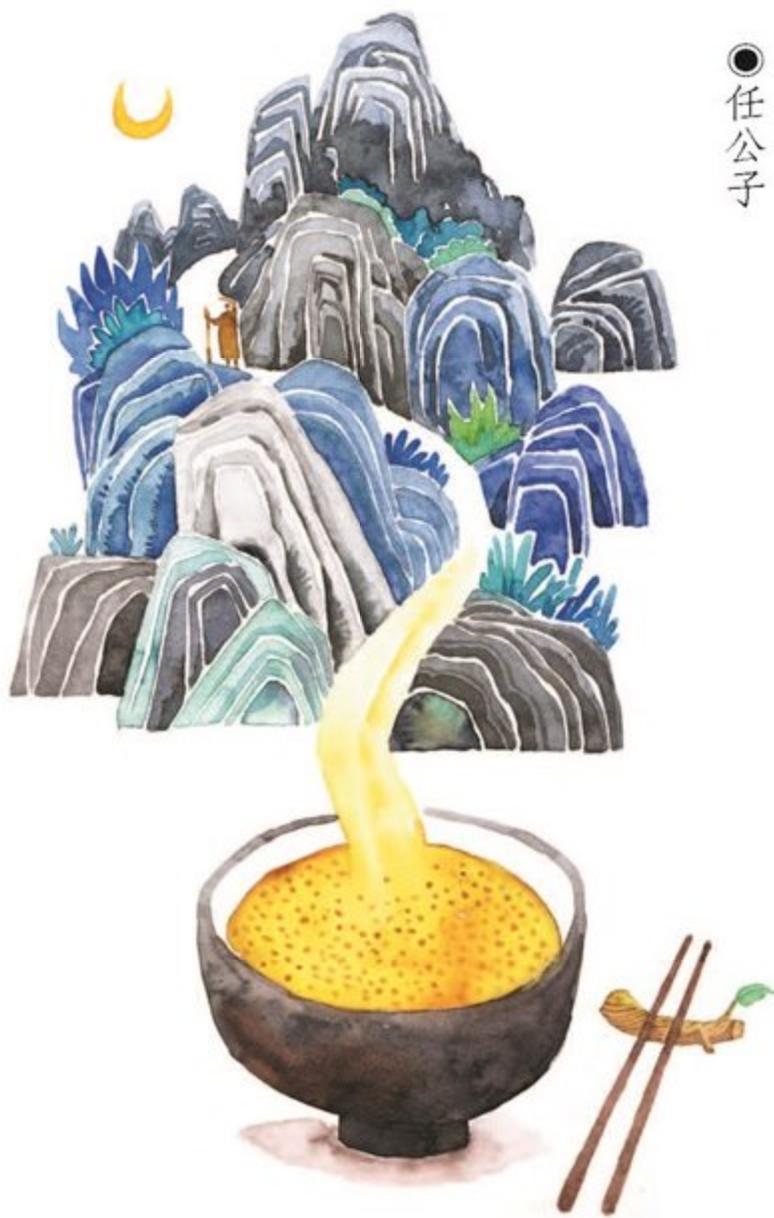
观念、言语，甚至像“你我”这样的语句，

都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丁强摘自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在春天走进果园》一书）



●任公子



一个唐朝和尚的 “深夜食堂”

1

这天傍晚，一个青年和尚在一个壮年汉子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来到一处山庄。

他一屁股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大口喘气，惊魂甫定。

就在半天前，他经历了人生中最为恐怖的一幕。

有多恐怖呢？把你换作他，简单描述一下就是：

你带着两个小兄弟在深山里走路，突然掉进妖怪的陷阱。一群相貌狰狞的妖怪跳出来，把你们绑进洞里。两个兄弟在哭喊中被剖腹挖心，剁成肉块。

一个老虎模样的妖怪吃了他们的四肢，熊黑模样和野牛模样的两个妖怪分食了他们的头和心、肝，小妖们一拥而上，啃掉了剩下的骨头和肉。

只听得咽啾（形容吞咽食物的声音——编者注）之声，真似虎啖羊羔，霎时食尽。

半天前，和尚经历的就是这样的事。

他都看见了，很害怕，差点吓死。

万幸有个叫太白金星的老头救他逃跑，路上又遇到这个姓刘的猎户，这才跌跌撞撞跟他来到家里。

2

夜色渐深，猎户一家忙里忙外准备晚饭，和尚站在院子里远望群山，愁容满面。

晚饭是煮得烂熟的肉。

猎户把热气腾腾的大盆往桌上一端。原本是好意，却让和尚作了难。

他自出娘胎，就做僧人，从没沾过荤。虽然他早已饥肠辘辘，可吃荤，是触犯戒律的。

猎户也有难处。他家世代打猎为生，吃素是什么意思？他从没听说过。按照他的饮食习惯，就是采些竹笋、木耳，也要用荤油煎食，家里仅有的两眼锅灶，都油腻透了。

于是，一个说，不吃饭怎么行？一个说，三五天不吃饭还能忍。一个说，饿坏了怎么办？另一个说，饿死也比被猛兽吃了强。

好在猎人的母亲走了过来，她看见了这个青年和尚眼里的坚决，也看穿了他胃里的饥饿。

她说，你们不要争了，这个事情，交给我。

3

猎人的母亲先是点着一堆火，招呼儿媳将锅从灶上取下，烧掉锅上的油腻，然后又取来水，把小锅洗了又洗，刷了又刷。在确定没有一丝油腥之后，她把锅重新放回灶上，再倒满水，烧到翻滚，最后，把开水舀了出来。

这样就是一口干净的锅了。

她让儿子采来榆树嫩叶，煎了榆叶茶汤。

她让儿媳舀来黄粱粟米，煮了黄米干饭。

她还翻出贮存的干菜，煮熟切丝，加了个菜。

猎人的母亲用一口干净的锅，给青年和尚做了一顿极洁净的茶饭。

从古到今，很少有不识字的文盲也著了书的。当我读到明代温璜所记的《温氏母训》——把他母亲所说的话一条条“白口直言”地记下来，这妇道人家虽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其经验之谈中，时时展现一种灵悟，很值得吾人深思。

首先我很佩服她反对“打骂教育”，反对“棒头出孝子”的古谚，她说——

是铜，打就铜器；是铁，打就铁器。若把驴头打作马，有是理否？儿子是天生的，非打成的。

明代的这位老母亲，知道铜再打也是铜器，铁再打也是铁器，绝不能把驴头打成马头。打不重要，依凭本身的禀赋，顺势诱导其天性，才最重要。

在日常生活方面，她对儿子说：“我们贫穷人家，没什么可享用的，只有每天早上向我行个礼，大声地叫一声‘妈妈，早

安！’才是全家的享受。但是我每次看到你一边鞠躬，一边便要走，慌慌张张的，那有什么情味呢？”向妈妈道一声“早安”，原本是温馨的享乐，一旦变成虚应之事，僵化成例行的“套路”，就毫无趣味了。而慌张回避，缺少“不忍速然离去”的依恋情味，多少带点厌烦应付的神色。“礼”没有真诚的“情”做基础，即

使捧来一束鲜花，也是乏味的。

她又对儿子说：“我看你吃饭的时候忙忙碌碌，好像没有一点空闲的样子，但一吃完饭，又闲荡起来，你算个‘有意思的人’吗？”她认为吃饭要有吃饭的“气象”，吃饭也是一件重要而认真的事，即使粗茶淡饭，也不要草率，应细细品味。匆匆吃饭，吃完又无所事事，这种无事瞎忙的人最俗气。

她更提出“堂上有白头，是子孙之福”的说法，很有见地：堂上有白头老人，可以联络许多亲戚的情谊，可以在乡里被信服，可以有人照顾子孙和管理仆役，可以常讲些祖宗故事与先辈趣事，可以缓和少年们暴躁的情绪，可以帮忙照料家中

千百件琐细的事情。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凌雁摘自漓江出版社《爱庐小品·生活》一书，（德）罗密·布吕梅尔图）

母亲的话

◎黄永武



和尚默默地拿起筷子。

这顿饭，用眼下流行的说法，温暖了他的胃，也温暖了他的心。

4

当赞歌消失于长安的街巷，荣耀也只在紫金钵盂上残存微光，这个青年和尚在荒山野岭的深夜里，再次审视自己最初的梦想。

他可以西去，他以前说过，这一去，定要到西天，拜佛求经。

他也可以东归，他以前想过：我此去真是前路渺茫，吉凶难定。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

口，纠结、徘徊，举棋不定，直到被山村老妇的一顿饭彻底融化。

再险恶的地方也能沐浴人世的温暖，再危险的地方也能寄存内心的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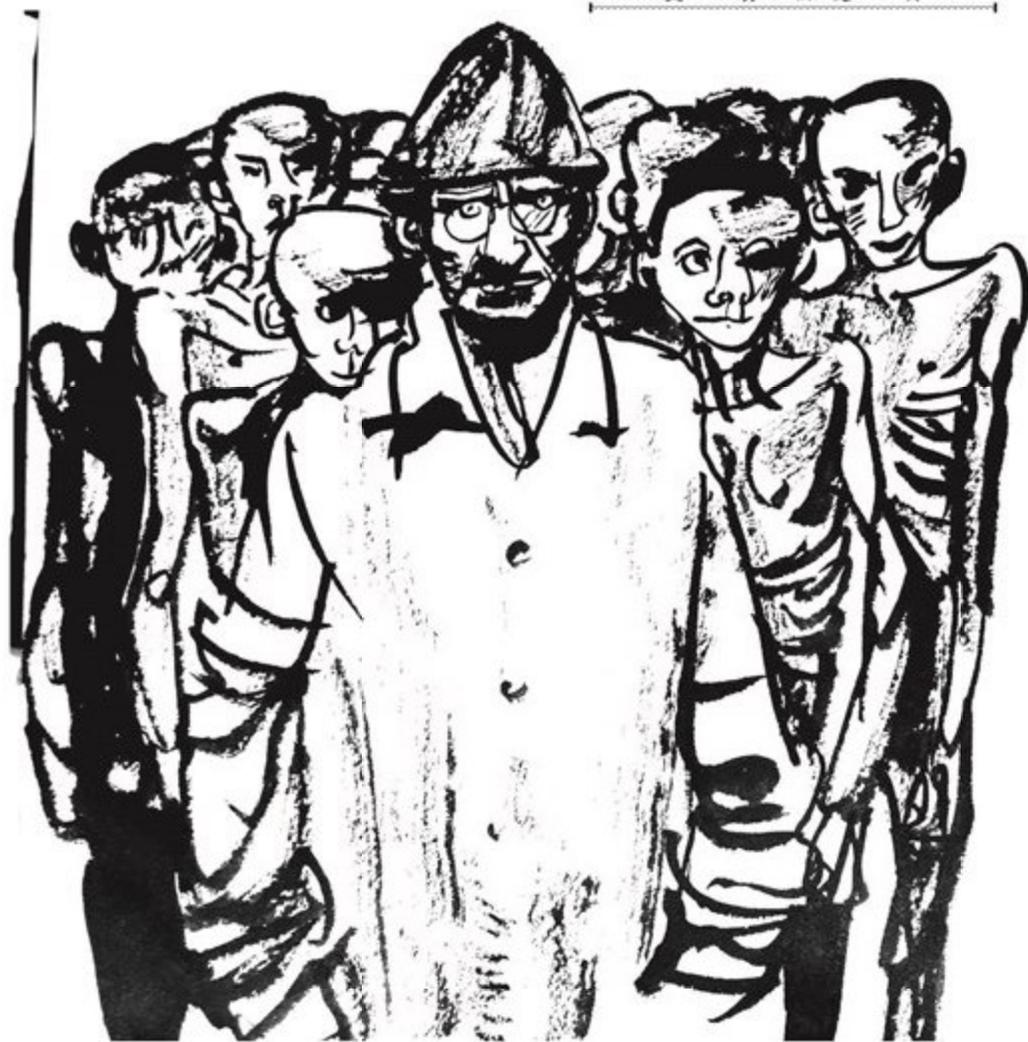
西行有妖，也有真经。

一个人面对未知，要做的不是痛苦、犹豫和挣扎，而是接受、改变和适应。

在这个黑夜，一顿洁净的素食决定了一个青年和尚出发的方向。

这，就是他和他的“深夜食堂”。❀

（暖香摘自《齐鲁周刊》2017年第25期，勾犇图）



集中营的幸存者

●叶克飞

那天傍晚7点多，我驾车离开奥斯维辛，途经小镇郊外的一座教堂。走进院落，便能看到后院大草坪上的墓园。即使尘世再残酷，世间仍有这样沉静的一角，可以打通生死之间的界限，彼此可以对话。

普里莫·莱维的书桌，也如这般沉静的一角，能够在奥斯维辛的残酷与生死中腾挪出对话的空间。这位化学专业出身的意大利作家为死者代言，以最为冷静的笔调向生者讲述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没有宣泄，没有控诉，只有冷静的叙述与剖析。

1987年4月11日，莱维坠楼自杀。这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74517号囚犯，在离开

集中营42年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同时也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作家埃利·威塞尔说：“早在42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

莱维于1919年在意大利都灵出生，在都灵大学拿到化学博士学位。1943年底，他因参加游击队而被捕。审讯者告诉他：如果他是游击队队员，会被立即处决；如果他是犹太人，会被送到集中营。莱维选择坦白他的犹太人身份，结果被送入摩德纳附近的集中营。

这个选择无可厚非，因为犹太人在意大利的境遇远好于在德国。墨索里尼虽与希特勒

合作，但在屠犹问题上并不积极，甚至还给予犹太人政治避难的权利，集中营的管制也相对宽松。但到了1944年2月，德国党卫军接管集中营，包括莱维在内的650人被押往奥斯维辛。一到那儿，就有500多名老弱犹太人直接被送入毒气室。11个月后，奥斯维辛解放，莱维成为那650人中仅余的3名幸存者之一。

关于集中营的写作，最常见的词当属“见证”。不过，莱维的写作并不仅限于此。在出版过几部著作后，他不再将“见证”作为写作的最高目的。历史当然需要记录，罪行当然需要清算，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探究人类历史上为何会出现集中营。这是政治问题，是道德问题，更是人性问题。

莱维曾将奥斯维辛幸存者分为两种：一种拒绝回忆、不愿谈起，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另一种则将牢记过去视为责任，不希望世界遗忘这段历史，“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经历并非毫无意义，集中营不是一种偶然，不是一种不可预见的历史巧合”，但他们仅是少数。

党卫军险些就成功了，时间几乎抹杀了一切。在莱维的最后一部著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出版时，正是1984年——一个因《1984》而充满隐喻的年份。此时，人们甚至质疑奥斯维辛是否存在，纳粹又是否真的灭绝人性。

残酷的暴行居然成了传说，甚至是捏造。莱维写道：“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



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这无疑是大自然力量的一种，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年轻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

这种情况并非仅发生于集中营，莱维写道，他们“用三种武器来伪造记忆和否定现实：重复宣传，对多元化信息树立壁垒，恐怖主义。在极权衰弱或灭亡之后，受害者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

莱维拒绝情绪化的宣泄、愤怒的控诉，而是以极度的理性和冷静讲述所见所闻：“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

谈及在奥斯维辛地狱般的经历，莱维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尊严”。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莱维写道，当自己被押往奥斯维辛时，闷罐车按运送路程的长短被塞进不同数量的人。长途车厢内会塞进50人，人们可以勉强躺下；短途车厢则会塞进上百人，男女老幼只能轮流蹲下休息。在整个运输过程中，没有食物，没有水，但比饥渴和寒冷更可怕的是，车厢里并没有提供便溺的地方和工具。在莱维看来，集中营的暴行从这一押解过程中便已开始，一个文明世界的人被迫堕落为原始动物，

却无力改变。纳粹在集中营的统治结构，一切从剥夺尊严开始。

进入集中营之后，男女囚犯都要将头发剃光，赤裸身体接受检查。他们不再有名字，只有编号。编号不在衣服上，而是直接烙在手臂上。人不再是人，只是带着编号的牲畜。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怀着对生存的极度渴望，妥协成为许多人的选择。正如莱维所写：“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其中有着微妙的动机：恐惧，意识形态的诱惑，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渴望任何权力，懦弱，对利益的算计。权力往往不是按功绩和能力来分配，而是分配给那些愿意为他们的主子歌功颂德的人。在被压迫者中，一些人也在寻求权力，他们已被压迫者所污染，并不自觉地分立出来向压迫者看齐。压迫者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往往饱受罪恶与愧疚的折磨。在那个不分善恶的集中营里，甚至连活下来都是一种罪，更不要说为了活下来而违心自保的种种手段了。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莱维写道：“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拯救的人’不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相反，他们是‘最糟糕的’：利己主义者、崇尚暴力者、麻木迟钝者、通敌合作者……最好的人都死去了。”

党卫军在集中营内部设立了由犹太囚徒组成的特遣队，

他们负责维持同胞进入毒气室时的秩序。他们唯一的“报酬”是可以在几个月内吃饱。党卫军为了掩盖真相，每隔数月便会杀掉一批特遣队员——他们的一切努力和沉沦，仅仅是为了延缓自己的死亡。

这是一套极权式的精密统治逻辑，党卫军用囚犯来管理囚犯，省时省力，还可以就此营造“犹太人低贱冷漠”的假象。囚犯们选择成为帮凶，折磨甚至残杀自己的同胞，这也变成了“投名状”，无法再回头。

但莱维明确提出，尽管对犹太囚徒的剖析非常冷酷，但这一“灰色地带”理论，绝非为纳粹开脱罪名。在莱维的书里，他将党卫军和特遣队分得极为清楚，绝不混为一谈。

但莱维为自己的幸存感到羞愧，他曾写道：“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

他最终选择自杀，也被解读为对这种羞愧的难以克服。抑郁症也困扰着他，他甚至认为自己的抑郁症“比奥斯维辛还要糟糕”。甚至有人认为，他曾两次在劫难中幸存，第一次是在集中营，第二次则是抑郁症，但他最终选择不再幸存。

在他的墓碑上，在他的名字与生卒年份的下一行，刻下的依然是他在集中营里的编号：174517。

（胡安摘自《检察日报》2017年6月23日，李晓林图）



说书

●韩少功

毕业后下乡，我在一个公社茶场插队。这里有100多号知青，100多号本地农民，分3个工区6个队，负责近6000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尤其是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点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汉奸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匣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那些历史故事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的。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的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美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运输机和美国的

M2坦克的。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元帅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中），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的环境），口口相传几乎是一种民间化的弥补，一种对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于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我身旁的一位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孝吗？”我听得一蒙，发现自己摊上一堆形势和国策，其实哪比得上他这一句话的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乐于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他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作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





余光中与妻子范我存

两张旧地图

◎余光中

我去四川大学访问。演讲与座谈之余，易丹教授陪伴我们夫妇重游乐山，去寻找我岳父的墓地。

半个世纪以来，妻子存着两张手绘的地图。地图是用当年的航空信纸画的，线条和文字都精细而清楚，应该是岳母所制。一张是乐山城区，呈三

角形，围以城墙，城东是岷江南下，城南是大渡河西来，汇合于安澜门外。另一张则是墓地专图，显示岳父的墓在城西瞻峨门外的胡家山上，坐北朝南，背负小丘，面对坡下的大渡河水。

车子在师范学校的校园里左转右拐，找不到墓地，也看不到任何碑石标志。不过整个校区高高低低，都在山坡上面，坡势还颇陡斜，应该就是从前的胡家山了。一位老校工说：“以前是有几座坟墓的，后来就盖了房子。”他指指坡上的几间教室，说好像就在那下面。

我们的车在教室对面的坡道旁停定，我帮妻子把带在车上的一束香点燃，插在教室墙外一排冬青的前面。我和易丹站开一边，让妻子一人持香面壁，吊祭无坟可拜、无碑可认的亡魂。那天好像是星期天，坡上一片寂静，天色一直阴冷而灰淡，大渡河水在远处的山脚下隐隐流着。

妻子背对着我们。虽然看不到她的表情，但我强烈地感觉到，此刻在风中持香默立的不是一个65岁的坚强妇人，也不是我多年的妻子，而是一个孤苦的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来上爸爸的新坟——那时正当抗战，一家人远离江南，初到这陌生的川西僻乡，偏偏爸爸在仓促间舍她们而去，只留下母女二人去面对一场漫长的战争。想想看，如果珊珊姐妹在她这稚龄，而我竟突然死了，小女孩们该有多么无助，多么伤心。

易丹在旁，我强忍住泪水。妻子的背微微颤动，肩头起伏，似乎在抽搐。

易丹认为我应该过去“安慰一下师母”。我说：“不用。此刻她正在父亲身边，应该让他们多聚一下，不要打断他们。其实，能痛哭一场最好。”

（一米阳光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绣口一开：余光中自述》一书）

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了。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一双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重新演绎。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成了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作为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名苏联女红军押送一个白军军官，两个人在路途中居然来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军官本能地向船舰

狂奔求救，女红军那个慌啊，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面，“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的胸口，缓缓地做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挛着，痉挛着。

“玛——莎！”他很男子气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一部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生如夏花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漫长的假期》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小时候



◇ 一个孩子闷闷不乐地坐在街上
而他的狗狗把湿湿的鼻子蹭过来
“把你的烦恼都舔走哦！”



◇ 没关系
我不累
也不疼



◇ 第一次穿上溜冰鞋
我是不是要起飞啦？



◇ 小家伙被老爸扔上天，再稳稳接住
乐得咯咯笑
就像小时候的你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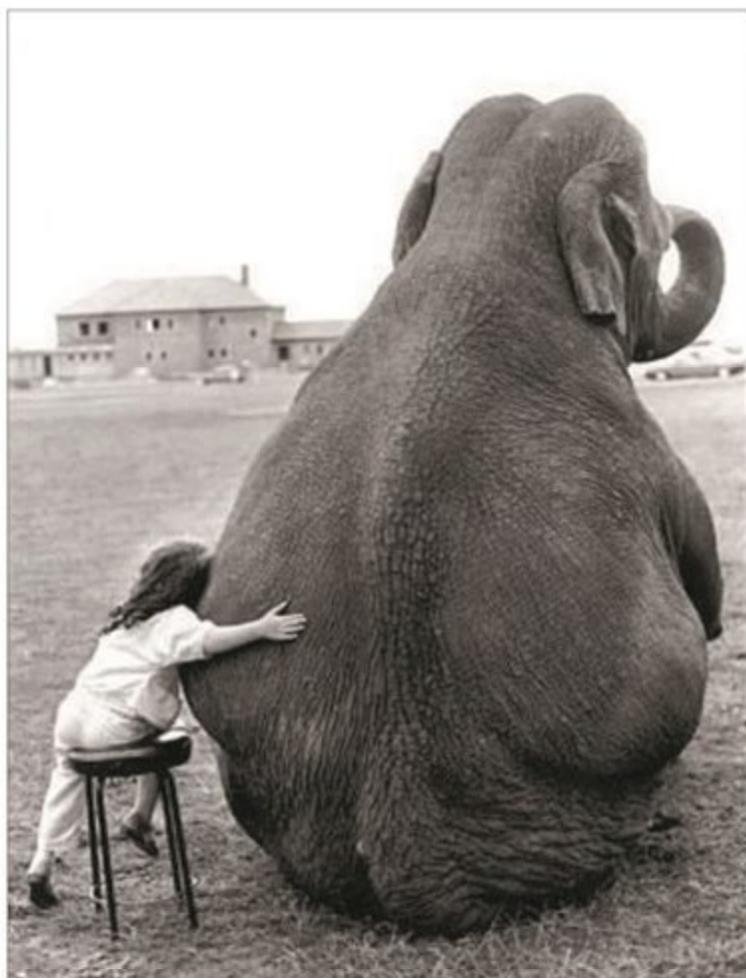
◇ 然而这些
都不如第一次吻到你



◇ 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人
但在身有不便的弟弟面前
稚嫩的哥哥站成了一棵大树



◇ 一位交警正弯下腰
认真回答眼前这位两岁小朋友的问题



◇ 小丫头伸出小手搂住小象
小象也安静地陪着她
老朋友就像这样彼此沉默也不会尴尬



◇ 一个少年在被炸毁的书店门口看书
周围的世界是乱的
只有他是安静的



留美的与留日的

●黄小凡

曾做过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陶希圣，是一位北大毕业生。他1922年从北大法科毕业后，先到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老师，1924年又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当时，他对自己的待遇颇为不满：

“像我这样，北京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月薪八十元，用的是三尺长、一尺半宽的小桌子，坐一条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分注到若干个小瓷盂中，一人一瓷盂。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一把。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五格的木架子。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达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如果是从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毕业，那就是各部主任，待遇顶了天，月薪二百五十元，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硬凳子，给访客坐。”

他的这段回忆非常形象。留日与留美，虽然都是出国留学，却几乎是两种道路，两种人生。

留美：从幼童到庚款

中国留美幼童指中国历史

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

美国方面对这批少年留学生非常重视，大作家马克·吐温宣称是他们的朋友，时任美国总统格兰特也接见了他们。尽管开始的生活非常艰难，这群孩子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回国后，这批留美幼童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各个领域，皆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但留美幼童政策很快就终止了。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11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从1909年开始，中国再一次掀起了留学欧美的潮流。

1909年、1910年和1911年，清廷在北京3次而向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中，就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1910年8月，清廷举行了第二次招考，这次有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胡适就在这一批留学生中。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到1911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63人。后来，清华学堂成立，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的预科生，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

和留美幼童相比，庚款留学生更为成熟，他们一到美国，就直接入读一流大学，有不少人读到了硕士、博士。到1917年，这些人开始大批回国，到北大、清华等大学任教，直接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留日：甲午战争后的狂飙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和中国一起成为西方世界的学生，但在1894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蕞尔小国”日本让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以完败结束战争，割地赔款，受尽屈辱。

痛定思痛之后，清政府也意识到如果再闭关自守将亡国灭种，加上西学东渐之风已经势不可遏，而日本与中国地理相近、人文相亲，于是留学日本成为一时之潮流，去日本的轮船常常爆满。此时中日间的交往进入继隋唐之后的又一个



鼎盛时期，到1906年，留日学生已近万人。

日本政府对清朝派人留学持开放态度。一方面，这满足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日本政治精英对中国有着长期的野心，他们认为，如果有大批懂日本的中国人存在，将有利于未来日本在中国攫取利益。因此，即使很多留学生在日本卷入政治，呼吁革命，成立政党，日本当局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对中国人来说，大规模到日本留学，有两个现实的原因。一是汉语与日语相近，即使不懂日语，到日本也可以生

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他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却可以用笔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二是到日本留学，比到美国便宜很多，只需要从上海买一张船票即可。江浙一带的中产家庭，比如绍兴的周家，可以供两个孩子到日本读书；四川乐山的地主家庭，供养一个郭沫若也问题不大。

与在美国的留学生大多数都读到硕士、博士不同，赴日留学的人，往往对学历并不在意。像鲁迅这样，学医学到一半就辍学搞文艺的，相当常见。在日本留学的人，普遍学习时间较短，但是由于人数众

多，其中产生了诸如周恩来、董必武、蒋介石、蒋百里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政名人，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傅抱石、李叔同等诸多文学巨匠、艺术大师。

政治还是学术？两种道路

留日与留美，不仅是求学目的地的不同，更是人生道路的不同。留美的学生以从事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居多，而留日学生更喜欢从事政治。在政界、军界，留日出身的名人比例远高于留美生，而留美出身的大学教授、工程师又远多于留日学生。

中国留美生在科技学术界的影响十分突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较为重要的252位科学家中，有223位有海外留学经历，占总数的88%。其中留学日本的只有17人，排在第五位，占7.6%；留学美国的居首位，共124人，占55.6%。

和留美学生多集中在文、理、医等基础学科不同，赴日留学的人，最喜欢的学科是法政，其次是师范，另外，军事也是受青睐的专业，如蒋介石读的就是军校。事实上，留日学生不但日后从政的更多，即使是在读书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参与政治了。1911年黄花岗72烈士中，有8人是留日学生。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把日本当作一个革命基地。日本留学经历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甚至连周树人这样的青年，也对制造炸药和暗杀产生过兴趣。





不要代表， 只要表达

◎冯 仑

你怎么能说我低俗呢？

社会不能简单地用某种主观的意识来判断谁高雅、谁低俗。就像市场经济一样，它是一种选择机制、淘汰机制，是多样性的。社会是多样性的，人的角色和观点也是多样化的，都可以存在，存在了才有文化市场。如果文化市场没有话剧、相声，只有歌剧，老百姓天天看歌剧，我相信90%的人都会坐那儿打瞌睡。

有些留学生到了国外就开始装，吃面条不出声。可如果是在日本，你吃面条不出声，店家会觉得你不尊重他。这事儿谈不上哪个更高雅，哪个更低俗。如果旁边全是老外，那咱们就装会儿孙子，不出声，免得人家不习惯。如果都是中国人，那你该出声就出声吧，还装啥呀。

同理，我觉得，你不能说看歌剧就高雅，看话剧就低俗；听交响乐就高雅，听通俗歌曲就低俗。我觉得凤姐说得挺对，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一个长得不太引人注目的女士追求一个长得帅的男士就是低俗，

有一次，我和王石去纽约看歌剧，结果都睡着了。我也没觉得人家的东西不好，但睡着了就是睡着了，这是事实。你不能说我睡着了就低俗，没睡着就高雅。我只是打个瞌睡而已，不低俗；随地大小便有碍观瞻，那才是低俗。所以，社会需要有更多的宽容、更多的尊重，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尊重每个人表达的权利，也尊重每个人表现的勇气。

我特别喜欢90后说的一句话，叫作“不要代表，只要表达”。

（宁静姿涵摘自《意林·原创版》2017年第5期）

相比之下，赴美留学生则更多是在安安静静地读书，他们取得的成就也更大。以赵元任为例，1910年7月，赵元任参加第二届庚款留学考试，成绩是第2名，同年8月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除了主课，他还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他获得康奈尔大学理学学士学位。但他没有回国，而是继续深造。1915年，他考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胡适1917年归国，博士论文已经写完，但是没有来得及答辩。赵元任没有像胡适那样热切地投入新文化运动，他老老实实在地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在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1925年他回国到清华任教，除了数学、物理外，还讲授语言学和音乐，成为清华大

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可谓文理通吃。后来，赵元任再次到美国，一度担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在学术层面上，他可以做到和同时代美国教授一样出色。相比之下，赴日留学的学生中，就很难找到一个在学术上如此出众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作为作家非常出色，但依赖的其实还是母语写作天赋。

鲁迅还是胡适？两种风格

除了人生道路和职业选择外，在性格和为人上，留美与留日人员，也有非常大的不同。这方面，可以对比两边的代表人物，比如鲁迅和胡适。

鲁迅的文风是激烈的、批判的，胡适则是温和的、建设的。两个人的性格与各自的文章风格高度关联。鲁迅主张睚眦必报，临终的时候，还在强调“一个都不宽恕”；胡适则

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面对各种攻击，一直以微笑对待。

留日的学生，受革命思想影响很大，大多愤世嫉俗，即使是搞文艺，也是“创造社”那种，需要浪漫与夸张。而留学英美的学生，则受到自由主义影响，主张宽容与生活品位，即使是搞文艺，也是“新月派”那种，更尊重个人价值。

1917年，赴美留学生开始大批回国，等待他们的是新文化运动和一次思想大启蒙。而赴日留学生的归国潮，则延续更长时间，他们中许多人不但参与了辛亥革命，也参与了其后30年所有的大变革。两个留学目的地，两种思潮，也是两条道路，共同构筑了近现代中国独特的风景。

（流云摘自《看历史》2017年第2期，邱 彪图）



脏话

◎胡晴

美国心理学家蒂莫西·杰认为，咒骂是人类的原始本能，甚至是人类灵魂的止痛剂。他举例说，一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虽然连亲属的名字都忘记了，词汇量也大幅度减少，但说起污言秽语来毫不费劲儿。

一些神经科学家发现，尽管脏话也是一种语言，但是人类大脑加工脏话并不在“高级”的大脑皮层，而是在“低级”的功能区。当人们说脏话时，大脑中主管情绪活动的部分，即额叶系统会被激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人们开车遭遇“马路杀手”时，说的脏话往往要比平时多得多——这无疑是最简单的舒缓情绪的办法。

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一句恰到好处的“他妈的”还真能胜过万语千言。

2011年，英国基尔大学的理查德·斯蒂芬斯教授进行了一个实验：两组实验对象把手放进冰水里，一组可以大声咒骂，另一组则不能出声。然后两组人员交换位置，体验对方的处境，再分别测试他们忍耐的时长。实验结果表明：大声咒骂组的实验对象的心率加快，忍受冰水的时间大多能坚持60秒到90秒；而

“沉默”组的成员则很少能坚持到60秒。

2006年，哲学家诺埃尔·卡罗尔在越南河内参加一场国际会议。头一天，为了打破冷场，越南学者和西方学者轮流比赛讲笑话。越南学者因为担心会惹是生非，坚持讲正经笑话，所以大家彬彬有礼。最后，作为西方学者的卡罗尔讲了一个关于公鸡的下流笑话，所有人都放松下来。后来会议开得很成功。

脏话有打破隔阂的作用，在军队、体力劳动者、爵士乐团等群体中，脏词儿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赞美脏话》的作者迈克尔·亚当斯提出，脏话之所以

能够提升人际关系，是因为它们以信任为前提，我们相信交谈对象跟自己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因此不会讨厌我们使用犯忌的词。如果一种关系通过了脏话测试，就形成了亲密的关系。

《脏话简史》的作者梅丽莎·莫尔认为：“拿走脏话，我们就只剩下拳头和枪了。”

日本棒球明星铃木一郎对《华尔街日报》说，他最喜欢在美国打球的一个原因是能骂人，他学会了用英语和西班牙语骂人。他说：“西方人的语言使我能够说我本来说不了的话。”

不过，即使科学在某种程度上给脏话正名，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脏话仍然被视为禁忌。《牛津英文词典》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才把“fuck”这个词收录进去，《兰登书屋韦氏大学英语词典》直到1987年才收录它。

一位美国学者说：“我们要赞扬和感激那些继续审查脏话的人和机构：法庭，一本正经的语文老师，出版物，不许孩子说脏话的父母。因为当对脏话最后的禁止消失时，脏话也将失去其力量。”

（林冬摘自《华声》2017年第4期，王原图）





有一次我与一个盲人聊天，他说，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胆小，他为此感到羞愧。但我祝福了他。他很奇怪，胆子小有什么值得祝福的。我说，胆怯的重大意义，它是具有生命意义的一个心理特征。

我儿子七八岁的时候胆子就很小，每当他感到恐惧的时候，我就会把他拉到一边，说：“孩子，恭喜你，你真了不起，你成长了，你有恐惧感了。”儿子最初非常吃惊，他问我，为什么所有的老师都鼓励他勇敢，而我却为他的胆怯感到自豪。

我说，恐惧太重要了。如果你在大白天爬山，你也许能健步如飞，可是，如果是在夜里，当你对外部世界失去判断的时候，你的胆量自然就小了。这是必须的，这就迫使你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如果你在黑夜里爬山也像白天那样健步如飞，你一定会掉下去。这说明什么？说明老天爷对我们是爱护的，他给了我们一个无比重要的礼物，那就是胆

怯。胆怯是上天对生命的提示，它让你保护自己，让你自珍自爱。

人是要往前走的，在往前走的时候，勇气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你的勇敢是不是盲目的？生命从不孤立，它和周围

恐惧的意义

●毕飞宇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些联系里，有些有益于生命，有些却有害于生命，这就需要有理性，能判断。当我们理性地处理了困难，再鼓足自己的勇气，我说，这叫勇敢。相反，你毫无理性，只是草率行事，只是盲目，我要问，这样的勇敢有什么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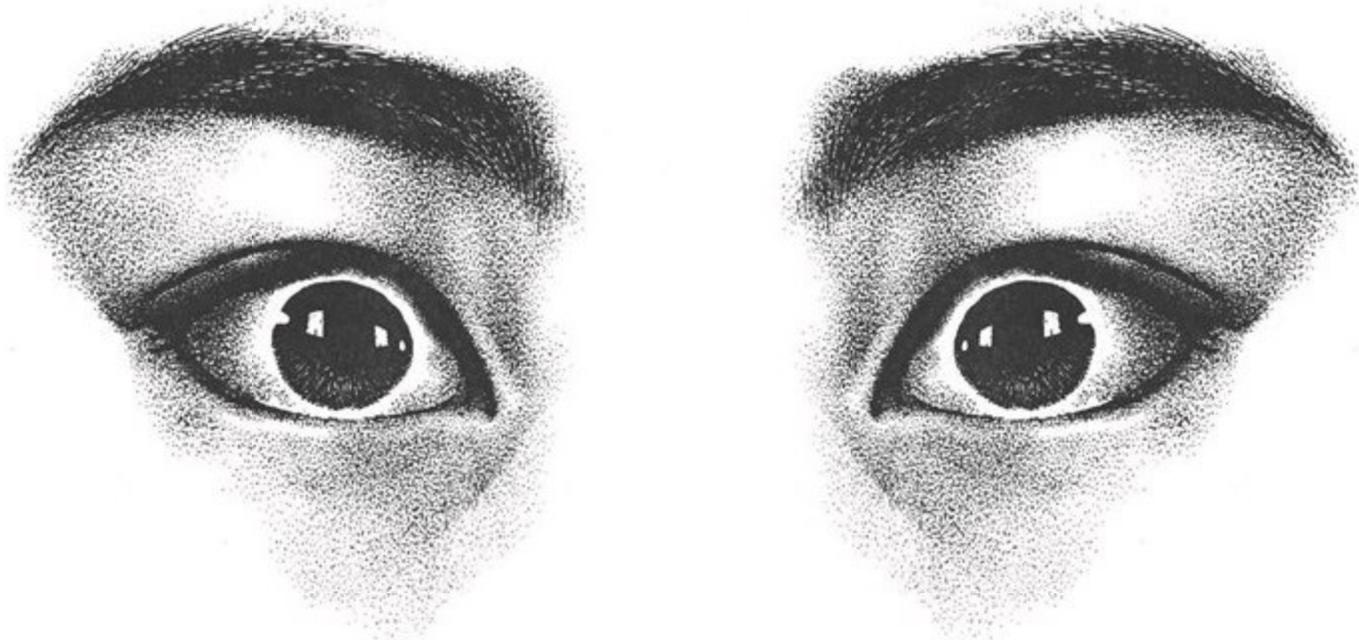
恐惧的意义就在这里。它让你停下来，先分析一下外部的局面，找到障碍在哪里，再寻找克服障碍的方案，然后再去行动，这才是有价值的。

你们也许要说，盲人看不见，所以胆怯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是健全人，我们什么都看得见，我们为什么还要有恐惧感？我想反问一句，你真的不是盲人吗？你能看见你的后脑勺吗？你看不见。这就叫局限。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声音，我们听不见，狗却能听见；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气味，我们闻不到，猫却能闻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特殊的颜色，我们看不见，鸟却能看得见。简单地说，科学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信息我们人类根本捕捉不到。还有一点更重要，许多精神我们是领悟不到的，许多理念我们是领悟不到的，许多思想我们也是领悟不到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领悟到了，然后，无比勇敢，无比莽撞，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这就比较要命。我们应该对这个世界再谦卑一点，不要那么自信，不要以为我们真理在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盲区的，这是我写完《推拿》之后最大的感受。

写完《推拿》，我在精神上是有成长的。一本书实在不





磨在渠沿上的一头驴，一直盯着我们走到眼前，又走过去，还盯着我们看。它吃饱了没事做，看看天，眯一阵眼睛，再看几眼苞谷地，望望地边上的村子，想着大中午的，主人也不牵它回去歇凉。终于看见两个不认识的人，一男一女，走出村子，钻进庄稼地。驴能认出男人女人。有些牲畜分不清男女。大多数人得偏头往驴肚子底下看，才能分出公母。

驴眼睛看人最真实，它不小看人，也不会看大。它只斜眼看人。鸡看人得分七八截子，一眼一眼地看上去，脑子里才有个完整的影像。而且，鸡没记性，看一眼忘一眼。鸡主要看人手里有没有要撒给它的苞谷，它不关心人脖子上面长啥样子。

据说牛眼睛看到的人比正常人大得多。所以牛服人，心甘情愿地让人使唤。鹅眼睛中的人是小小的，像一只可以吃掉的虫子。所以鹅不怕人，见了人直扑过来，嘴大张，“嘎嘎”地叫，想把人吞下去。人最怕比自己胆大的动物。人宁可惹狗都不敢惹鹅。

老鼠只认识人的脚和鞋子。人的腿上面是啥东西它从来不知道。人睡着时老鼠敢爬到人脸上，往人嘴里钻，却很少敢走近人的鞋子。人常常拿

算什么，我最大的欣慰是，我心平气和地承认了一件事：我就是个残疾人。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我看不见、听不见、闻不到的东西，还有许多我这一辈子都无法领悟的东



驴脑子里的事情

◎刘亮程

鞋子吓老鼠，睡前把鞋放在头边，一前一后，老鼠以为那里站着一个人，就不敢过来。

你知道那头驴脑子里在想啥事情？

走出好远了，驴还在看我们。我们回头看它时，它把头转了过去。但我知道它仍在看。它的眼睛长在头两边，只要它转一下眼珠子，就会看见我们一前一后走进苞谷地。

一道窄窄的田埂被人走成了路，从苞谷地中穿过去。刮风时两块苞米地的叶子会碰到一起。这可能是两家人的苞谷，因为它们长成两种样子。这我能看出来。左边这块肯定早播种两三天，叶子比右边这片地的要老一些。右边这片地

西。夏虫不可以语冰，我就是那只夏虫。当然，遗憾也有，作为一个“残疾人”，我尚未建立起与残疾人相匹配的心理：我的恐惧感依然不够。

既然每个生命都是有局限

上的肥料充足，苞谷秆壮，棒子也粗实。一家人勤快些，一家人懒，地里的草告诉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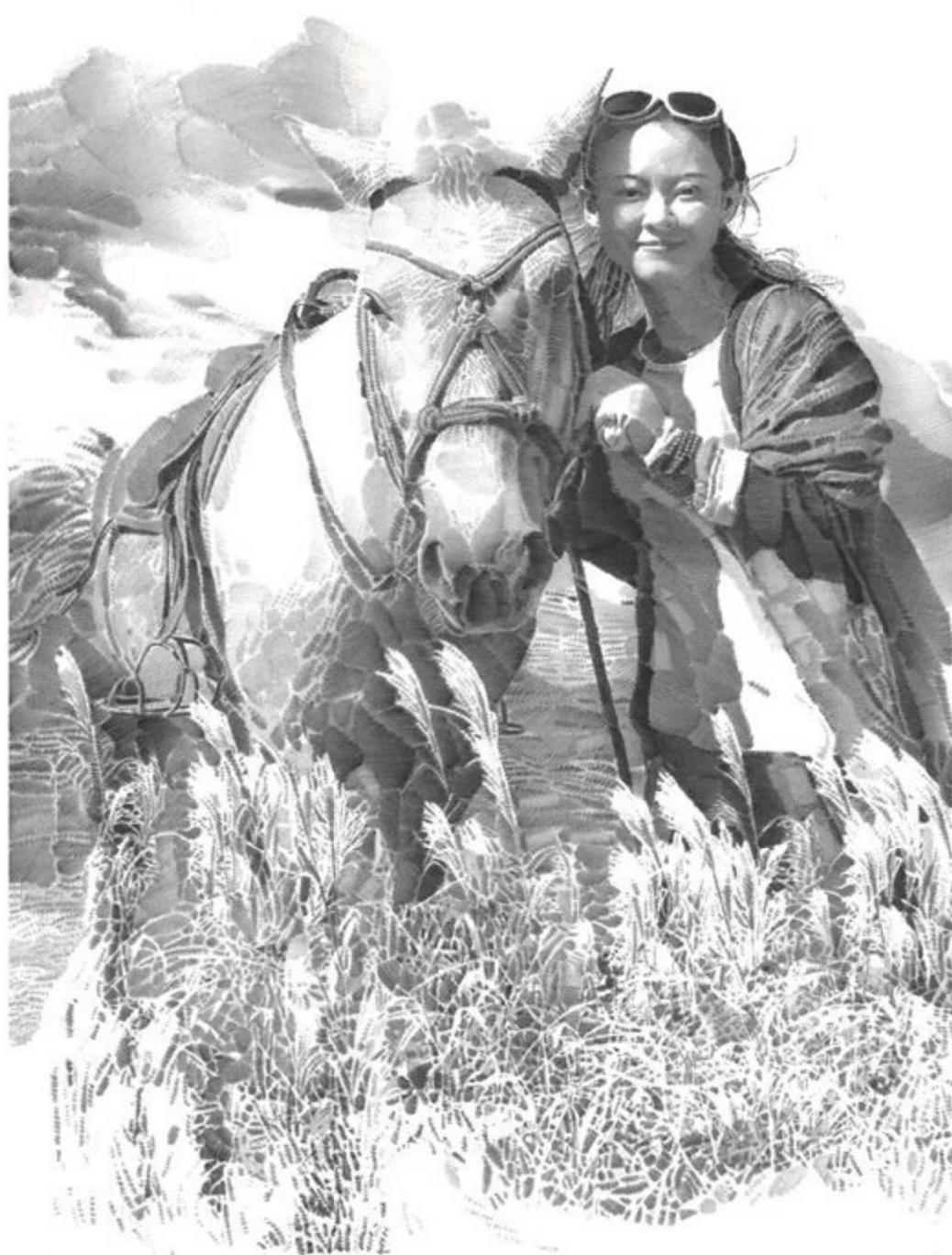
我说，即使我离开两百年回来，我仍会知道这块田野上的事情，它不会长出让我认识的作物。麦子收割了，苞谷还叶子青青地长在地里。红花红到头，该一心一意结它有棱有角的种子。它的刺从今天开始越长越尖硬，让贪嘴的鸟儿嘴角流血，只能歪着身子咽下一粒。还有日日迎着太阳转动的金黄葵花，在一个下午脖子硬了后，太阳再也喊不动它。

（冯国伟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片叶子下生活》一书，小黑孩图）

的，那么，心平气和地告诉自己吧，离地三尺有神灵。

（本文编辑整理自2017年4月18日作者在第十届淄博市读书节大讲堂的演讲）

（杜凤宝图）



牧草样的生命

◎杜文娟

2003年8月，我第一次进藏，从西安乘火车到格尔木，再搭乘越野车到拉萨。夜宿沱沱河畔的小客栈，我被漫天的繁星震撼，头顶，肩膀，指尖，睫毛上，无处不闪烁着星星，银河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那一夜，我几乎无法入眠，头痛，恶心，呕吐，紧随身体。

围着牦牛粪炉子等饭吃的时候，端饭的女孩子手里端着饭碗，眼睛却瞅着比碗大不了多少的黑白电视机。催得急了，快走几步，端一碗递过来；不催不问，便双手端碗，取暖一般，偏着头喜滋滋，乐呵呵的。有人说，怎么连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咋做生意的？立即遭到一位资深旅人的

反驳：在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洪荒之地，有碗热乎的面条吃就不错了，人家这是积德行善；别用内地人的观念要求藏族人，况且她根本听不懂汉语。

我便多看了女孩子几眼，对她充满了羡慕和喜爱。藏族人原来是这个样子呀，皮肤黧黑，脸庞黑中透红，从容自在，祥和欢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样子。而我们的脸上，除了焦虑、欲望和失落，就是得意、狂妄和傲慢。

2006年7月，我从成都出发，过了雅安才知道从成都到拉萨2000多公里，不出意外的话需要六七天时间。当时我身穿一套单薄的便装，包里只装了两件内衣。每天晚上停车后，我最先背上轻便的小包，双手插在裤兜里，瞪大眼睛看同行者从车上卸下大包小包，汽车尾气直冲小腿肚子。终于有人发出惊叹：“你怎么连一件装备都没有呢？这个样子也敢走川藏线，简直是天方夜谭嘛。”

就是这一次，我不但到了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沿途还写了专栏稿发回内地。每天傍晚找好住处以后，“驴友”们还在吃晚饭，我就独自走街串巷，四处打听网吧在哪里。理塘在地图上有另一个名字叫高城。从理塘的网吧出来，天空飘着雪花，我请网管送我。小伙子把伞举过我头顶，自己则远远地侧着身子。快到旅馆门口，他直奔过去，“啵啵”踢那卷闸门。余音缭绕中，小伙子已经消失在无尽的风雪夜。



在巴塘的网吧里写完稿子出来，大约凌晨3点。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幽静神秘。一袭绛色袈裟走在不远处，我顿时平静下来，惶恐与惧怕烟消云散。我走在后面，他走在前面，整个世界似乎只有我们两个人，百灵鸟不鸣，杜鹃花不艳。忽然，我觉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黄昏去会情人，黎明大雪飞扬，莫说瞒与不瞒，脚印已留雪上。噢，他不会是仓央嘉措吧？

在横断山脉深处的左贡县城，我花一个小时就写完了稿子，但发送一个多小时还是发不出去。深夜的网吧热闹非凡，打游戏的，骂架的，唱歌的，喝酒的，唾沫星子在头顶飞来飞去，藏刀在眼前晃来晃去。我问网管有网速快点的地方吗。答曰，有的，在地区。地区在哪里？地区在昌都。多远？不远，开车四五个小时就能到。

当时我哈哈大笑，四五个小时还不算远，这是什么鬼地方呀。

在拉萨街头，晚上10点多还有兜售皮带、帽子的吆喝声，长长的竿子上挑着一只昏暗的灯泡，火锅热汽升腾。这个场景令我无法挪步，几年前的此时此地，街头一片宁静，亮光皆来自月亮和星星。

青藏铁路为西藏带来的变化竟如此巨大。

然后，一路西行到了阿里，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走过千里羌塘无人区，愈加觉得那次大笑是多么浅薄。辽阔无垠的藏北大地，几乎只有三种颜

色，连片的褐色裸石，白雪皑皑的山巅阴坡，河流湖泊岸边的苍茫牧草。同样是草，内地的草娇嫩水灵，与传说和神话有着不解之缘。藏北的牧草却沧桑凛冽，刚冒芽就像肩负沉重使命的中年男女一般。即便是这种牧草，也不是随处可见。车行数日，就没有见过一株高过脚踝的牧草，更见不到树木。一天又一天，见不到一顶帐篷，偶尔邂逅一个牧羊女，兴奋得互相招手，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汽车一会儿断了钢板，一会儿陷进冰河，一会儿又遇见狼群。终于到了县城，所有人买水度日。整个县城没有一辆出租车，只有到靠近那曲的县城，才有几辆出租车。每见到新绿色的出租车，我们就亢奋得大呼小叫。

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为什么还生活着众多藏族百姓和外来者呢？

一位教育工作者指着惟余莽莽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的地方还属于争议区，边境上如果没有边民居住，多年以后这地方可能就是别国的领土了。

我暗自思忖，这里长冬无夏，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连一棵树、一株草都不长，人怎么生存呀？这些边民牺牲太大了，祖祖辈辈与狂风和雪山为伴，孤寂一生，穷困终老。

脑海中，第一次冒出“边疆”这个词。边疆，原来不仅仅是名词，更是真真切切的动词。一生一世，从出生到老去，当地人，边防军人，援藏

者，千千万万的人流水般来到边疆，来到西藏，目的只有一个，稳定边疆，建设边疆。边疆稳定了，内地才会繁荣富庶，长治久安。

当我翻过一座又一座雪山，爬过一条又一条沟壑，终于俯瞰到喜马拉雅山脉褶皱深处的一座县城时，有人指着荒芜的小城对我说，这个地方原本没有树木，有位县长从新疆带回了白杨树苗子，几十年过去，县城终于有了几十棵白杨，风过时哗啦啦响，那声音真醉人。这是方圆几百公里内仅有的树木，许多人骑马步行几天，专为看一眼它们。

我问县长现在在哪里。对方说，退休后回上海了，听说回去以后也不适应上海的生活。年轻时来到西藏，为了修通从县城到阿里地区狮泉河镇的公路，带上锅碗一走数天，翻山越岭勘察路基。一个春节，发现他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原来他在丈量一个沟坎。老县长也不容易，从参加工作到退休都在西藏，同事和朋友全在西藏，夫妻长期分居，得不到家庭温暖，也照顾不了妻儿老小，回到上海多孤单呀。

有一次，我请一位当地官员帮忙寻找从阿里到拉萨的长途汽车。他是一位“藏二代”，父辈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较早一批援藏者。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曾经有一位知识青年，从内地千里迢迢来到西藏，有关部门希望他留在拉萨工作，所有部门任由他挑。可他希望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于是就把他分配到藏北的一个县当老师。校园里第一次响起了二胡和笛子声，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看热闹。两个月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那位老师也不知去向。有人到内地打探过，一点消息都没有，就像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西藏。

记得非常清楚，听完这个故事，我俩相对而立，哈哈大笑。高原的阳光照在脸上，刺得两只眼睛不能同时睁开。

在西藏自治区驻内地的一家干休所，我拜访了一位90多岁的“老西藏”。他面容慈祥，靠滑轮支架行走，汉语听力和口语都不错。我把自己的作品《阿里阿里》双手递到他手里，他摸着这四个大字，嘴角抽动，眼睛亮了一下。我说，中央医生，我来看你了。他望着我，看了许久，脸上忽地腾起笑容。

那一刻，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在不同场合听过他的故事和传说。他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役，新中国成立不久，随一支中央医疗小分队从北京到阿里。原本援藏时间为一年，但由于工作需要，往后的几十年都在西藏度过。由于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生活，他的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他终身未娶，却抚养了多名孤儿。

十多年间，我数次进藏，经历、见识了许多。一个黄昏，我在狮泉河镇街头拦车，想去泥石流灾害的现场探访。一辆私家车应声而停，问我是不是陕西来的作家，我反问他怎么知道的。对方说，阿里这

地方平时很少来陌生人，好不容易来了个女人，还是内地女人，不出三天全城人都知道了。我说自己的确才来了三天。

由于西藏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通常有四五百公里，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动辄上百公里，翻雪山、趟冰河是常事，大多还没有通班车，加之物价昂贵，食宿困难，经常得求助各方面的人。一次，我被安排到一家能洗热水澡的旅馆住宿，尽管洗澡水滴滴答答地连不成线，我依然感激不尽。刚住下就被请去吃饭，亢奋激动地吃过饭，有人对我拉拉扯扯，说要送我。我举起手机求助熟人，对方夺过我的手机摔到地上，机身和电池分离。次日清晨，还处在高原反应期，服务员打来电话，让我马上退房，立即走人。

我带上所有行李，站在街道上，身旁就是万岁山。仰望嶙峋的山峦，那儿是寸草不生的烈士陵园，陵园里不仅埋着解放阿里的烈士遗骨，还有孔繁森的衣冠冢。一只雄鹰从狮泉河以南飞向昆仑山方向。那一刻，我“哇”地哭出了声。哭了几声强行止住——在这空气稀薄的万里碧空之下，号啕大哭是件极为奢侈的事，一口气上不来倒地身亡是常有的事。

第一次讨饭，实在有些难为情。那是从神山冈仁波齐下来，我口干舌燥，肚子饿得咕咕叫，全身上下除了一根登山杖、一个空空如也的背包，连

一个雪团都没有。正在我发愁怎样才能填饱肚子，以走完后面的几十里土路时，发现几个藏族人正围在荒滩上吃肉干喝酥油茶。迟疑了一会儿，我还是走了过去，连比带画，问能否买一点食物。有人听懂了我的汉话，把一条风干的生羊腿递给我，还摇摆着手，意思是送给我的。我抱着讨来的生羊腿，面对高高的冈仁波齐雪峰，嚼得有滋有味。

往后，无论在寺庙还是村庄，藏西还是藏东，经常能讨到饭吃。一位藏学专家对我说，在藏族人的理念中，乞讨与布施对等，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年后，这位藏学专家在欧洲讲学的时候去世，他只比我年长几岁。

非常感念有机会接触公益慈善领域，特别是西藏公益慈善。我随志愿者一起四处走访，过县进村，救助大病儿童，将他们送进拉萨医院，送上前往内地的火车和飞机。回到内地，我把在西藏的所见所闻讲给众人，尽微薄之力宣传西藏，得到了爱心人士的支持。有人因此走上援藏和支教之路，捐款捐物属于常事。有次我在西安做讲座，一位老师当着听众说，几年前，杜文娟脸上布满惆怅嫉恨，现在满脸都是温和友善。

这位老师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西藏的确赐予我宽容和悲悯，这种变化以经历死亡和无常为代价。

（本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小说《红雪莲》后记，原载《红豆》2017年第5期，李晨图）



“历史”何以作“春秋”

◎余世存

植物萌芽生长，动物繁衍生息，农夫下地播种。中国古人把“历史”叫作“春秋”，因为庄稼春生秋熟，春生相当于历史之因，秋熟相当于历史之果。春来秋去的循环就是时间，而时间的循环就是历史。

（秋水长天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时间之书》一书）

够 格

◎王鼎钧

德国诗人席勒写过这么一个故事：

当年法国的贵族社会里，许多贵妇、美女围着看铁笼里的狮子，她们的丈夫、男朋友站在旁边侍候着。有一个美女把手套丢进狮笼，对她的男朋友说：“你如果真的爱我，就为我捡回来。”这位男士听了，非常镇静地走进狮笼，在狮子爪旁拾起手套，博得贵妇、美女们一阵欢呼，那个丢手套的女人更是高兴万分。谁知，她的男朋友冷冷地把手套交给她之后，径自走开，从此跟她绝交。

这就是风度，一个男人的风度。这个男人看出他的女朋友这样考验他、戏弄他、摧残他，对他并没有真心实意。这样的女朋友怎么能交？但是他先要走进狮子笼里把手套捡回

来，依照当时欧洲上流社会的标准，做一个够格的男人。

（凌 雁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开放的人生》一书）

重新开始

◎曹文学

诺基亚被微软收购的时候，有句话广为传播：“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是的，马车也没做错什么，恐龙也没做错什么。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你的步伐跟不上，自然就被淘汰了。人生的有些失败，无须纠结原因，只需接受现实，重新开始。

（如 诉摘自《今晚报》2017年5月1日）

实 话

◎祁白水

吴伯举做苏州知州时，蔡京就很赏识他。蔡京做了宰相后，就举荐他到朝中任职，一连升了三级，最后做到中书舍人，相当于国务院副秘书长。他却不能事事同蔡京保持一致，就被贬到扬州去做地方官了。有人为吴伯举抱屈，蔡京却说：“既要当官，又要做好人，他吴伯举也不想想，两者岂可兼得！”

梁绍壬认为，蔡京真是丧心病狂。私意却觉得，蔡京说的倒不失为大实话。

（夜 行摘自《杂文月刊》2017年6月下）

衰落的征兆

◎江寒秋

知名媒体人侯昌总结了“公司衰落的10个征兆”，如下：

一、不再受关注，包括被黑。二、公司不再是人才的首选。三、公司不仅慢，而且傲慢。四、产品和服务渐渐被习惯。五、提出很多未来设想，但短期没有产品。六、不能以开放的心态看待本领域的竞争。七、开始进入自己产品的上下游。八、开始高调进军其他成熟市场。九、对广告抱以不切实际的期望。十、越来越注重公关。

（红 玉摘自《齐鲁周刊》2017年第23期）

骆驼与马

◎〔巴西〕保罗·科埃略

◎丁文林 译

骆驼令人看不透，他们就是走成千上万里，也不会露出疲惫之态，但突然之间就会跪倒在地，力竭而死。马则会逐渐显露疲劳，你随时能知道还能让它走多远，或者它会在何时死去。

（林 怡摘自南海出版公司《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书）



傻瓜的箱子

● 假装在纽约

在日本，电视刚出现的时候被嘲讽为“傻瓜的箱子”。

当时还有一句名言在日本流传得很广：“电视把一亿日本人白痴化了，看电视只会让人的思考能力退化。”

你看这口吻，像不像今天的我们在嘲讽说，看国产电影、电视剧会损害智商？

说真的，这样的段子其实一点也不好笑，能品出来的只有苦涩、失望和恨。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原本笨重的摄像机被小型便携式摄像机取代，同时卫星传输技术也开始成熟。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日本电视新闻节目的大繁荣，各个电视台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

可是，技术进步了，人的素质却没有跟上——这里所说的人，不光是节目制作者，也包括电视机前没有辨别能力的观众。

拍的人不知道拍什么、该怎么拍，没有思想也没有使命感；看的人分不出好坏，有节目就看，心甘情愿地接受投喂。

于是就出现了各种乱象。

媒体为了抢新闻，不对事实进行确认；为了节目效果和收视率，电视台不惜添油加醋，增加戏剧效果；没有基本的人权、隐私和伦理观念，比如漠视受害者和家属的心情，行使“麦克风暴力”，强逼对方接受采访。

在前后2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媒体频频犯错，一次次触碰底线。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在1988年，日本高知县的一个学生旅游团在上海毕业旅行时，不幸遭遇火车相撞事故。

学生的家人在机场悲痛不已地等待遗体时，日本记者却一窝蜂地冲上前问：“你现在心情如何？”

还有一个例子是1985年的日航坠机事件。罹难者中有一个著名歌手，他的妻子沉浸在伤心欲绝的悲痛中，还要被上百名记者追问：“你们最珍贵的回忆是什么？”

想一想，这一幕幕景象，是不是和当前的中国媒体乱象异常相似？是不是都可以在中国的媒体乱象里找到相对应的例子？

比如2015年姚贝娜去世时，那个潜进医院

太平间偷拍遗体照片引起公愤的深圳记者。

再比如2014年马航MH370航班失联，围堵在丽都饭店，对着伤心欲绝的乘客家属肆无忌惮行使“麦克风暴力”的那上百名记者。

再比如，肆意编造谣言煽动情绪的那些公众号，和一篇篇被疯狂转播的黑心“10万+”文章。

其实不光是日本、中国，美国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混乱时期，然后才有了各种新闻行业自律准则和规范的制定。

所有的国家都一样，从同样的起点出发，走过同样的混乱，然后才进化出秩序。

不同的只是他们起步的时间比我们早一点。但这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种后发优势。美国、日本发展得早，他们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参考。我们跟在后面，有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路标。





一个孩子的成长就像一场革命。你可以发动一场革命，但你无法控制它最终的结果。

——肯·福莱特《巨人的陨落》

要永远年轻，永远热情，永远不听话；要大笑，要做梦，要与众不同。人生是一场伟大的冒险。

——弗雷德里曼·巴克曼《外婆的道歉信》

大学就像一座避难所，一个远离世界的庇护所——就是外面那个世界。我们不能让他进来。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变得像那个世界了。

——约翰·威廉斯《斯通纳》

人类总有一天会生活在火星上。但在那里终其一生，精



微 书 摘

彩程度都比不上地球上一个阴云密布的清晨。

——马特·海格《我遇见了人类》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

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疾不徐地将误会澄清。

——刘瑜《观念的水位》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什么！你也这样？我还以为只有我是这样呢……”时，友谊诞生了。

——C.S. 路易斯《四种爱》

哲学的任务就是教会在愿望碰到现实的顽固之壁时，以最软的方式着陆。

——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

所以，每当我对现状痛心疾首，感到失望的时候，想想美国人、日本人走过的路，就有了一些武断的乐观。

只是进化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既需要行业中的人有羞耻感和上进心，也需要作为文化产品消费者的你我表明自己的态度。

哪怕只是抱怨一下，骂几句，让无良信息的生产者感到一点压力，也有它的用处。更好的做法是：碰到烂片，就不去看；碰到传播谣言的文章，就点举报。

我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电影。如果你逆来顺受、不加选择，就别怪别人只拿猪食喂你。

日本的电视新闻行业是怎么从一片混乱中进化的？

就是因为每一次电视台犯下的错误，都会激起国民的思考、批判乃至抵制。各家电视台

也邀请普通的民众，让他们对自己的节目无所顾忌地提出批评意见。

美国的游戏行业也曾经有过一段粗制滥造、不堪回首的历史。最后所有消费者拒绝为烂游戏埋单，厂商只好把卖不出去的几十万个游戏卡带埋在垃圾堆里，全行业崩盘。

原本只想捞快钱的黑心游戏厂商受到了消费者的教育，痛定思痛，然后才有了美国游戏行业在废墟中的重新崛起。

其实不只是媒体和泛内容生产行业如此，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件让你失望的事，恐怕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相信中国人的聪明程度和进化能力绝不输于美国、日本，更不输于任何一个国家。

所以，我对中国有信心。

愿你也一样。

（心香一瓣摘自微信公众号“假装在纽约”，勾 犇图）

●王树增

我们的英雄 我们安葬



发现日军绕道南下后，张自忠立即率部开始追击。被张自忠死缠不放的日军，是企图向南集结的第三十九师团。

此时，张自忠完全可以不去追击，因为他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

日军已经知道决心与他们死战到底的中国军队将领是谁了。日军通信部队截获了重庆与第五战区之间的电报，也截获了张自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1940年5月16日晨，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扫荡圆沟（宣城东北约一公里）附近山地，9时接到他们通信部队的通报说“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即在圆沟”。第三十九师团接到这一情报，顿时紧张起来，于是决定黄昏前向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即张自忠部）发动决定性打击，欲将其消灭。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掉头转身，对张自忠部完成了战术包围。

张自忠顿陷绝境。

张自忠部兵力单薄，没有

后援，无法构筑纵深阵地，狭窄的前沿后方就是总指挥部。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集中五千多兵力以及所有的火炮，向张自忠部的阵地发起了凶猛的合围。调集部队增援，至少需要半天，如果即刻撤离，也许尚可冲出去，但临阵脱逃是张自忠誓死不为之的。为坚持到增援部队抵达，张自忠指挥少量部队死守阵地。残酷的战斗没有持续多久，阵地四周的小高地便相继失守。那些还活着的中国官兵知道总司令就在身后的小山包上，于是纷纷向总指挥部靠拢。而张自忠身处的小山包，在日军的攻击下已遍布尸体，张自忠左臂负伤仍立于山头督战。日军的又一阵弹雨过后，张自忠胸部中弹，血流如注。他倒下了。

日军向山顶蜂拥而来。

在此之前，张自忠把他的卫队全部派往一线阵地，此时身边只剩下始终不肯离去的高参张敬。张敬用手枪射倒几名

登上山包的日军，随即被后面冲上来的日军用刺刀刺倒。

一颗子弹再次射入张自忠的腹部。

一名日军士兵冲上来，用刺刀向张自忠刺去，张自忠突然挺立起来，试图抓住日军士兵的刀刃。

另一名日军士兵的刺刀狠狠地刺入他的身体。

张自忠永远地倒下了。

日军士兵开始检查尸体，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一名日军少佐上来仔细检查，终于发现一支钢笔，钢笔上刻着“张自忠”三个字。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闻讯赶来，因为他认识张自忠。他在“七七事变”前担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见过面。他对张自忠的印象是：“眼光远大，为人温厚，威望极高。”专田盛寿跪在地上，

中国人民保险

邀您 好文共赏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男孩在玩一条温驯的蛇。

“我可爱的小东西，”男孩说，“要不是你的毒牙被拔掉了，我才不会跟你这样亲近哩。你们蛇都是些最凶残、最忘恩负义的东西！我读过一则寓言，讲一个贫穷的农夫出于怜悯，从篱笆上捡来一条冻僵的蛇揣进自己温暖的怀里，这条蛇也许就是你的祖先吧。可这凶恶的家伙刚一苏醒，立刻咬了它的恩人一口，善良的农夫因此而死去。”

“我感到惊讶，”蛇说，“你们写寓言的人竟如此不公正！要让我们来写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你所说的那位善人以为蛇真已冻死，加上那又是



男孩和蛇

●〔德〕莱 辛

一条色彩鲜艳的蛇，他就把它揣进怀中，准备回家去剥下美丽的蛇皮。难道不是这样吗？”

“嗨，住嘴，”男孩反驳说，“没哪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找不到理由为自己开脱。”

“说得对，我的儿子。”在一旁听了这场争论的父亲抢过话头，“不过嘛，当你听到一桩异乎寻常的忘恩负义的事例时，你可得先把全部情况都调查清楚，然后再给人家烙上那可憎的耻辱的印记。真正的行善者很少遇上忘恩负义之徒。是的，为了人类的荣誉，我希望——永远不会遇上。反过来，那些打着利己的小算盘的行善者，我的儿子，活该受到别人忘恩负义的对待。”

（林 冬摘自《中学生阅读》2017年第5期）

为张自忠整理了破碎的军衣，然后命令下属用担架将遗体抬下山埋葬。日军将遗体抬至三十余里之外的陈家集附近，将遗体洗净，用布裹好，备棺埋葬，用木牌作标志，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等字样，并向坟墓敬礼。张自忠，抗日战争中国阵亡的第一位集团军总司令。

第三十八师和第一七九师官兵得知噩耗后，当夜不顾一切地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后山发动袭击，为的是抢回张自忠的遗骸。日军的记载是：“当夜即被数百中国兵采取夜袭方式而取走。”

张自忠的遗骸被中国军民重新洗净，换上整洁的内衣和军装，军装上佩挂领章和短剑，殓入一副贵重的楠木棺材里。灵柩运抵宜昌后，民生轮船公司派专轮护送前往重庆，

一路经过巴东、巫山、云阳、万县、忠县、涪陵等地。所经之处，祭祀的供桌绵延数里，祈愿的香火缭绕不绝，中国百姓在长江岸边长跪不起。5月28日，灵柩抵达重庆，蒋介石臂挽黑纱立于江边迎灵。此时轰炸重庆的日军战机飞临上空，防空警报长鸣，但重庆全城无人躲避。百姓们把盛满手擀面条的大碗高举过头顶，这是他们为张自忠做的一碗送其远行的北方饭。

时年49岁的张自忠，16岁那年由母亲做主，与山东老家一位名叫李敏慧的17岁女子结婚。婚后数十年中，两人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得知丈夫殉国后，李敏慧从容料理好家事，绝食而死。

蒋介石通电全军，认为张自忠以身殉国之举，不但令全国百姓认知了曾“为全国人民

所不谅”的他，且其所作所为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始大白于世。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

不苟私利的献身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尊严来讲，永远都如金子般宝贵。

因此，张自忠的死，成为国人心头难忘的痛。

这就是这片国土上至今以“张自忠”命名的城市街道如此之多的原因。

（金木水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抗日战争》一书，刘志刚图）



我爸我妈真有趣，两个人放着大学老师不当，跑去美国端盘子。

我爷爷说：“人各有志。”

我爸我妈在纽约站稳脚跟后，自己开餐馆当老板，雇后来美国的同胞端盘子，在那里搞中国人接力。

我爸我妈已拿到了绿卡，要把我接去美国读书。

我说：“我去了，爷爷怎么办？”

我爸我妈要连根拔，把爷爷也接去美国。

爷爷对我说：“你这小子，不想去就说不想去，别扯上我，拿我当挡箭牌。我哪儿也不去。”

我说：“我是真的放心不下你，爷爷。”

爷爷说：“得得得，统统走，去了再回来寻根，投资，当大使。”

爷爷干干瘪瘪，满头霜色，皱皱的苦瓜脸。他是个退休中学老师。爷爷说：“带你去北京看看，看了北京再走。”

爷爷也没去过北京，也想看看北京。可到了北京才发现钱带少了，犯了个致命错误。我问：“还有多少钱？”

爷爷掏出所有的钱数了数，说：“还有 1236

块 5 毛。”

这点儿钱刨去两个人返程的路费后所剩无几，怎么玩？弄不好连家都回不去了。

爷爷说：“得精打细算，住店只能住招待所了，吃饭只能吃大饼了，外出只能坐公交车了。”

爷爷的故事

●韩辉光

北京很大，辨不清东西南北。北京人文明，挺耐烦，告诉我们去天安门乘公交车怎么走，乘地铁怎么走，也不问为啥不打的。一眼看出这一老一少手头拮据，是落难之人。

本来计划在北京玩一个星期，由于经费不足，只待了一

天，草草看了下天安门和故宫。第二天一早，我们便买了两斤果脯提着上火车回武汉了。

竟有这种事，真是糊涂爷爷。

爷爷说：“重要的是去了北京，这就行了，多玩一天少玩一天没什么。”

我问：“为什么不多带点钱？”

爷爷说：“我以为钱够了，也怕带多了露富。”

其实爷爷不差钱，爷爷有退休金，我爸我妈还从美国汇钱来。只是爷爷不懂得花钱，爷爷吃米要吃糙米，说现在的好米没嚼头，要我去饲料店买糙米。饲料店的阿姨问：“你家养几多鸡子、几多鸽子？买这么多饲料。”

我说：“人吃的。”

“你家生活蛮困难？爸爸妈妈都下岗了？”

我没拿美国吓唬她，只说爸爸妈妈没下岗。

爷爷 78 岁了，还蹬自行车去批发市场拉整箱的水果，这要比从商店买划算些。水果拉回来，打开箱找出有点烂的先吃，不烂的不吃。天天如此，天天吃烂水果。

爷爷买什么都买便宜的，不





便宜不买。爷爷衣服破了自己补，现在还穿打补丁衣服的人，恐怕只有我爷爷了。甚至袜子破了也补，好像还生活在艰苦年代。

我没见过奶奶，爷爷说奶奶死了40多年了。

我问：“怎么死的？”

爷爷说：“病死的，能怎么死？”

“奶奶什么样子？”

“还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

“为什么家里没一张奶奶的照片？”

“以前谁照相?!”

爷爷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什么都知道。40多年前奶奶没死，现在死没死，不知道。

奶奶也是中学老师，和爷爷在同一所学校。那年月，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个个运动整人，整了一批又一批。有的人次次运动挨整，人称“老运动员”。爷爷便是一名“老运动员”。开大会表革命决心，爷爷念稿子发言说：“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老师!”

奶奶是造反派的头头，坐在主席台上主持大会。

其实爷爷念这句时没人在意，会场平静，要不是奶奶警惕性高，便过去了。那时讲彻底革命，讲阶级斗争，讲大义灭亲，奶奶立即宣布改表决心会为批斗会，将爷爷打成现行反革命。

奶奶这样做，是因为爷爷是“老运动员”。爷爷为什么成了一名“老运动员”呢？因为爷爷有历史问题，爷爷当过

国民党的兵。那是1948年秋，正读初中的爷爷，被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抓去当伙夫。

爷爷逃跑，被捉回去打得死去活来，腰椎被打断两截，至今腰部中间的地方还有两块骨头高高隆起，像起伏的山峦。每当变天时，腰便隐隐作痛，表明历史问题客观存在。

爷爷不能弯腰，一点也不能弯，腰总是挺直的。挨批斗时别人喝令他弯腰，腰无法弯。别人说他不老实，态度顽固，硬压着他弯腰，压得他骨头啪啪响。

进驻学校的有个叫黄胖子的工宣队员冲过去给了爷爷一拳，打断了爷爷的两颗门牙。

牙齿没被完全打掉，而是从中间折断。既然牙根如此坚固，牙身为什么那样脆弱，不堪一击？爷爷始终琢磨不透。

爷爷至今两颗门牙还是断的，说话不关风。我要爷爷去做烤瓷假牙，要不了多少钱。爷爷伸手摸摸背后隆起的腰椎，说这是“庐山”；咧咧嘴露出折断的门牙，说这是“仙人洞”。这都是有名的景点，要保持，不愿做烤瓷假牙。

爷爷用镜子照仙人洞，却照不见庐山。爷爷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山在身后面。”

爷爷掀起衣裳背过身给黄胖子瞧，说：“看见了吗？那坎坷是国民党反动派给留下的，深仇大恨哩！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我被迫在国民党军队煮了5个月的饭，枪都没摸过，怎么对人民犯下罪行？”

爷爷说：“事实是我1949年2月5日被人民解放军解放，加入自己的队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战士。不久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又成为一名最可爱的人……”

黄胖子说爷爷始终不认罪、不服罪，态度顽固，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是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奶奶为了站稳立场，划清敌我界线，和爷爷离了婚。

那年我爸10岁，我爸认为爷爷不是坏人，坚持跟爷爷。爷爷被发配到农村，我爸跟着到农村。我爸放牛被牛掀翻，左屁股上至今还有一块伤疤。我爸至今怕牛。

奶奶为了彻底革命，为了和工人阶级结合，嫁给了工宣队员黄胖子。

黄胖子是肉联厂工人，死了老婆，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奶奶放着自己的孩子不要，跑去当别人家两个孩子的后妈，真够革命的。

有一次我问爷爷：“奶奶到底啥模样？”

爷爷说：“军服、军帽、军鞋、军腰带、军挎包，英姿飒爽。”

“爷爷，你想不想奶奶？”

爷爷没作声，扭头望向窗外。窗外天阴下来，开始刮风，尘土飞扬。爷爷用手捶几下腰背，又要变天了。

爷爷有时腰疼得相当厉害，躺在床上直哼哼。隆起的两块腰椎骨还在长，爷爷用手摸，说他感觉得到庐山的地表在上升。爷爷说，那是他第三次逃跑被捉回来后，一个弟兄



用枪托打的。本来要一枪崩了他，但崩了他又没人做饭，才没崩。

我还真不能去美国，去了爷爷谁照顾？

有天中午，爷爷腰疼得受不了，我给他按摩。爷爷说不中，疼起来什么都不中。我要爷爷上医院。爷爷说医生能把骨头怎么样。爷爷翻了个身，我发现爷爷肚脐眼左上方有两条蚯蚓似的红印子。以前只见爷爷背部，没注意爷爷的肚皮，不知肚皮上有这东西。我凑近仔细瞧，不像是肚纹。

爷爷见我研究他的肚皮，边呻吟边说：“那是长江、黄河。”

两条相隔三指宽、各有几厘米长的红印子弯弯曲曲，上细下粗，直延伸到腰带底下，还真像地图上流入大海的长江、黄河。

爷爷说：“上面那条是黄河，下面那条是长江。”

我伸手摸摸，红印子硬硬的，高出肚皮许多，又像是河流的堤坝。

我问：“怎么有这东西？”

爷爷说：“你说长江、黄河是怎么有的？”

“长江、黄河本来就有。”

“这也本来就有。”

我撩起衣裳看看自己的肚皮，光光滑滑的，连条小溪也没有。

爷爷说：“小孩没有，老人才有。”

“老人都有吗？”

“是的，老人都有。”

我半信半疑，跑去街上看老人的肚皮。武汉的盛夏，烈

日如火，树上知了“吱吱”叫，看老头的肚皮不难。一家门前有个打赤膊的胖老头靠在躺椅上闭目午休，一把芭蕉扇盖着西瓜肚子。

我轻手轻脚上前，正要移开那芭蕉扇，被胖老头一把抓住，喝道：“你这小兔崽子！想干什么？”

我说：“我想看看你肚皮上是不是也有长江、黄河。”

胖老头坐起来说：“你胡说些什么呀！肚皮上哪来的长江、黄河？”

芭蕉扇从西瓜上滑落，西瓜圆溜溜的，并没有长江与黄河。

我说：“我爷爷肚皮上有长江、黄河，我爷爷说老年人都有。”

“你爷爷是谁？”

“我爷爷叫韩福民。”

胖老头一愣，立刻松开手，两眼直直地盯着我。过了好大一会儿，胖老头才说：“那是你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捅了两刀留下的。”

我哭着跑回家，一路叫着：“爷爷！爷爷！”后来才知道，那胖老头正是当年打断爷爷两颗门牙的人，也就是奶奶为了革命而改嫁的人。

大约过了两个月，一天上午9点多钟，有人敲门。爷爷打开门，只见一个枯槁的老太婆站在门外。爷爷问：“你找谁？”

老太婆说：“找你，你不认识我了？”

爷爷端详半天，才认出是奶奶。爷爷迟疑片刻，侧身让

奶奶进屋，俩人隔桌而坐。

奶奶说：“黄胖子告诉我，你就住在这一带。黄胖子女儿住这里，他有时来看女儿。我找你和孩子找了几十年，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们了。我对不起你和孩子……”

爷爷说：“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奶奶望着爷爷，目光空洞而苍茫。爷爷微低着头，避开奶奶的目光。

“那些年，你和孩子是怎么过来的？”

“下放农村10年，打倒‘四人帮’才回来。”

“你遭了不少罪。”

“大家都遭罪。”

“丁丁呢？”

“他和媳妇去美国了。”

奶奶说我长得像我爸，问我叫什么名字、读几年级、学习怎么样。爷爷一一代我回答。

沉默了一会儿，奶奶问：“你一直一个人？”

爷爷说：“是的。”

奶奶说：“我和黄胖子第三年便分开了，也一直一个人。”

“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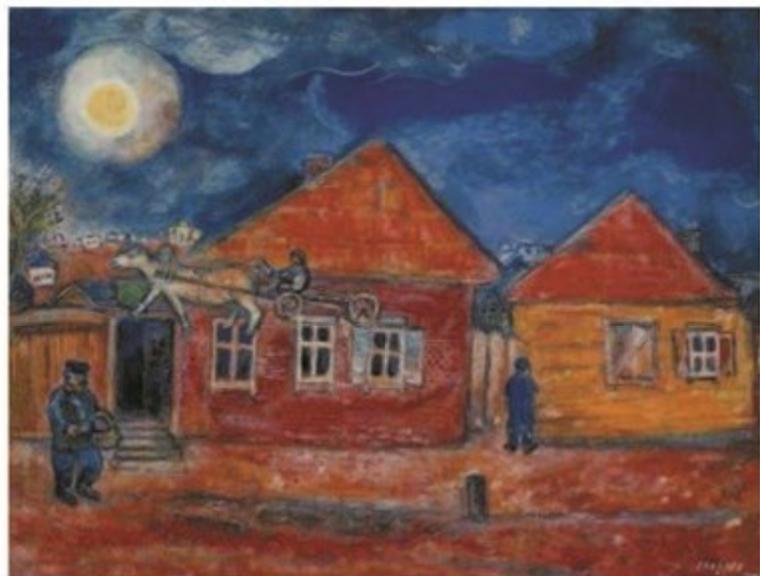
“看来你精神不错。”

“是吗？”

奶奶想我过去让她搂一下，我没动。爷爷叫我过去，我才过去。奶奶蹲在地上，搂住我，把头埋在我胸前，“呜呜”地哭了起来。

像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奶奶找到爷爷后不久便病逝了。

奶奶一个人住在黄浦路一



夏加尔油画作品

黄昏跟着他一起进来

◎肖复兴

法国画家夏加尔出生在俄国的小镇维捷布斯克。他的父亲是咸鱼厂的工人。晚年的夏加尔写过一部自传，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父亲的文字：“瘦高的父亲……黄昏总是跟着他一起进来。父亲从口袋里拿出饼干、冻梨等，用布满皱纹的黑色的手分送给我们小孩子。这些点心总比那些装在漂亮盘子里端上来的，更让人觉得快乐，更为好吃。我们一口气把它们吃完。如果有一天晚上，爸爸的口袋里没有出现饼干

或冻梨，我会觉得很难过……他有一颗庶民的心，那是诗，是无言的重压的心。”

他从浑身咸鱼味的贫穷的父亲身上，他从日常最平凡琐碎的黄昏里，看到了一颗诗意之心。这样的诗心，不是流淌在富贵人家的雅致韵脚，而是无言、重压——因重压而无言。

法国女作家安妮·艾诺的《位置》，写父亲在她生命中的位置。她写道：父亲说话带有乡下口音，拼写字母常常出错，拿着二等车票却误上了头等车厢，被查票员查出并补足票价时伤了自尊；父亲从没去过博物馆，却爱看丰满的女人和宏伟的建筑；他爱和女客人闲扯时说些粗俗不堪的荤笑话，能从小鸟的叫声分辨出它们的种类，能从天空的颜色预报天气的好坏；她请同学来做客，父亲为讨好女儿，对客人的款待如同过节一样，显露了出身的卑微；星期天，父亲收拾旧物时，手里拿着一本黄色刊物，正好被她看到的那种尴尬……父亲临死的前一天夜里，他摸摸索索地探过手来搂住了母亲——那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父亲下葬那天，“绳子吊着棺木摇摇晃晃往下沉。这时候，我妈妈突然啜泣起来，就像我婚礼那天”。

葬礼时哭得像婚礼时一样；黄昏总是跟着父亲一起进来。对父亲的怀念尽在其中。❀

（自在飞花摘自《今晚报》2017年6月18日）

条挺深的巷子里，屋里阴暗潮湿，有股霉味儿。奶奶因为“文革”中跳得高，后来被开除公职。奶奶没其他亲人，后事由爷爷料理。

抽屉里有一张奶奶的一寸登记照，爷爷拿去放大后搁在奶奶坟前。

已是落叶纷飞的十月，扁担山一片枯黄，秋阳淡淡，风儿瑟瑟。陵园里密密麻麻坟挨着坟，阴气逼人。爷爷望着相框里的奶奶，奶奶也望着爷爷，爷爷忍不住放声大哭。我第一次见爷爷哭，而且是这样大哭。人们拿眼朝爷爷望，见

相框里奶奶的照片，知道老头子是哭老伴，不知是怎样一对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恩爱老夫妻。

其实爷爷哭的不是奶奶，也不是哭他自己。爷爷说他是幸运的，他还活着。我问爷爷哭什么，爷爷说不哭什么，只是想哭。

爷爷雇了两个工人用砖头、水泥和沙给奶奶造屋，直到太阳落山。走出陵园，爷爷说歇一歇，在路边一个土堆上坐下。爷爷喘气，感到很累。奶奶突然出现又突然离去，使爷爷一下衰老了许多。

爷爷回头眺望，沉浸在暮色中的陵园朦朦胧胧，缥缥缈缈，似梦似幻，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爷爷对我说：“你到了美国，不要告诉那两个美国人奶奶回来了，又永远走了。”

自从拿了绿卡，爷爷不再说你爸你妈，而是说“那两个美国人”。

我问：“为什么？”

爷爷没回答，起身继续朝前走。爷爷捶了捶腰背，庐山又活动了，又要变天了。❀

（继续前进摘自现代出版社《2015中国年度儿童文学》一书，王青图）

【编者按】

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8本书，是美国作家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是一部发表于1960年的长篇小说，1961年荣获普利策奖，它先后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售出超过3000万册，是美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是美国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书。《杀死一只知更鸟》的部分情节取材于作者的个人经历，虽然涉及种族歧视、滥判无辜等严肃话题，但文风依旧温暖风趣，易于阅读。

在英语系国家，《杀死一只知更鸟》常被纳入学校教材中，传达平等、宽恕和反偏见的态度。1962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主演格利高里·派克凭借该片获得第35届奥斯卡奖最佳男主角奖。在美国电影协会评选的“100名银幕英雄与恶人”中，本书的主人公阿迪克斯·芬奇律师超越了美国队长、超人、詹姆斯·邦德等一系列英雄名列第一位，也被誉为最好爸爸的榜样。

本书透过3个孩子的目光审视这个世界，他们因为小镇上的几桩冤案经历了猝不及防的成长——痛苦与迷惑，悲伤与愤怒，也有温情与感动。这是一部关于爱与真知的成长经典。与读者读书会一起，走进那个时代的美国南部小镇，体悟教养、勇敢、正义这些美好品德的真正含义。

关注读者读书会，开启美好阅读生活



何时我们能告别偏见

◎叶杨莉

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个书名并不能一下就理解。

在美国南方有这样一句俗语：杀死一只知更鸟是一种罪恶。书中也做出了解释：“知更鸟只是哼唱美妙的音乐供人们欣赏，什么坏事也不做。它们不吃人家院子里种的花果蔬菜，也不在谷仓筑巢做窝，只是为我们尽情地唱歌。”所以，杀死这样的鸟是一种罪恶。

在哈珀·李的这本著作中，“知更鸟”更高一层的象征意义，是指在白人社会饱受不公正待遇的黑人群体。

20世纪30年代，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在美国南方的梅科姆镇，黑人勤勤恳恳为白人服务，但白人对黑人的偏见还是根深蒂固，认为黑人是社会动乱的根源，黑人本身就具有邪恶的本质。当一名白人女子诬陷一个经常帮助她的善良黑人汤姆·鲁宾逊犯有“强奸罪”的时候，几乎所有白人不等审判就认定黑人有罪，

甚至连黑人的辩护律师阿迪克斯也有罪，因为他居然“为黑鬼帮腔”。

尽管律师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法庭审判仍然有失公正。杀死“知更鸟”——善良黑人汤姆的那把枪，正是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但尽管如此，律师阿迪克斯在法庭上的演讲还是振聋发聩，这声美国大地上为自由、平等发出的呐喊，也为60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

“我们知道，有些人天生就比大多数人具有更高的天赋和才华……但是，在这个国家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切人是生而平等的——有一种人类社会机构，可以让乞丐和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平起平坐，让愚人和爱因斯坦不分尊卑，让粗陋无知的人和大学校长分庭抗礼。先生们，这种机构，就是法庭——可以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最高法庭，可以是最基层的地方治

安法庭，也可以是你们眼下服务的这个尊贵而神圣的法庭。我们的法庭也有缺陷，任何社会机构都不例外，但是，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法庭是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在我们的法庭里，人人生而平等。”

其实从生物学角度讲，任何对于人类种族的定义，都缺乏科学分类的严谨性和正确性，其定义是不准确的、随意的、约定俗成的，随文化视角的差异而变化。种族更应该视为一种社会建构。但即使这样，偏见仍然存在，比如小说《无声告白》里，华裔与白人所生的孩子在校园里被视为异类，因为长相和种族上的差异而无法获得友谊。《华盛顿邮报》分析2015年被美国警察击毙的平民中，黑人占40%，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算，占比“不成比例的高”。

种族偏见这个命题太过复杂，我更想讨论一下“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偏见。正如文化理论学家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社会的差异性日益显著，个体的焦虑感与日俱增，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面对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恐惧与敌视，又该借由什么方式迎接相应而生的种种挑战？”人们对于陌生事物和差异性的恐惧往往会演变成偏见，有多少种差异，就存在多少种偏见，和平时代大多的暴力正是建立在“多数人”对“少数人”之上。

《杀死一只知更鸟》里的另一只“知更鸟”布·拉德利就是这种“少数人”。这位童年被父亲摧残的青年，常年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成为人们眼中的“怪人”，成为斯科特这些孩子眼里带有恐怖色彩的“怪物”，传言四起。然而这个“怪物”却有颗善良的心，他以默默无言的方式关怀和帮助着小镇上这些天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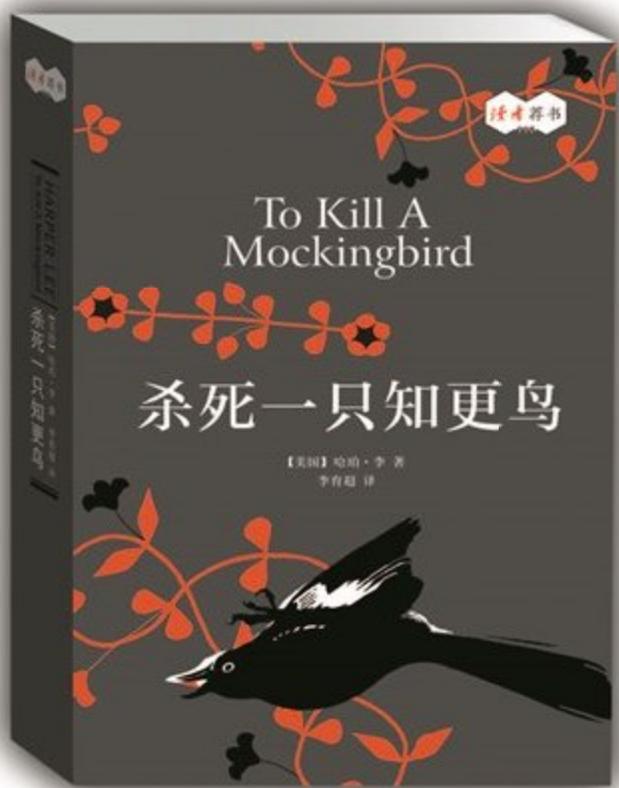
可爱的孩子。他足不出户，也许只是想用一扇门抵挡门外充斥着的所有偏见吧。

正如世上有丰富多彩的风光，人本身也是丰富多彩的，但这些差异不应成为歧视的源头。某种意义上，衡量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标准正是看这个群体能否包容差异，而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教养，正是看其有没有“同理心”，能站在对方的立场理解对方。不能仅凭传闻和偏见对一个人做出板上钉钉的判断，这正是阿迪克斯对孩子的教育理念。他除了以身作则告诉孩子何为“勇敢”——“勇敢就是，在你还没

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注定会输，但依然义无反顾地去做，而且不管发生什么都坚持到底”，还引导孩子理性、公正地看待他人。

整部小说以孩子的视角描写成人的世界，文笔则像这座梅科姆小镇一样，充满一种慵懒温和的味道。最后一部分的描写尤其打动我，当斯科特把布·拉德利送回家，站在他家门口，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环顾自己再熟悉不过的街区，“那边是莫迪小姐家和斯蒂芬妮小姐家，这边是我们家——我都能

看见前廊上的秋千架，雷切尔小姐家在我们家往后一点，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连杜博斯太太家都能收入我眼底……这是夏天，两个孩子在人行道上连蹦带跳……秋天，两个孩子在杜博斯太太家门前的人行道上打架……冬天，两个孩子在院门前冻得哆里哆嗦……又是一个夏天，他眼看着孩子们心碎欲裂。又到了秋天，怪人的小伙伴需要他挺身相助。”那一刻，她真正理解了原本以为是“怪物”的拉德利，正如阿迪克斯所说：“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等你最终了解他们之后就会发现。”



《杀死一只知更鸟》书影



菩提樹

〔德〕威廉·繆勒

門前有棵菩提樹
挺立在古井邊
我做過無數美夢
在它的綠蔭間
也曾在樹幹上刻下詩句
訴不完的情意綿綿
無論快樂與痛苦
常在樹下流連
今夜我在黑暗中流浪
閉上我的雙眼
仿佛聽見那婆娑樹葉
對我輕聲呼喚
朋友 回到我這裏來吧
這里能找尋平安
凜冽的北風吹來
直撲上我的臉
但我仍堅定地向前
如今我遠離故鄉
轉眼已有許多年
但仍常聽見那呼喚
到這裏來吧
這里能找到平安

李友文抄



诗帖

【编者按】诗，可诵可唱可读，抄诗也是许多人的爱好。从2017年第一期开始，我们推出这档新设的栏目「诗帖」，每期精选一至二首佳作由作家、文化名人、读者或编者手抄刊载，这栏目不是书法展览，但字须能看得过去。你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参与和互动。如果你有兴趣并乐意参与，我们将非常欢迎。将抄诗样照发到电子邮箱 p172@duzhe.cn 即可，详情参见读者微信。本期由读者李友文先生抄写。